

《夏小正》新考

XIA XIAO ZHENG XIN KAO

——何新古典新论——

何新◎著

《夏小正》乃孔子所谓“用夏之时”的夏代历法。
本书是名震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在天文历法方面有过多年探索性研究的专家——何新的又一部力作。
慎终追远、博古论今；引经据典，诠释新考。重述了自己对古代历法研究的点点滴滴，观点鲜明，富有新意。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欲寻民族文化之根基，不可不读此惊世之作。

春1 春2 春3 春4
秋1 秋2 秋3
冬2 丝1 丝2
朝2 暮1 暮2

读不懂、读不通这本书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夏小正》新考

XIA XIAO ZHENG XIN KAO

——何新古典新论——

何新◎著

春2 春3 春4

秋2 秋3

朝2 经1 经2

朝2 暮1 暮2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小正》新考 / 何新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4.8
（何新古典新论）
ISBN 978-7-5470-3177-3

Ⅰ. ①夏… Ⅱ. ①何… Ⅲ. ①古历法 – 研究 – 中国
Ⅳ. ①P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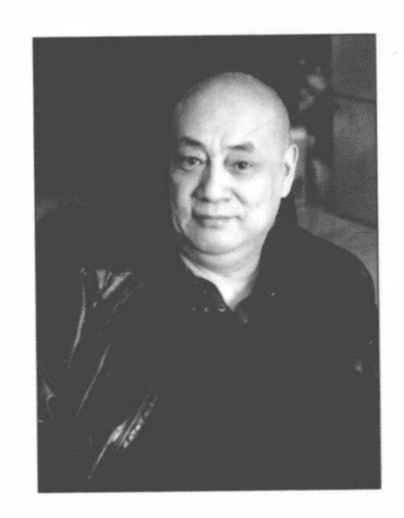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0549号

出版发行：北京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联城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85mm × 260mm
字　　数：286千字
印　　张：13
出版时间：2014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总 顾 问：庄平
责任编辑：张旭
选题策划：春晓图书
装帧设计：九品轩
ISBN 978-7-5470-3177-3
定　　价：29.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传　　真：024-23284521
E-mail：vpc_tougao@163.com
网　　址：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10-57612579



作者简介

何新系中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他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

新版序

《夏小正》即孔子所谓“用夏之时”的夏代历法。我是坚信夏朝之存在的。

近代西方介入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循序演进的逻辑进程。孔子编撰《尚书》以“尧典”及“舜典”为始，并非偶然。陶唐氏（帝尧）及有虞氏（虞舜）乃是华夏族初肇的城邦联盟时代。夏、商、西周三大王朝，则是作为天下宗主的天王、天子出现的王朝时代。秦以后到清末民国是行郡县制的统一大帝国时代。秦始皇建立了皇帝极权的第一帝国。而大禹建立的有夏，则是中国历史中权力尚未高度集中的贵族王朝时代的第一王朝。

否定夏朝存在论来自近世的西方史学。殊为荒谬的是，近世西方史学以非常晚出、且作者及来历皆不明的所谓“荷马史诗”（出自小亚细亚的传说作品）为根据，凭空杜撰和伪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所谓“希腊殖民帝国”。而他们对中国谱牒传承有序，流传至少已历 2000—3000 年以上，且不断被出土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尚书》《国语》《左传》《史记》等极可信史籍中有明确记载之夏王朝持否定论。这里有一个隐蔽的险恶用心。就是存在一个史学的“阴谋”——通过否定有夏及否定唐、虞时代城邦联盟的存在，而将中国文明的肇基定位于殷商。至于殷商王朝，因为有青铜文明及甲骨刻辞的存在根本无法否定。但近代西方史学也捣鬼，诡称认为殷商人是一个来自欧亚草原的外来民族，属于白色“雅利安人”（西方史学中一个虚构的人种）的亚洲分支。这样一来，辉煌的中国商周两代青铜文明就不是华夏本土人的原创，而是作为日耳曼人先祖的金发碧眼之虚构的神话种族“雅利安人”的创造物了。

由于现行教育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现在读得懂艰深的中国古

书及古文的人已愈来愈少。中国传统文明之未来传承汲汲乎危哉。当今西化谬种流传，举世披靡。但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之中应有一个、半个耻从戎！”因存此书，以待乎来者。是为序。

此书初稿曾收入我的几种《国学经典新考》之丛书中。此次出版，有新的心得，并对旧著有所校改。

何 新

2014 年 5 月记于北京

目录

新版序 /01

卷壹 《夏小正》新考 /1

序·《夏小正》考释 /2
《夏小正》经传注释 /9
《夏小正》物候表 /49
诸家考《夏小正》星象表 /50

卷贰 古历法研究 /51

端午节来源新论 /52
上古五行十月历考论 /59
关于十月历法 /71
太一阴阳五行十月历起源 /72
五行说来源新探 /76
《礼记·月令》与阴阳五行历法 /87
《春秋繁露》所记述的五行历法“月令” /90
《诗经·七月》（译文）/93
《七月》（原文）/96
《七月》（译文）/107

卷叁 古月令 /111

《逸周书·周月》/112
《逸周书·时训》/113

《礼记·月令》/115

《吕氏春秋·十二纪》/138

《淮南子·时则训》/163

《夏小正》《诗经·七月》《礼记·月令》物候对照表 /174

《史记·律书》八风十二音律与十二月份图 /176

月名及音律、物侯表 /176

《四民月令》所载物候与人类活动表 /177

《四民月令》所载人类活动表 /181

卷肆　附录 /183

《管子》中的三十节气与十月历 /184

西南客族以夏至（星回）为新年 /185

殷商以夏至为岁首（摘录）/187

殷历建未说 /191

古华夏为人类农业文明起源地 / 193

参考书目 /197

何新著作年表 /198



卷壹

《夏小正》新考

《夏小正》，相传为夏代遗留之物候及农事历也，文极简奥，古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夏小正》篇原收入于《大戴礼记》，即汉代学者戴德所传之《礼记》。戴德，西汉元帝（前48—前33年）时人。其侄戴圣，亦传有《礼记》（又称《小戴礼记》）。



序·《夏小正》考释

一

《夏小正》，相传为夏代遗留之物候及农事历也，文极简奥，古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夏小正》篇原收入于《大戴礼记》，即汉代学者戴德所传之《礼记》。[①]戴德，西汉元帝（前48—前33年）时人。其侄戴圣，亦传有《礼记》（又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今存三十九篇（佚四十六篇），《夏小正》亦在其中。[②]《夏小正》经文连同传文，今存本共约四百余字。

---

①《大戴礼记》，又名《大戴礼》《大戴记》，为西汉时期的礼学名家戴德选编。他的从兄之子戴圣选编了《礼记》，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礼》《小戴记》。戴德、戴圣俱受学于后仓。《小戴礼记》属于今文经说系统（据康有为、廖平、蒙文通说）。唐代列入国经，历代有马融、卢植、郑玄等人为之注释，合《周礼》《仪礼》并称“三礼”，居《十三经》之列，历代研习不衰。而《大戴礼记》因汉与《周礼》俱属古文经说，在汉代经师所传注者少，以致篇章残落，亡佚过半。宋代《大戴礼》曾与《小戴礼记》并列，称十四经，始有学者为之诠注。

《隋书经籍志》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

王国维《观堂集林》：“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一文中，认为河间献王所得的《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大、小《戴》本出于古文。但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记》，献于秘府，《隋书经籍志》明言“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编成《别录》，大、小戴不可能删辑晚了几十年的《古文记》；再者，二戴是西汉礼学的今文学家，辑《古文记成》为博士立于学官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学界主流认为：今之《礼记》和《大戴礼记》并非大、小戴所撰，而是他们用来教授生员的资料，源自《古文记》一百三十篇的内容，编辑成书约在东汉章帝时期。

②《夏小正》原文收入《大戴礼记》，在唐五代时期散佚（《大戴礼》亦有一半同时散佚）。现存文本乃宋朝学者傅嵩卿把当时所见之两种异本《夏小正》稿汇撰而成。

二

正者，政也。小政者，农事也。“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古以祭祀及战争为“大正”，而以农事渔猎及经济生活为“小正”。[①]《夏小正》中分12个月记载了每月的天象、物候、农事、经济活动等等，可以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季节变易之物候历、农事历法。其功用相当于后世之《月令》。历来传说《夏小正》乃夏代之历法，篇中有“剥鼍”，鼍（扬子鳄类）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年代应在西周之前。西周后期，中原干旱，气候变寒，鳄类亦南迁江淮，不复见于黄河流域。。

传说大禹曾颁“夏时”于邦国。（今本《竹书纪年》）《礼运》记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据此，戴氏所传之《夏小正》，原应来自孔子所传，而孔子则是得之于杞国所存的故夏朝遗典。

古书体例，正文曰“经”，注文曰“传”。《博物志》：“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今传本《夏小正》中之经文与传文相混淆不分，致难卒读。

传文之作者则不详。但《夏小正》经传之语气与《公羊传》《谷梁传》相似，前人或说为子夏所传，或说为戴德所传。我观其传注多失古义，传义或与经文本文牴牾。其传者不似子夏，似当为汉代儒者。[②]而戴氏礼学受之于武帝时人后苍，或为后苍所传耶？

其经文多存古事古语。蔡邕《明堂月令》记：

“《戴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后，王事次之，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作也。”

清儒认为，《夏小正》所记官号职司，与《周官》合。《周书》七十二篇，其中《月令》（第五十篇）亡佚。《夏小正》之体裁于春秋战国后演变为《月令》。秦相吕不韦撰著《吕氏春秋》，收入《月令》称“十二纪”，汉初淮

---

①《左传》鲁有“小正”之官，即司农事之职官也，鲁又有少正卯，少正即小正也。

②顾凤藻云：“《小正》，夏时古书。汉信都王太傅戴德作传，盖受之先秦孔子之徒。汉以后不立学官，学者遂失其传。唯北周卢辩尝为之注，今已脱误特多。”（《夏小正经传集解》）

南王刘安亦拟之而作《淮南王书》之“时则训”。此体裁皆

效仿古周书之“时训”——“月令”。而《夏小正》正乃夏朝之“月令”书也。

三

我在 1984 年研治中国上古史时，曾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 史官起源于天官。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中国的天文观念，在上古则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崇拜的演变，事实上即是以太阳、北斗、北极枢星为不同天文坐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

2. 上古中国存有多种天文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仅据战国后阴阳合历的新夏历所提供的统一范式所能涵括。在《诸神的起源》中，我从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想这一神话背后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干支之十干与十日的关系，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历法。①

此书出版后，天文史家陈久金先生甚以为然，他曾评论指出：

“何新教授从羿射十日的故事，联系到天干十日，便立即认识到古人发明十日并不是为了纪日，而是用于纪月的。即天干十日是太阳月名，一岁分为甲月、乙月、丙月……癸月等十个不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不同季节不同的温度。这是一种杰出的认识。古今天文学家随时随地都在与干支打交道，为什么会想不到呢？这叫做熟视无睹，囿于成见。

而灵感和推理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功底基础之上的。彝族十月历的发现和上古十月历文献的发掘，证实了何新这个推理和判断是正确的。”②

---

①十月历有两种：一种为素朴的较原始的所谓太阳十月历，即陈久金先生所引用的彝族十月历；另一种为较复杂高级的五行十月历，此即黄帝历以及《夏小正》的历法。

②《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四

近年有一种所谓“火历”说。其说据《左传·昭公元年》中的一段话：“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争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参为晋星。”这里“辰”指大火星。由此推论上古存在以观测大火纪时的“火历”的存在。

殊不知，戴震曾言，古事之最难明者，即以何为“辰”。盖太阳、月亮、北斗、水星及多种恒星星座，在古人眼中都曾被认为“辰”星。实际上，古以“大火”星座为观象测时之坐标，并不意味着一种以“大火”星方位为纪时的所谓“火历”存在。其实，上述引文本身就是所谓“火历”的反证。因为此文中明确指出，被引为坐标的并不是单一的“辰”（大火），还有另外一个星座“参”星。那么，所谓“火历”岂不亦是“参历”乎？（大火，龙星之心。参，虎星也。）

实际上，上古根本不可能存在单一观测“大火”以定四时的“火历”或“火正”。但是，存在过以大火及五星、四辰为坐标，借以占候观象及制历的五行历、四辰历。

上古历法最早起源据说是“黄帝历。”“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后乃转变为人王之名。黄帝“治五气以治历”，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

其次是颛顼历，颛顼（玄英）是司夜（“昼夜”），所谓司阴者。故颛顼历似即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坐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辰即一宿或一舍。

而到帝尧时代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于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殷商所行是以祭祀为中心每年两季的太阳历法。周代至春秋战国，可能是历法的一个大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体系。

而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坐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五

《夏小正》经文中描述的星象如下：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

［二月：斗柄悬在下。］[①]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

所当注意者，《夏小正》虽著十二月文，但星象则仅记至十月。

今人多试图通过对《夏小正》星象的计算估测该历可能之年代。[②]结论是：

由于《诗经》中已出现参、昴、织女、北斗、火等星名，《豳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又与《夏小正》七月星象相符，其中物候也与《夏小正》有不少一致之处。因此《夏小正》曾在西周或春秋时使用，是没有疑义的。

---

①"斗柄悬在下"文，今本《夏小正》系于正月经文中，而"二月"佚星象。乃错简也。

②根据星象推算《夏小正》使用年代者，其较具代表性的文论有五篇，作者分别为能田忠亮（日本）、赵庄愚、罗树元、黄道芳、胡铁珠和陈久金。其中影响较著名的是能田忠亮及胡铁珠的研究。

日本学者能田忠亮采用了《汉书·律历志》中的二十八宿距度为古代坐标系，并设太阳赤经每月增加30度，以日落后、日出前五刻为昏、旦时刻。

其结论是：《夏小正》星象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不过参中和织女正东（北）乡公元前600年较合适。现今所见《夏小正》的起源可能为公元前600年。

胡铁珠的研究结论则是："《夏小正》中的星象大约在夏代时出现于二十四节气之各个月初，此后这些星象沿二十四节气向后移动，在周代时出现于二十四节气之各个月中。因此从天象的角度来看，它应是一部从夏到周均可使用的历法。"

六

天文史家陈久金曾对《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研究。他指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其主要论据如下:

1.《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1—10月，11月和12月没有星象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各月太阳所行经的经度大致相等，大致平均每月日行35度多；表明它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如果一年分为十二月，每月日行应为30度。（太阳一年在黄道上运行一周，行经360度）

2. 从参星出现的情况看，从“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到三月“参则伏”日在胄，再到五月“参则见”日在井，每月日行都是35度。从五月“参则见”日在井，到下年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相隔210余度，若以一年十个月计，相隔六个月，每月日行也是35度余；若以一年十二月计，则相隔八个月，每月日行26度，显然相悖。

3. 从北斗斗柄之指向看，《夏小正》正月“悬在下”，六月“正在上”；从下指到上指为五个月。由于一年四季斗建辰移是均匀的，斗柄由上指回到下指也应是五个月。这也说明《夏小正》是十月历。

4.《夏小正》五月物候与农历六月物候一致，以后渐渐出现差距，七月中已经出现了农历之八、九月才有的物候，如“秀雚苇”“寒蝉鸣”。九月“王始裘”，则相当于农历的十月底十一月初，所以十月已进入全年最寒冷的季节了。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之日，即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之日，即冬至日）”；从夏至到冬至只间隔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则是十个月。

陈氏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古所遗存之十月。

我认为陈说可发千古之覆。在此我可补充两则材料而证其说。

（1）《逸周书·周月》篇记：

“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一则然。”

古周历曾有以正月为岁首，而以十月为岁终。

（2）汉道经书《太平经》有“三合相通诀”记：

“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

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

三正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从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该（概）之。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该（概）于亥。”[①]

其说“物至十月而反初”，“人正以亥为十月”，“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该（概）于亥。”此应是汉代人记述上古十月历的重要证言。

本书于2007年收入《何新国学经典新解》丛书（时事出版社），2009年收入《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此次新版，作了重要的补充与修订。是为序。

何新

2010年5月新版记

①十年前与陈久金先生谈，我曾告他《太平经》中有关于“月毕于十”的一则资料。他很兴奋。但当时已久疏此书，索之未得。最近整理八十年代札记，找到这则资料。兹录此并以告陈先生。

《夏小正》经传注释

《夏小正》原文收入《大戴礼记》，在唐五代时期散佚（《大戴礼》亦有一半同时散佚）。现存文本乃宋朝学者傅嵩卿把当时所见之两种异本《夏小正》稿汇撰而成。郑玄注曰："孔子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禹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表明《夏小正》即夏朝之历书时训、月令也。《大戴礼》收入《夏小正》，经文与传文无别。其传文或以为卜商子夏撰。

以下，我为之重新作了句读，并分别经传及撰注。

［**经文**］**正月：启蛰**。

［传：言始发蛰也。］[1]

何按：《尔雅》："正月为陬。"古楚历元月称"刑夷"。此月于周历则为三月。《月令》："孟春之月。"孟者，萌也，始也，《礼记·月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孟春者，日月会于陬訾，而斗建寅之辰也。

正月，建寅之月。正月之名，自夏始也。《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秦正以十月（亥）。"

三正之说，司马贞以为："建子"（周正，冬至）、"建寅"（夏正，孟春）、"建亥"（秦历）也。《史记》索隐："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以建子为正。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历，

①戴德本《夏小正》原文将经文与传文混合于一，此两别之。文中"传"字乃我所加，以区别于经文之正文也。两千年来《夏小正》经传不别，作此分别以我为始。但近日在网络上已见有剽仿余作者也。

仍以周正建子元月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焉。”[①]

《说文》：“蛰，藏也。”

启蛰有二义：

（1）蛰、震双声，古通。启震，雷初鸣也。

（2）蛰虫苏起。启，发也。《广雅》：“启，开也。”《月令》：“仲春三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

《史记·历书》：“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皋（嗥，叫也），物乃岁具。（日）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

《周语》：“辰在斗柄”，韦注：“谓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为十二月，夏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

正月经文凡二十二事：“启蛰”一也，“雁北乡”二也，“雉震呴”三也，“鱼陟”四也，“负冰”五也，“农纬厥耒”六也，“初岁祭耒”七也，“圃有见韭”八也，“时有俊风”九也，“涤冻涂”十也，“田鼠出”十一也，“农率均田”十二也，“獭兽祭鱼”十三也，“鹰则为鸠”十四也，“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十五也，“采芸”十六也，“鞠则见”十七也，“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十八也，“柳稊”十九也，“梅杏杝桃则华”二十也，“缇缟”二十一也，“鸡桴粥”二十二也。

［经文］雁北乡。

［传：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是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为居？生且长焉尔。

“九月遰鸿雁”，先言遰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遰而后数之则鸿雁也。

---

①夏朝以前上古所行有五行（季）十月历法（或即古所谓“黄帝历”也）。天文史家陈久金认为，《夏小正》历法正为古夏历即十月历法。西周后始立十二月历、十二月历，而以第十三月为正月即初月。孔氏“豳风疏”引《春秋元命苞》云：“夏人以十三月为正。”《尚书大传》：“夏以（冬）日至六十日（后）为正。”是春秋后又有新夏历，而以十月历之第十三月为始月。

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

记鸿雁之遰也，如不记其乡，何也？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遰者也。]

何按：异本“雁”作“鹄”。鹄，天鹅也。乡，向也。大雁开始向北飞，天转暖也。

郑玄曰：“雁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尚书》疏：“日行夏至渐南，冬至渐北。鸿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

黄模曰：“北乡，向北而飞也。候雁知时，秋南春北。或曰随阳也，或曰畏寒也，或曰避阴阳寒暑以就和气也。”

古夏历正月当周历之三月，殷历之二月。三月，初春也。徐世溥曰：“雁，阳鸟也，视斗东西以为南北。斗西而南翔，东则北向也。”

[经文][雷始发声。][1]雉震响。

[传：震也者，鸣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

何按：《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薄，迫也。）

《河图帝通记》：“雷，天之鼓。”

王充《论衡》云：“雷者，太阳之激气也。”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是其义也。

何休曰：“夏之正月，雷当闻于地中。”

何按：雷出于地下，不可思议。所谓地中，应指地理之中原也。

雉，古以为阳鸟。日升而鸣。春则雷动而鸣。

《汉书五行志》云：“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

响者，叫也。震响，振鸣也。野鸡响鸣，相引而交配也。震，响也。

雉，鸡类也。黄模曰：“雉，野鸡也。”《易通卦验》：“鸡，阳鸟也。”《春秋考异邮》云：“鸡应旦明。”又汉纬《春秋说题辞》云：“鸡为积阳，

---

①参照传文，疑经文佚失此句。

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

［经文］**鱼陟。负冰。**

［传：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

何按：《说文》：“陟，登也。”《尔雅释诂》：“陟，升也。”

孔颖达曰：“鱼当盛寒，伏于水下，逐其温暖，及正月阳气既上，故鱼游水上而近于冰。”其说不确。

负者，背负也。预凿河冰而负冰，藏冰于地窖也。冬去，冰将化，先藏之，以备夏用。

《周礼·天官》：“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左传》昭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

此俗至清代犹然。《帝京景物略》：“十二月八日，先期凿冰方尺，至日纳冰窖中。”

《燕京岁时记》：“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内凿之，声如鏨石，曰打冰。三九以后，冰虽坚不能用矣。”

［经文］**农纬厥耒。**

［传：纬，束也。束其耒云尔者，用是见君之亦有耒也。］

何按：农，农人。《汉书·食货志》：“辟土殖谷曰农。”传说厉山氏有子曰“农”，能殖百谷，即“神农”。后世以耕田之夫曰“农”。农，即夒也，甲骨文商族所祭祖先有此人。

《说文》：“农，耕也。”则以“农”为动词。农，耰（揉）也。《易系辞》：“揉木为耒。”《说文》：“耒，手耕曲木也。”《释文》：“耒耜，上句木也。”

纬，韦也，围也，围束。通“为”。为，制作也。厥，其。上古农耕用耒。木耒以皮绳束端，防其裂也。纬耒而备耕。《祭义》：“天子为藉千亩，冕而紘，躬秉耒。”

［经文］**初岁，祭耒，始用暢。**[1]

［传：初岁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终岁之用祭也。其曰初云尔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何按：岁，刿割稼禾也。一年称“岁”，一岁一割（刿）也。岁本字作“采”。《说文》云：“采，古文穗”。《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季），周曰年，唐虞曰载（游牧时代，以车为载逐水草而居）。”

祭耒，金履祥曰：“祭始为耒耜之人”，即“先农”也，又称“先啬”。先农，即神农也。暢，异文作畅。“畅，鬯也，用鬯酒祭农具先农，以祈岁也。”岁者，刿也，刿割牲体为祭祀。岁者，祭名。

暢，字难明，异说纷纭。[2]孔广森曰：“暢，郁鬯也。《国语》耕田之礼：‘欝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灌）鬯，飨礼乃行。’祼鬯者，盖以鬯灌地而祭耒与？”

余窃以为，暢或当读为畴。畴者，田垅也。《说文》：“畴，耕治之田也，象耕屈之形。用，作也。祭读为藉，操藉也。言操耒，作田垅，以备耕耘也。”

清儒王聘珍云：“暢”读为“䕩”，杀也，杀草，即芟草。引《周礼·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绝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何按：春当蓄草，而王氏曰除（杀）草，说不确。[3]

［经文］**囿有见韭。**

［传：囿也者，园之燕（藩）者也。］

何按：囿，园囿，菜园。囿、苑、园字通。《说文》：“囿，苑有垣也。”《周礼·囿人》注：“囿，今之苑。”

传文燕，藩也。《初学记》卷二四引此文“燕”作“藩”。孔氏《诗》（秦风）疏：“有蕃曰园，有墙曰囿。”“囿，苑有垣也。”

---

①汪照曰：一本作“初岁祭，用暢。”

②金履祥曰：“祭耒，祭始为耒耜之人也。欝人荐鬯。鬯、暢通，祭耒而用也。”

③孙诒让引程鸿诏云：耒当为采，读为菜。《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入舞舍菜。”《玉烛宝典》引《月令章句》云：“释者置也，菜者鬯也，郁金香草酿以秬黍是谓秬鬯，所以礼先师也。”亦备一说。

韭，韮菜。《说文》："菜名，一种而久生者，故谓之韭。"颜知古曰："韭之言久也，一种久生。"《图经本草》："韭，一种而久生，故谓韭。一岁三四割，其根不伤。至冬壅培之，先春复生。"

金履祥曰："韭，阳荣，春有之。见，露也。"

祭韭，韭为祀礼所重，《王制》曰："庶人春荐韭。"《诗·豳风》："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春韭春日先生，为春菜而用于首祭也。何楷曰："韭乃阳菜，春始发露。"

［经文］**时有俊风**。

［传：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于南风也？曰：合冰必于南风，解冰必于南风，生必于南风，收必于南风，故大之也。］

何按：《山海经》曰："东方曰析，来风曰俊。"俊风，又称义风，又称融风。（俊古音从允音，允、义、融古音皆通）。义风，即协风，和风也，又称惠风，又称条风，皆指春风。《淮南子》："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高注："艮卦之风，一名融。"《管子·幼官》："春分，义气至。"义气，义风，和风也。[1]和风，微风也。

［异说：毕沅曰："俊风即《吕氏春秋》所谓巨风也。"《易通卦验》："正月中猛风至。"注："猛风动摇树木有声音。"

俊，巨，一音之转。

何按：春季中原地区有和风无巨风。巨风，或为东北风，其来在腊冬之末。历法不同，所记正月物候有异也。又，夏季之南风曰"飓风"。正月尚未来也。］

［经文］**寒日，涤冻涂**。

［传：涤也者，变也，变而暖也。冻涂也者，冻下而泽上多也。］

何按：涤，荡也，化也。孙氏引徐广《史记》注："古释字作泽。"

李调元曰："合冰，冰冻也。解冰，冰解也。"《月令》"东风解冻"是也。

---

①古字羲、義形近相通。羲古音读近和。

［**经文**］**田鼠出**。

［传：田鼠者，嗛鼠也。记时也。］

［**经文**］**农率均田**。

［传：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何按："率"通"帅"。农帅即农师。农师，田君也，又称田畯。郑注云："田，谓田畯，主农之官也。"

农率即农帅，谓司农官也，《国语周语》藉田："农师。"韦注云："农师，上士也。"农师，即农帅。《释文》"率"谓"田正"。均，予也，分配也。《尔雅》："均，易也。"《孟子》："易其田畴。"

《周礼・地官・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郑注："莱谓休不耕者。"）

《月令》："孟春，王命希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遂(异文作"经木")……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循者，巡也。谓农官巡行校督农夫分配土地，使除田。

孔颖达曰："农率则田畯也。均田则审端径遂也。"《月令广义》注："古田必均，所以修疆畔分遂亩不相侵越，同赖利泽也。"

均田，即"辕田""垣田"，"换土易居"也。《说文》："垣，易居也。"垣田又作辕田、爰田。匀、爰、辕古音通。爰田、辕田，本字皆当作"均田"。均，分也。又"垣"有"还意"，"爰"有"换"意。辕田、爰田，即垣田。上古井田村社，分配份地到农户，使农夫耕作。冬则归总，明年则换土易居，使耕地轮换。

垣田，又作园田、囿田。田土易主，还旧田、受新田，同时更易居所，即"均田"之本义。

《公羊》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

"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角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汉

书·食货志上》引文略同）

《谷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井田制，实即共田制、公田制。公田者，其收获全部归王公所有。私田者，一夫耕百亩，收获除田税后归己所有。

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阡陌即千亩，即经纬，田界也。）令民多有常制。"

授田，即分田到户由耦耕到授田，即由共耕（千耦其耘）到分田到户。

此种耕作制度，即辕田或换田制。周代之农村族社、18—19 世纪前之日耳曼、俄国村社，1949 年前西南之彝族村社，都有类似换耕之均田制。

［经文］**獭［兽］献（祭）鱼**。

［传：獭祭鱼，其必与之献何也？曰：非其类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后食之。十月豺祭鱼谓之［献］祭，獭祭鱼谓之献何也？豺祭其类，獭祭非其类，故谓之献，大之也。］

何按：《说文》："獭，如小狗，水居，食鱼。"沈兼士云："祭，杀也。"

高诱曰："獭取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尔雅翼》引蔡氏《章句》曰："獭，毛虫，西方白虎之属，居水而杀鱼者也。"

［经文］**鹰则为鸠**。

［传：鹰也者，其杀之时也。鸠也者，非其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则"，尽其辞也。鸠为鹰，变而之不仁也，故不尽其辞也。］

何按：旧传误。"为"，甲骨文与"豫"（执象者）同音、同形。豫，育也。鸠，小鸟也，指鹰仔、小鹰。"鹰为鸠"者，老鹰育雏鹰也。《月令》记鹰化鸠，化，育也。鸠，雏鹰也。

《易通赴验》："鹰者，鸷击鸟。"《尔雅》："鸷击之鸟。"《尔雅》："鸤鸠，鴶鵴也。"郭璞注："今之布谷也。"郑康成曰："鸠，博谷也。"许慎曰："鹰化为鸠，其喙正直不复鸷搏也。"鸠，一名秸鞠。扬雄云："戴

胜也。”杜注昭十七年《左传》云：“爽鸠，鹰也。”《尔雅》：“鳲鸠，鴶鵴。”郭注云：“今之布谷也。

《左传》云爽鸠氏司寇也。司寇主杀。

秸鞠，即雎鸠。《诗》“关关雎鸠”，即秸鞠鸟也。

郑注《月令》：“鸠，搏谷也。”搏谷即布谷。

［**经文**］**农及雪泽**。

［传：言雪泽之无高下也。］

何按：及，汲也，动词，取水。清水污也，清理田中积雪污水。泽，读为释。戴震曰：“释、泽古通用。”

金履祥曰：“雪泽，犹冻解也。”

何按：雪释，雪释化水也。

［**经文**］**初服于公田**。

［传：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

何按：服，劳役也。井，共也，[①]井田即共田，公田，井田制之公田，亦曰籍田。[②]

杜佑《通典》：“黄帝经土设井，立步制亩，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井田制下，需要大量农夫集体耕作。《管子·乘马》：“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泽，耕始焉，芸卒焉。”

“公田者何？盖君田也。君田者何？盖藉田也。”

千亩，阡陌，畎亩也。

---

①井之古音与共相通。

②或读籍为借，借他人之田曰“籍”。

［**经文**］**采芸**。

［传：为庙采也。］

何按："《说文》："采，捋取也。"芸，野菜名。"《说文》："芸，草也，似苜蓿。"

高注《吕氏仲冬纪》云："芸，蒿菜名也。"

［**经文**］**鞠则见**。

［传：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

何按：鞠，王聘珍谓即"噣"（啄），即朱星，又称柳星。《尔雅》："朱谓之柳。"郑玄《诗笺》："噣在东方，正月时也。""心以三月见于东，噣以正月见于东。"柳星在正月见。

洪震煊则谓"虚星"。说与《尧典》"宵中星虚"相合。此星正月晨出东方，七月昏见东方，故传云"岁再见尔。"

［**经文**］**初昏，参中**。

［传：盖记时也云。］

何按：初昏，日始没入，即初暮、傍晚也。参，参星。参中，参星见于天中央。《天官书》："参为白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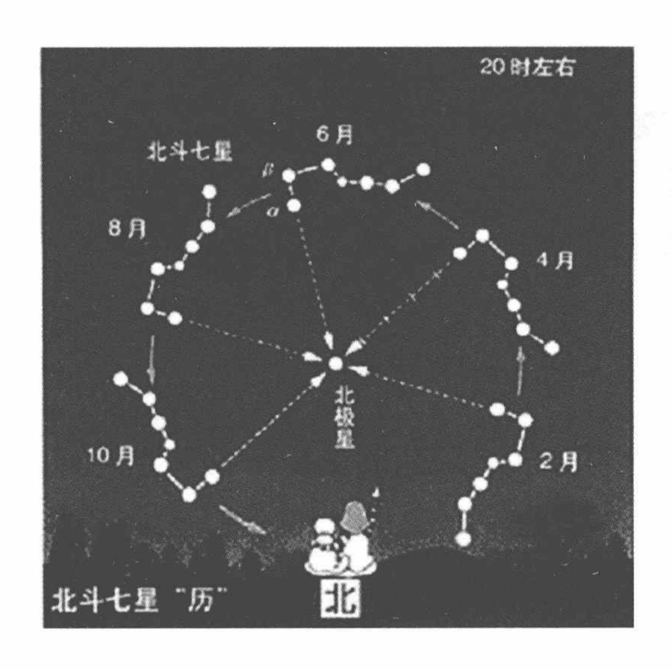
［**经文**］**斗柄县在下**。①

［传：言斗柄者，所以著参之中也。］

何按：天官书："北斗，七星。"县，悬也。南为上，北为下。

---

①何按：我疑"斗柄县（悬）在下"句及传文，原系于二月令末句。后为作传者所窜改也。



由于地球一方面每天自转一周，另一方面又环绕太阳每年公转一圈，因此，北斗七星钟返回相同位置的时间。就会每天提早4分钟，一个月提早2小时。如果在相同的时间观察北方星空，那么由北斗七星的指向和方位，就可以判断季节的变迁。

《天官书》云:“北斗七星。”《索隐》云:《春秋运斗枢》云:“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而为斗。”《说文》云：“杓，北斗柄也。县，系也。”孔颖达曰：“斗谓北斗，循天而转，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

［经文］**柳稊**。

［传：稊孚也。稊者，杨之秀也。］

何按：柳，小杨也。杨柳同种，枝叶上扬曰杨，下垂曰柳。唐《本草》：“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杨。柳枝弱而垂撩，故谓之柳。”稊读如荑，即芽也。孚，发也。稊孚，柳发芽也。

《易大过》：“枯杨生稊。”王弼曰：“杨之秀者。”王廷相曰：“稊，芽也。”《释名》：“甲，孚也。”孚古音通皮，皮，甲也。郑玄注《月令》：“其日甲乙，万物皆能孚（服）甲，自抽轧（芽）而出。”

［经文］**梅、杏、杝桃，则华**。

［传：杝桃，山桃也。］

何按，“梅”本字“某”。甲文“某”即梅树之象形。梅桃，《尔雅·释木》作“榹桃”，即野山桃，毛桃。

华，开花。则，作也，则华即开花。

［经文］缇缟。

［传：缟也者，莎随也。缇也者，其实也。先言缇而后言缟何也？缇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

何按：缇，草名，“莎草也。其根生块似实，谓之缇（蒂、柢），又称香附子，古用为香料。”（唐《本草》）王廷相曰：“缟者，其草此时成实也。”

［经文］鸡桴粥。

［传：粥也者，相粥之时也。或曰：桴，妪伏也；粥，养也。］

何按：“桴粥”乃“孵雏”之借字，即鸡孵雏。郑玄《周礼》注：“粥，养也。”粥古音育，通养。桴从孚，《说文》：“孚，卵孚（孵）也。”段注：“鸟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传文不确。

［经文］二月。往耰黍，禅。

［传：禅，单也。］

何按：二月，建卯之月。《尔雅》：“二月为如。”《月令》：“仲春之月。”仲者，中也，半也。仲春，即春之一半。耰，“覆种也。”

黍，稷古字通。戴震曰：“耰黍，往耰其种黍之地也。

《玉篇》云：“耰，覆种也。”（晋灼）《汉书注》云：“以耒推块曰耰。”

郑玄注《士冠礼》曰：“古文黍作稷。”郑注《士昏礼》云：“古文黍作稷。”

孔子曰：“黍，谷之最贵者也，以荐宗庙，尸始饭必以黍，终饭必以黍。”

禅通墠，除地作社曰“禅”即“墠”。徐世溥曰：“禅，墠也，种黍之场也。”

禅，墠也，即社也。

单即社田也。俞伟超云：

“西周时期的村社组织，根据多种金文徽号，至少在中期以前，仍然叫‘单’。《周书·大聚篇》所述如下：

‘发令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①]

［经文］**初俊羔，助厥母粥**。

［传：俊也者，大也。粥也者，养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盖非其子而后养之，善养而记之也。或曰：夏有煮（署）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之为生也而记之，与羔羊腹时也。］

何按：俊，接也，接生羊羔。羔，本字从羊从火，会意，蒸羊、烤羊曰“羔”。羔、驹音通。驹，幼兽也。故小羊亦曰“羔”。厥，其。粥，鬻也，育也，养育。助母羊育雏，指下羊羔。

煮，孙诒让云当作署。不确。

《毛诗羔羊传》：“小曰羔，大曰羊。”

享，烹也，燉也，炖也。

《说文》云：“煮，亯也。”

［经文］**绥多士女**。

［传：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

何按：传文释“绥”为“安”，大谬。《周礼》：“仲春令会男女。”“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女，少女。士，少男。“绥多”，当读shui—yi（多/移），即“施尾”（尾古音曳），[①]即“孳尾”之语转，交合也。“绥多（孳尾）男女”，

---

①引文据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本。

仲春族社野合欢会男女。《书·尧典》记春季鸟兽孳尾。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孳尾，又作姿雎、施雎，乃连绵词，不可拆解之。[②]

冠子，上古士子二十而冠，行冠礼，乃男子成年入社仪式也。

《诗召南》："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金履祥曰："《周礼》仲春会男女，即此也。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云"冠子取妇之时也。"

《媒氏职》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郑注云："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孔广森曰："士者，未娶之称。"《荀子》曰："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

［**经文**］**丁亥，万用，入学**。

［传：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

何按：《礼·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入学，习舞释菜。""丁亥"，即"上丁"之日。

用，容也，舞也。[③]万用，即万舞。万，龙也。舞龙曰万舞。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又命乐正习乐。"

徐世溥曰："万，舞名。执仑秉翟，文万也。振干庸鼓，武万也。"

《文王世子》云："春夏学干戈。"注云："干戈万舞，象武也。"

《明堂位》："朱干玉戚，晚而舞大武。"

《周礼·大胥》："春入学，舍采，合舞。"《公羊》宣八年传："万者何？干舞也。"《逸周书》文王世子篇："春夏学干戈。"注云："干戈，万舞，象武也。""上古之学，有小学、大学之别。《大戴·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芦焉。妻发（十五岁）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学，即"东序"。《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庐。"

---

①多古音从移，尾古音从曳，所谓 yi ba 即尾巴。

②说详杨树达《积微居小学术林》。

③楚辞"容与"，即今语"游移"，状舞步也。

郑注云："东庐、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国老，教授，亦王者顾问也。孔子归鲁，即尊为"国老"。

传文"舍彩"，即饰彩也。

衣服采饰。《周礼》："春入学舍采合舞。"

《大胥职》曰："春入学，舍采，合舞。"

［**经文**］**祭鲔**。

［传：祭不必鲔，记鲔何也？鲔之至有时，美物也。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谨记其时。］

何按：鲔古读为尾。尾，阳具曰"尾"。鲔、尾，象征生殖神也。《月令》："季春，荐鲔（尾）于寝庙。"郭沫若云："至清代江南春社日仍有抬男祖（生殖器模型）游行祭拜之风俗。"

旧注曰："鲔，黄河大鱼名，鳣也。大者曰王鲔，小者曰叔鲔。出河南巩穴，春时鲔从此穴而来，入河，西上龙门，入漆、沮。"此说不确。

孔颖达曰："鲔，似鳣而长，鼻在颔下，体无鳞甲。大者为王鲔，小者为鮇鲔。"

《文选东都赋》："翰曰：山有穴曰岫，王鲔之鱼居穴中。综曰：王鲔，鱼名，居山穴中。长老言王鲔之鱼由南方来，出此穴中，入河水，见日目玄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尔雅音义》云："大者为王鲔，似鳣，长鼻，体无鳞甲。"

《埤雅》："鲔似鳣而青黑，体无鳞甲，肉色白，大者长七八尺，蚰居，至春始出。"

高注《注南汜论》云："鲔，大鱼，长丈余。仲春二月，从西河上，得过龙门。便为龙。"

鲔，当为海象、海狮、海豹一属。水生哺乳类大型兽。

［**经文**］**荣堇，采蘩**。

［传：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皆豆实也，故记之。］

何按：堇，苦堇，苦菜。洪震煊曰："堇借为芹。"黄模曰："水生曰芹，陆生曰堇。"荼、草花曰荼。

蘩，蓬蒿也。陆机云：春始生，及秋香美可食。亦可蒸为茹。蘩，唐《本草》名"白蒿"。

或说："木堇，朝华暮落。"

"蘩，白蒿也，似细艾，三月采，俗呼蓬蒿。"

［经文］**昆小虫，抵蚳**。

［传：昆者，众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其先言动而后言虫者何也？万物至是动而后者，抵，犹推也。蚳，蚁卵也，为祭醢也。取之则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何按：昆小虫即昆虫。传释解为"魂魂"，孙诒让谓"魂魂"读为"云云"。云云，众貌。所谓"云云众生"。我疑经文之"水虫"乃指春蚕。抵蚳者，产卵生水虫也。

［经文］**来降燕，乃睇（室）**。

［传：燕，乙也。降者，下也。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出也，故曰来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深穴取与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

何按："仲春，元鸟至"（《月令》）。降燕，即鸿燕。鸿、降古音近通。洪水，又读洚水，可旁证。睇，读作视。连读上文，蚕将产卵，置之密闭之室，谓之蚕室。至鸿燕来，方启视。此二文指养蚕之道也。

《尔雅》曰："燕燕，乙也。"

《说文》引《明堂月令》云："乙，春分来，秋分去，开生之候，鸟，帝少昊司分之官也。"

［经文］**剥鲜鱓，以为鼓也**。

何按：剥，剥皮。鱓，鼍之借字，鳄类。鲜，亦为鳄鱼名，即“相羊”。小鳄（扬子鳄）曰鼍。大者曰龙、曰蛟（鲛）。扬子鳄冬眠伏穴，春暖复出。故古有春季猎鳄之俗。[①]

剥鼍皮作社鼓，即制鼍鼓。汾河、黄河流域在距今3000—4000年前多有鳄类。山西陶寺出土过前夏代之鼍鼓实物。《诗》云：“鼍鼓蓬蓬，”李斯云：“树灵鼍之鼓。”《考工记》：“凡冒（蒙）鼓必以启蛰之日。”

戴震曰：“鱓、鼍古通用。”汪照曰：“《诗大雅》：‘鼍鼓逢逢。’”《吕氏春秋》：“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鱓即鼍也 。”《说文》：“鱓，鱼名，皮可为鼓。”《博物志》：“鼍一名鱓。”《续博物志》：“鼍长一丈，其声如鼓。”《埤雅》：“鼍应更，吴越谓之曰鼍更。”

王聘珍曰：“《说文》云：剥，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

孔广森曰：“河鲩鱓，禹时贡之，见《书大传》。鱓皮坚厚，可以冒鼓。《考工记》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以此经验之，盖谓蛰虫咸动时也。”

《说文解字》曰：“鼓，春分之音。”黄叔琳曰：“按鱓即鼍也，似鼋差小，四足，长丈余，横飞善睡，向日吐水，日入则没，夜鸣如鼓，其声应更，江、淮间谓之鼍更。又闻鼓则鸣，与相应也。”

［**经文**］**有鸣仓庚**。

［传：仓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长股也。］

何按：仓庚即黄鹂，又称黄鸟、黎黄、黄莺。许慎：“鸣则蚕生。”《埤雅》：“仓庚鸣于仲春，其羽之鲜明在夏。”陆氏玑《诗疏》：“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鸟，一名仓庚，一名商痍，一名黎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搏黍，关西谓之黄鸟，一作鹂黄，或谓之黄袍。”

蛙一名蝼蝈，色青，形小而股长。

①甲骨卜辞中有猎鼍、获龙之记述。

［经文］荣芸，时有见稊，始收。

［传：有见稊而后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时也，皆若是也。）[①] 稊者，所为豆实。］

何按：芸豆开花。稊，花也。

［经文］［斗柄县在下。］[②]

［传：言斗柄者，所以著参之中也。］

何按:《淮南子·天文训》云:"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春秋·运斗枢》："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魁，第五至第七勺，合而为斗。"

［经文］三月：参则伏。

［传：伏者，非亡之辞也。星无时而不见，我有不见之时，故曰伏云。］

何按：建辰之月。《尔雅》："三月为寎。"《月令》："季春三月。"季者，尽也。

［经文］摄桑。

［传：桑摄而记之，急桑也。］

何按：摄，采收也，采集。嫩桑叶可喂蚕。桑叶将老，则不可食也。

［经文］季杨。

［传：杨则苑，而后记之。］

---

①括号内应为误窜之衍文。

②参看前页注。

何按：季，截枝而栽，杨柳可无根而插生也。异本“季”字讹作“委”。传文“季”讹作“记”。苑，植之林苑也。

［**经文**］**羖羊**。

［传：羊有相还之时，其类羖羖然，记变尔。或曰：羖，羝也。］

何按：羖，阉也。阉割公羊以催肥也。羖当读为阉，此句自古失解。

或说即“夷羊”。“商之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即商羊，即大蜥蜴也（科摩拉巨蜥）。

［**经文**］**螜则鸣**。

［传：螜，天蝼也。］

何按：《尔雅》郭注：即蝼蛄。又称“负鼠”“硕鼠”。

则鸣，作鸣也。《淮南子》曰：“蝼蝈鸣，蚯蟥出，阴气始而二物应之。”

［**经文**］**颁冰**。

［传：颁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何按 ：三月季春，地面已无冰。惟大河中或有上游流泄之解冻凌汛也。故颁，或读作泮，分解也，积冰分解。

古有春夏颁冰之礼。

《周官凌人》：“夏颁冰。”

《周官》：“凌人共冰，秋刷室，冬藏春启，夏颁冰。”昭四年《左传》：“火出而毕伏，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

［**经文**］**采识**。

［传：识，草也。］

何按：识，野菜名。王聘珍曰："识当为蘵。"《尔雅》："蘵，黄蒢。郭注云：蘵草叶似酸浆，花小而白，中心黄，江东以作菹食。"

［经文］**妾子始蚕**。

［传：先妾而后子何也？曰：事有渐也。言事自卑者始。］

何按：疑传文不确。子，当为少女也。上古女性亦称"子"，即"好"。

始蚕，新蚕也，蚕子成茧。《尔雅》："蟓，蚕茧。郭注：食桑叶作茧者，即今蚕。"郑注《周礼》马质："蚕为龙精，臓大火，则洛（育）其种。"

［经文］**执养宫事**。

［传：执，操也。养，长也。］

何按：王聘珍曰："宫，蠶室也。事，谓蠶事。养宫，蚕室也，养蚕须置于密室。

［经文］**祈麦实**。

［传：麦实者，五谷之先见者，故急祈而记之也。］

何按：《说文》："祈，求福也。"越冬麦将秀，祭稷神求赐麦粒灌浆充实，祈丰收也。《月令》："季春之月，乃为麦祈实。"

"《左传》隐三年，四月吴帅师取温之麦。"与《小正》历法差一月。

［经文］**越，有小旱**。

［传：越，于也。记是时恒有小旱。］

何按：越，吁，雩也。雩，即雩祭，求雨之祭。小旱，春旱。《论衡》："久暘为旱。"

［经文］**田鼠化为鴽**。

［传：鴽，鹌也。变而之善，故尽其辞也。鴽为鼠，变而之不善，故不尽其辞也。］

何按：鴽即鹌鹑。甘肃古有鸟同穴山，故讹传为可相通变也。

［经文］**拂桐芭**。

［传：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时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何按：芭，葩也，桐开花曰桐芭。《月令》："季春，桐始华。"桐即梧桐。雄者曰梧，雌者曰桐也。

［经文］**鸣鸠**。

［传：言始相命也。先鸣而后鸠何也？鸠者鸣，而后知其鸠也。］

何按：鸠，鹃也，鸤鸠，指杜鹃，即布谷鸟鸣，"呼农无逸也。"（《诗·关关雎鸠》中之雎鸠亦即杜鹃。）

［经文］**四月：昴则见**。

何按：四月，建巳之月。《月令》：四月，"孟夏之月"。《尔雅》："四月为余。"昴宿属西方白虎。昴星，称"大梁"，又称"旄头"。（《史记·天官书》）王聘珍谓："四月日在井（东井）。言昴星本在西陆（《尔雅》），四月立夏见于东南。昴星在日后见东南隅。四月节，昴星去日四十一度，故得见东方也。"

《尔雅》："大梁，昴也。"《史记封禅书》："北至于留。"《索隐》云："留即昴也。"

李调元曰："昴，七星，天之耳也，白虎之中星也。昴之为言留也，言物成就系留也。"

［经文］**初昏，南门正。**

［传：南门者，星也。岁再见，壹正，盖大正所取法也。］

何按：南门，亢宿二星。《天官书》："亢为疏庙，主疾。其南北西大星曰南门。"南门即南天门也。

［经文］**鸣弋。**

［传：弋者，宁县也。鸣而后知之，故先鸣而后弋。[①]］

何按：鸣弋即《周易》之"鸣夷""明夷"。弋，或曰鸟名，或曰虫名，《尔雅》曰："蜻蜻"。郭注："如蝉而小。"窃以为：弋者，鸟名，即乙鸟。

［经文］**囿有见杏。**

［传：囿者，山之燕者也。］

何按：杏结实。王聘珍曰："正月则华，四月见实矣。"

［经文］**鸣蜮。**

［传：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属也。］

何按：蜮，即蝈，蛙也。戴震曰："蜮、蝈古通用。"

《周礼秋官》"蝈氏"，注："齐、鲁之间谓蛙为蝈，许慎以为短狐。"《月令》："蝼蝈（郑注：蛙也）鸣。"《周礼》郑注："蜮，蛤蟆也。"屈造即鼓噪。《淮南·说林》郭注："鼓造一曰蛤蟆。"

①弋，尾也。

［**经文**］**王萯莠**。

何按：王萯，王瓜。《吕·孟夏》作“王菩”，《礼·月令》：“王瓜生。”葫芦科，多年生蔓草。实椭圆状。王念孙以为即《尔雅》之栝楼（葫芦类）。

［**经文**］**取荼**。

［*传：荼也者，以为君荐蒋也。*］

何按：荼，茶也。采茶。庄述祖曰：“荼，茶古字通。”蒋，浆也。荐，进也。

《诗》：“谁谓荼苦。”汪照曰：“荼，苦菜，可食。”月也。蔡邕《章句》：“荼，苦菜也。苦菜，苦蕒菜也。”

荼即茶之异文。

《尔雅》：“槚，苦荼。”注：“叶可煮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

蔡邕《月令》：“孟夏，王萯生。”《本草》：“萯生田中，叶青刺人，有实，七月采。”

［**经文**］**莠幽**。

何按：异文作“秀”。秀草、远志，别名小草。而莠，莠草，俗称狗尾草。《尔雅》“不荣而实者谓之秀”。幽，《诗·毛传》引作“四月秀葽”。《尔雅·释草》：“葽绕”，郭注：“今远志也。”秀别名“小草”。宋诗：“小草”旧名呼“远志”，故人今可赋“当归。”其形似稗草（即狗尾草），故易相讹。[1]

---

①狗尾草亦名“莠”。穆瑶田云：“莠（草）于夏至前后作穗。小暑、大暑之间乃其正秀之时，非秀于四月也。”

［经文］**越，有大旱。**［**雩**］。[1]

［传：记时尔。］

《周礼·女巫》曰："暵旱则舞雩。"《左氏》桓五年《传》曰："龙见而雩。"

［经文］**执陟攻驹**。

［传：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也。］

何按：陟，特也，大畜曰"特"，此指公畜。驹，母畜。攻驹，令牝牡交配也。旧注则义相反，以为"禁执幼壮公畜，勿令交配。"殊谬！

［《周礼·校人》郑司农注："马二岁曰驹。"传文"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谓将马驹与母畜分栏。郑玄引郑司农曰："执犹拘也，春通淫之时，驹血气未定，为其乘匹伤之。"］

［经文］**五月：参则见**。

［传：参也者，伐星也，故尽其辞也。］

何按：建午之月。《尔雅》："五月为皋。"《月令》："仲夏之月。"五月端午乃殷商时代之新年。

［经文］**蜉游有殷**。

［传：殷，众也，浮游殷之时也。蜉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称"有"何也？有见也。］

何按：蜉蝣，即蜣螂，俗名"屎克螂"。《尔雅》郭注："生粪土中，

---

①疑佚。

朝生暮死。”

何又按：蜉蝣，［拉丁名：phemeron（意为短促）］属有翅亚纲蜉蝣目（Ephemeroptera），是最原始的有翅昆虫，因此号称昆虫目之“活化石”。蜉蝣是生存寿命最短的昆虫，一般仅存活数小时至数日，所以有“朝生暮死”之称。蜉蝣多形态，全世界已知千余种，中国也有百余种。蜉蝣在古汉语中多名，《尔雅》记为“渠略”，音转即“蜣螂”。其水生者曰蜉蝣，陆栖者即渠略、蜣螂。郭璞注《尔雅》谓之“蛣蜣”，李时珍、王献唐谓即“蜣螂”。[1]

吴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记：“蜉蝣，方土语也，通谓之渠略，似甲虫，有角，大如指，长三四寸。有翅能飞，夏月阴雨时地中出。”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归蜉蝣于“蜣蜋（螂）”一类，曰：“蜉蝣一名渠略，似蛣蜣而小，身狭而长，有角，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飞，夏月雨后丛生粪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盖蜣螂、蜉蝣、腹蛸、天牛，皆蛴螬、蚕、蝎所化，此亦蜣螂之一种，不可不知也。或曰蜉蝣小虫也，状似蚕蛾，朝生暮死。”

《康熙字典》（申集·虫部）亦云：“蜉蝣，樊光谓之‘粪中蝎虫’。”（俗名即“屎克（蜣）郎”也。）

［**经文**］**鴂，则鸣**。

［传：鴂者，百鹩也。鸣者，相命民也。其不辜之时也，是善之，故尽其辞也。］

何按：百鹩，又称伯鹩、伯赵、伯劳。“以五月鸣，应阴气而动。”

［**经文**］**时有养日**。

［传：养，长也。一则在本，一则在末，故其记曰“时养日”云也。］

何按：养，永也，二字双声，一音之转。养日即永日。永，长也。《尚书·尧典》：“日永，星火。”《月令》：“胀至”。胀至，夏至日也。

---

①即李时珍《本草纲目》及王献唐《俚语证俗》。

［**经文**］**乃瓜**。

［传：乃者，急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何按：瓜，即葫芦，嫩者可食。乃，嫩也。乃瓜，即葫芦初结果，新嫩，可食。或说此瓜乃中土本产之甜瓜。[①]

［**经文**］**良蜩鸣**。

［传：良蜩也者，五采具。］

何按：蜩（chóu），蝉也。《月令》："仲夏蝉始鸣。""良蜩"，后文又有"唐蜩"，似皆蜩之异种。

《方言》云，"楚谓蝉为蜩，宋、卫谓之蜩螗，陈、郑谓之蜋蜩，秦、晋谓之蝉。"

《诗》曰："如蜩如螗。"《毛传》云："蜩，蝉也。螗，蝘也。"

［**经文**］**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

［传：其不言生而称兴，何也？不知其生之时，故曰兴。以其兴也，故言之兴。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谓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何按：伏，入伏。望者，月圆也。《淮南》高注："五月望，作枭羹，以赐百官。"《文子》："蟾诸辟兵，寿尽五月之望，今人五月取蟾蜍。古以五月望为五月节。"

［**经文**］**启灌蓝蓼**。

［传：启者，别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记时也。］

①瓜类中胡瓜（黄瓜）、西瓜、南瓜、冬瓜等均为外来种物。唯甜瓜、香瓜原产中夏。

何按：《说文》："蓝，染草也。"蓝，染青色之草名也。蓼，亦蓝属。

［经文］**鳩为鹰**。**唐蜩鸣**。

［传：唐蜩者，匽也。］

何按：《周礼司裘》郑注："秋鸠化鹰。"《京房占》"七月鸠化为鹰"，《小正》鸠为鹰在五月，则周七八月正夏五六月也。

唐蜩，《尔雅》郭璞注："俗呼为蝉。"

［经文］**初昏大火中**。

［传：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

何按：《尔雅》："大火谓大辰。"辰者，蜃也，龙也，大辰即大龙。大火即心宿，东方苍龙七宿之一。汪中云："东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参。"大火为东方青龙之"心"星，因此亦为青龙之象征。

种，植也，艺也。(《说文》)"黍，禾属而粘者也。"粘小米、黄米曰黍。菽，戎菽，"大豆也。"（郑玄）大豆原产地在中国。"糜，穄也。""大黍也。"（"齐"即穄之初文。）崔寔《四民月令》："夏至先后各二月可种。"《月令》："仲夏之月，农乃登黍。"

《氾胜之书》："黍，暑也。种者必待暑。"

《说文》云："种，执也。黍，禾属而黏者也。"菽谓戎菽，大豆也。《诗》曰："执之荏菽。"《毛传》云："荏菽，戎菽。"郑笺云："戎菽，大豆也。"《淮南主术》云："大火中则种黍菽。"《氾胜之书》云："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夏至后二十日，尚可种糜。"

《尚书考灵曜》曰："主春者鸟星，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星，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则入山可以斩伐，具器械。"

［经文］**煮梅**。

［传：为豆实也。］

［经文］［五月］[①]**蓄兰。**

［传：为沐浴也。］

何按：兰，香草也。

蔡德晋曰："兰，香草，能辟不禅，故蓄之。"《楚辞》云："纫秋兰以为佩"。是佩用兰也。又云"浴兰汤兮沐芳"，是沐浴用兰也。

"五月五日俗谓之五毒日，故浴兰以自洁，清辟不祥也。"

《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蓄古读为淄，洗也。郭璞曰："香草，兰之类也。"《本草》："四月五日采。"唐《本草》："兰草辟不祥，故絜齐（洁净转语）以事大神（天神）也。"

上古，五月端午，有浸兰洗浴之俗，洗浴之节，即后世泼水节之源。

［经文］菽糜。

［传：菽糜以在经中，又言之时何也？是食矩关而记之。］

何按：菽，叔也，拾也，采也。许慎曰："糜，糜芜也。"[②]

［经文］颁马。

［传：分夫妇之驹也。异文作"兮大夫卿之驹也。"］

何按：颁，别也，分别公、母，分栏圈隔。

《吕氏春秋》："是月牡为怀妊已定，故放之则别其群。"

洪震煊曰："颁训分。"

孙诒让曰："颁马，分夫妇之驹也。"

前文"四月"有"执陟攻驹"一说，传释以为："执驹也者，离之吉母也"，郑注谓"将牡畜与牝畜分栏。"其说当置于此。

---

①《艺文类聚》引本经上有"五日"（月）二字。

②菽糜，或为谷名，来自西域，故与"粟未""苏莫"同音，即"苏美尔"（今之伊朗）也。

［**经文**］**将闲诸则**。

［传：或取离驹纳之则，法也。］

何按：闲，间也，隔开。则，侧、厕也。

《周礼·校人》："夏祭先牧，颁马攻特。"《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别群。"盖先游（通淫）牝，交配，然后别群，分开公母，以免怀胎母畜坠胎也。郑言注："孕妊之欲止也。"

［**经文**］**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传：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见斗柄之不正当心也，盖当依。依，尾也。］

何按：建未之月。《尔雅》："六月为且。"《月令》："季夏之月。"

［**经文**］**煮桃**。

［传：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为豆实也。］

何按：为豆实者，藏于豆器备食也。杝桃，即山桃，性酸。《礼·内则》："桃诸，梅诸，卵、盐"。桃诸，即桃菹。

［**经文**］**鹰始挚**。

［传：始挚而言之何也？讳杀之辞也，故言挚云。］

何按：鹰，爽鸠，古称"司寇之鸟，主杀。"《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郑玄注："学习，谓攫搏也。"孔颖达疏："学习搏击之事。"

［**经文**］**七月：秀雚苇**。

［传：未秀则不为雚苇，秀然后为雚苇，故先言秀。］

何按：建申之月。《尔雅》："七月为相。"《月令》："孟秋之月。"萑苇，即葭苇。大曰苇，细曰葭。秀者，指芦苇开花。

［**经文**］**狸子肇肆**。

［传：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杀也。］

何按：传文"肆，遂也"，遂通隧，孔洞曰"隧"。肇，造也。肇肆，狸作穴也。狸子，水狸，即离兽，即鳄鱼。郭注："今或呼'否（读"痞"）狸'。"（按即"霹雳"语转）《说文》："貍，伏兽，似貙。从豸，里声"。水生曰"螭"（离），在山曰"大狸"（大厉，山鬼），小狸乃狐狸。[1]

［**经文**］**湟潦生苹**。

［传：湟，下处也。有湟然后有潦，有潦而后有苹草也。］

何按：湟，即浒，浅水湖沼也。《说文》："潢，积水池。潦，雨水。"字又作"潦"，即"浸"也。《说文》："潦，雨水大貌。"积深水曰"潦"，浅水曰"潢""潦"。苹，萍也，浮萍。《说文》："苹，蓱也，无根浮水而生者。"《尔雅》："萍，苹，其大者蘋。"

［**经文**］**爽死（起）**。

［传：爽也者，犹疏也。］

何按：顾凤藻《夏小正经传集》云："死当为起之讹。"其说是。爽，霜也。《月令》："孟秋，凉风起。"爽起，即霜之初起，霜始降。

［**经文**］**荓秀**。

［传：荓也者，马帚也。］

---

①关于"狸""离""螭"与鳄鱼关系的考证，详说见何新著《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何按：《尔雅·释草》："荓，马帚。"马帚，今语扫帚。荓，扫帚苗也。秀，结穗也。

［**经文**］**汉案户**。

［传：汉也者，［天］河也。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何按：汉，银汉，银河，天河。《河图括地象》"河精上为天河。"《诗》毛传："汉，天河也。"《释天》："箕斗之间，汉津也。"《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

［**经文**］**寒蝉鸣**。

［传：寒蝉也者，蝭乐也。］

何按：《夏小传》蝉特多名，有"良蜩""唐蜩"，此又有"寒蝉"。蔡鉴曰："寒蝉应阴而鸣，鸣则天凉，故谓之寒蝉。"

［**经文**］**初昏，织女正东乡**。**时有霖雨**。

何按：织女三星，属南斗。霖雨，闻一多释《易经》"临卦"，谓霖雨即隆雨，即大雨，即滥雨。《左传》隐九年杜注："风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经文**］**灌荼**。

［传：灌，聚也。荼，萑苇之秀，为蒋褚之也。萑未秀为菼，苇未秀为芦。］

［**经文**］**斗柄县在下，则旦**。

何按：王聘珍谓："七月初昏，斗柄建申，平旦建子，柄建子则下垂矣。"

［**经文**］**八月：剥瓜**。

［传：畜瓜之时也。］

何按：八月，建酉之月。《尔雅》：“八月为壮。”《月令》：“仲秋之月。”瓜，葫芦也。剥，剖，破也。葫芦已老，割剖作瓢。

［**经文**］**玄校**。

［传：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绿色然。妇人未嫁者衣之。］

何按：王聘珍谓“校”读“绞”，绞丝也。玄，染色。《周礼·染人》：“秋染夏。”郑言注：“染夏者，染五色。”《说文》：“黑而有赤色者曰玄”，玄色，褚褐色。

纯黑曰墨，赤黑曰玄。青黑曰绿。

《说文》云：“黑而有赤色者为玄。”

张氏《毛诗义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吴、扬特饶，惟渔阳、范阳栗甜美味长，他方不及也。”

［**经文**］**剥枣、栗**。

［传：剥也者。取（也）枣。］

何按：剥，通攴，击打也。

王聘珍曰：“《诗》曰：八月剥枣。”《毛传》云：“剥，击也。”

孔广森曰：“剥枣，击枣也。”

枣乃我国原生植物，种类殊多。《尔雅》有：“壶枣、要枣、白枣、酸枣、齐枣、羊枣、大枣、苦枣、检枣”诸名目。

［**经文**］**零**。

［传：零也者，降也。零而后取之，故不言剥也。］

何按：零，当作“凌”，冰粉曰“凌”，霜冻也，霜大降。

［**经文**］**丹鸟羞白鸟**。

［传：丹鸟者，谓丹良也。白鸟，谓闽蚋也。其谓之鸟何也？重其养者也。

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

何按：《古今注》："萤一名丹鸟、丹良。"《月令》："群鸟养羞。"郑玄汉代本"八月丹鸟羞白鸟"引为"九月"。皇侃则谓丹鸟即萤火虫。[1]

《古今注》："萤，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耀，一名丹良燐，一名丹鸟，一名夜光，一名宵烛。"《说文》："秦谓之蚋，楚谓之蚊。"《太平御览》引《月令》曰："丹鸟羞白鸟，白鸟即蚊也，丹鸟，萤也。"《金楼子》："白鸟，蚊也。"

皇侃说："丹良，萤火也，其食蚊蚋，进而不尽食，若养羞然。"

姚燮引杨慎曰："《左传》丹鸟氏，司闭者也。注以为鷩雉，丹鸟、白鸟未必如传文所指之物，然依五行观之，丹鸟主夏，白鸟司秋，下文十月'黑鸟浴'，其别分明。"

[**经文**]**辰则伏**。

[传：辰也者，谓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何按：王鸣盛曰："辰者，心也。伏者，日所在（隐伏）也。八月日在心。"《尔雅·释天》："大辰（蜃，龙），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杨雄《法言》："夏时八月，日在大火，以六所在，故伏而不见。"孔广森曰："辰，晨也。"《说文》："晨，房星，为至四时者也。"

[**经文**]**鹿人从**。

[传：鹿人从者，从群也。鹿之养也离，群而善之。离而生，非所知时也，故记从不记离。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从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内，率之也。]

何按：从，踪也，追踪。金履祥曰："鹿人者，古山虞掌兽之官。从，随也。

①详参《大戴礼·夏小正》王聘珍注引。

[**经文**] **鴽为鼠。参中则旦。**

何按：为，育也。

[**经文**] **九月：内火。**

[传：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何按：建戌之月。《尔雅》："九月为玄。"《月令》："季秋之月。"《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说文》："内，入也。"

[**经文**] **遰鸿雁。**

[传：遰，往也。]

何按：遰，古音 dì，致也。至也，致也，到也，来到。鸿雁南飞，来也。

[**经文**] **主夫出火。**

[传：主夫也者，主以时纵火也。]

何按：主夫，司火者，又名司爟。

（一）《礼记》王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火田，纵火田野，焚草驱兽，以猎捕耕作也。

（二）古有四时改火之俗。邹衍《邹子》（《周礼·司爟》）郑注引：

"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

咮为鹑火，心为大火。内，入也。九月之昏，心星伏也。内音纳。

秦蕙田曰："主夫者，主火之夫。《周礼》司爟、司烜之属是也。案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则夫者疑即夫遂。"《王制》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天子乃教于田猎。纵火张罗也。

何按：出火、内火与纵野火为不同之事。出火内火，乃改用灶之火也。纵野火，乃火田狩猎也。

孙诒让曰："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时纵火也。主夫，'夫'疑即'火'之伪，主火即《周礼夏官爟》之职，出火，上当有'不'字，即司爟所谓季秋内火也。"俞樾曰："洪震煊《夏小正疏义》曰：'义，古文作而识之也。主夫出火，谓绝止人出火。'《周礼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咸从之。"

《礼·王制》曰："豺祭兽，然后田猎。昆虫未蛰，不以火田。"十月豺祭兽，十一月出火冬狩，王者之制也。

［经文］**陟玄鸟，蛰**。

［传：陟，升也。玄鸟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蛰，何也？陟而后蛰也。］

何按：陟，迁也。玄鸟，鸵鸟。[1]蛰，逝也。《一切经音义》："蛰，藏也。"《周礼》穴氏郑注："蛰，藏也。"

［经文］**熊、罴、貊、貉、鱵、鼬，则穴**。

［传：蛰而（耳）。］

何按：则，作也。作穴而藏以度寒冬。《说文》云："熊，兽，似豕，山居，冬蛰。"《尔雅》曰："羆，如熊，黄白文。"

孔广森曰："熊，山兽似豕。羆如熊，黄白文。"古所谓羆，即今言之大熊猫。王聘珍说："言此六兽，顺时而藏，凡兽蛰皆藏于穴中也。"

［经文］**荣鞠，树麦**。

［传：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

---

①详论见何新著《龙与凤的动物学原型·天命玄鸟》。

何按：鞠，即菊也。《说文》："菊，日精也，以秋华。"荣，开花也。《月令》："季秋之月，鞠有黄花。"树，种也，播种冬小麦。

［经文］**王始裘**。

［传：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时也。］

何按：《吕氏春秋》孟冬纪："裘，温服。"《周礼》司裘："季秋献功裘。"

［经文］**辰系于日**。

何按：此辰[①]，旧注亦谓房星或大火。孔廉曰："辰，亦谓房星也。"秦蕙田曰："夏时九月，日在析木之津，将旦辰始见东方，如系于日然。"

王聘珍曰："辰谓大辰——房、心、尾也。系谓联缀也。九月辰与日俱出俱入，故云系也。"

旧说疑不确。此系日之"辰"，当指水星也。《晋书·天文志》："辰星曰北方冬水，辰星见，则主刑。"

［经文］**雀入于海为蛤**。

［传：盖有矣，非常入也。］

何按：蛤当读作合，交合也。所言雀，海鸟也。

［经文］**十月：豺祭兽**。

［传：善其祭而后食之也。］

何按：十月，建亥之月。《尔雅》："十月为阳。"《月令》："孟冬之月。"

---

①沈括云《梦溪笔谈》："得以笔名为多。"新城新藏云："所谓辰者，或为大火，或为参伐，或为斗。是以日月交合光为辰，又以太阳为辰。"金履祥谓大火为辰，王聘珍谓角星为辰，徐世溥谓水星，孔广森谓房星。

王聘珍云：“十月节，日在箕，月中在斗。”

［**经文**］**初昏，南门见**。

［传：南门者，星名也。及此再见矣。］

何按：王聘珍云：“经传文有讹变。十月初昏，南门伏，非见也。”

［**经文**］**黑鸟浴**。

［传：黑鸟者何也？乌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不也。］

何按：黑鸟，旧说燕子、雨燕。即鸵鸟。浴，育也。育雏也。

［**经文**］**时有养夜**。

［传：养者，长也，若日之长也。］

何按：《书·尧典》：“夜长”作“夜永。”永、养一音之转。养夜、永夜，长夜也。一年长夜之日，即冬至日也。《论衡·说日》：“夜，阴也。”《汉书·天文志》：“日，阳也。”传文：若，乃也。[1]

［**经文**］**玄雉入于淮，为蜃**。

［传：蜃者，蒲庐也。］

何按：雉，鷩雉。《左传》谓之丹鸟，司闭者也。旧说野鸡入淮水变蛟蜃，不可解。

《月令》“雉入大水为蜃”，注：“大蛤曰蜃。”

王聘珍曰：“《左氏》昭十七年《传》曰：‘丹鸟氏，司闭者也。’”

杜注云：“风鸟，鷩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入水为蜃。”

---

①上古汉语日母与泥母通，所谓“日母归泥。”

黄叔琳曰："古人凡圆而长者皆谓之蒲庐。"

蜃，从辰音，通震，鸣叫。

雉、鸡类也。《易通卦验》云："鸡，阳鸟也。"《春秋考异邮》云："鸡应旦明。"又《春秋说题辞》云："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

［经文］**织女正北乡，则旦。**

［传：织女，星名也。］

何按：织女三星，十月中后，天将旦刻见于东北方。

十月历至此，已周循历一周年矣。下十一、十二，闰月也。五月五（端午），夏至日。十月十（重十），冬至。

［经文］**十一月：**[①]**王狩。**

［传：狩者，言王之时田也，冬猎为狩。］

何按：建子之月。《尔雅》："十一月为辜"，《月令》："仲冬之月。"

公羊传何注："狩犹兽也。"《周礼》大司马："中令教大阅，遂以狩田。"《说文》："猎，放猎逐兽也。"

［经文］**陈筋革。**

［传：陈筋革者，省兵甲也。］

何按：筋，通金。革，通戈。筋革，金戈，武装也。《周礼》："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

《尔雅》："冬猎为狩。"

《大司马职》曰："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

---

①一月—十月皆有星象，唯十一月及十二月无星象。陈久金认为《夏小正》原为十月历法，至十月止，故无星象之论述。十一月、十二月乃春秋时人据新夏历（阴阳合历）所补。

［经文］**啬人不从**。

［传：不从者，弗行。于时月也，万物不通。］

何按：啬人，又称啬夫。乡里小吏也。《左传》杜注“啬夫，主币帛之官。司空之属。”（襄四年）《管子·君臣》：“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夏书：“啬夫驰，庶人走。”

［经文］**陨麋角**。

［传：陨，坠也。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陨，记时焉尔。］

何按：《说文》：“麋，鹿属。从鹿，米声。麋冬至解其角。”陨，坠也。陨角，鹿角脱落。

［经文］**十二月：鸣弋**。

［传：弋也者，禽也。先言鸣而后言弋者，何也？鸣而后知其弋也。］

何按：《易》有“明夷”之卦即“鸣弋”也。[1]弋，鸢鸟也，雕隼类。又作鳦，即乙鸟。

王聘珍曰：“弋，谓鸷鸟也，鹰隼之属。缴射曰弋。十二月，鹰隼取鸟，捷疾严猛，亦如弋射，故谓之弋。”《月令》曰：“季冬之月，征鸟厉疾”是也。

鸢，《正义》鸢作鹗，引孟康曰：“鹗，大雕也。”

《诗旱麓》：“鸢飞戾天。”

何按：建丑之月。《尔雅》：“十二月为涂。”《月令》：“季冬之月。”经文四月“鸣乭”，春来秋去也。

［经文］**元驹贲**。

［传：元驹也者，蚁也。贲者何也？走从地中也。］

---

①详说见何新著《天行健·易经新证》“明夷”卦说辞。

何按：旧说“元驹”即“螘”即“蚍蜉”（蚂蚁），谬。元驹，新马，幼马。贲，奔也。新驹初大，能奔跑也。

［经文］**纳卵蒜**。

［传：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纳者何也？纳之君也。］

何按：《说文》：“蒜，荤菜也。”此蒜非今之大蒜。大蒜乃汉时自西域传入，故又称“胡蒜”。卵蒜，《尔雅》称“山蒜”，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有臭味似葱，俗称“野蒜”也。根有鳞须，白色，大如枣。古亦用作调味剂。《古今注》：“卵蒜谓之小蒜，即编辫蒜。”

［经文］**虞人入梁**。

［传：虞人，官也。梁者，主设罔罟者也。］

何按:《礼记》王制有“虞人”之职，主山林水泽之官也。《说文》作“麓”“麓人（鹿人）。”虞、麓古音通。[1]梁者，津梁，堤梁。又通潦，水潦。《周礼·渔人》“掌以时渔为梁。”

［经文］**麋陨角**。

［传：盖阳气旦睹也，故记之也。］

何按：麋鹿挂角，脱去旧角。《尔雅》：“旦，早也。”睹，当作曙。

此句已见十一月，疑为错简衍文。或说《夏小正》之物候比《月令》皆差一月。（《夏小正》四月“执陟攻驹”，《月令》作五月“絷腾驹。”豳风七月亦比《月令》迟一月。

---

①鲁从鱼音，麓、虞古音通。

夏小正物候表

	正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夏小正	启蛰	雁北乡		雉震呴	鱼陟负冰	囿有见韭	田鼠出	獭兽祭鱼	鹰则为鸠	遰鸿雁		陟玄鸟蛰	熊罴貊貉鼬鼪则穴		荣鞠	雀入于海为蛤	豺祭兽	黑鸟浴	雉入于淮为蜃	陨麋角	鸣弋	玄驹贲	纳卵蒜	陨麋角
吕氏春秋十二月纪	蛰虫始振苏	候雁北	（十二月）雁北乡	（十二月）乳雉呴	鱼上冰			獭祭鱼	（二月）鹰化为鸠	（八月）候雁来	候雁来宾	（八月）玄鸟归	（八月）蛰虫俯户	蛰虫咸俯在穴	鞠有黄华	爵入大水为蛤	（九月）豺则祭兽戮禽		雉入大水为蜃	麋角解				
淮南子时则	蛰虫始振苏	候雁北	（十二月）雁北乡	（十二月）雉呴	鱼上负冰			獭祭鱼	（二月）鹰化为鸠	（八月）候雁来	候雁来宾	（八月）玄鸟归	（八月）蛰虫俯户	蛰虫咸伏	鞠有黄华	爵入大水为蛤	（九月）豺乃祭兽戮禽		雉入大水为蜃	麋角解				
礼记月令	蛰虫始振	鸿雁来	（十二月）雁北乡	（十二月）雉呴	鱼上冰			獭祭鱼	（二月）鹰化为鸠	（八月）候雁来	候雁来宾	（八月）玄鸟归	（八月）蛰虫俯户	蛰虫咸俯在内	鞠有黄华	爵入大水为蛤	（九月）豺乃祭兽戮禽		雉入大水为蜃	麋角解				
易纬通卦		（二月）候雁北		雉呴	（十二月）鱼			獭祭鱼		候雁南向		（八月）玄鸟归 （八月）燕子去	（十月）熊罴入穴			（十月）宾爵入水为蛤	（九月）豺祭兽		雉入大水为蜃	麋角解				
逸周书时训	蛰虫始振	鸿雁来	（十二月）雁北向	（十二月）雉始	鱼上冰			獭祭鱼	（二月）鹰化为鸠	（八月）候雁来	候雁来宾	（八月）玄鸟归	（八月）蛰虫俯户	蛰虫咸俯	鞠有黄华	爵入大水为蛤	（九月）豺乃祭兽		雉入大水为蜃	麋角解				

诸家考《夏小正》星象表

日躔 / 推测者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鞠星见，初昏参中。		[初昏，斗柄悬在下]①		参则伏。		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初昏，斗柄正在上。		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下下，则旦。		辰则伏。参中，则旦。		辰系于月。[辰，水是也。]		初昏，南门正。织女正北乡，则旦。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节	中
一行	营室之末				昴十一度半		井四度		与鬼一度半															
戴震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之津		星纪		玄枵		娵訾之口	
陈懋龄	奎		觜		参		井		柳		翼		亢		房心		尾		斗					
王聘珍	营室十六度	奎七度	娄	胃	昴	毕	井	井	井	柳	张	翼	翼	轸	角	氐七度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危	室
洪震煊	营室		娄		昴		参		东井		七星		翼		角		房		箕					
雷学淇	降之首三度 娄初壁	降娄之十六度				毕		鹑首之十六度	鹑火之初（柳）	七星			巽维（东南）	寿星之次	卯宫之末	大火之十六度	尾	箕			女枵			
宋书升	东壁三度四十本分				毕三度		井六度六分	井廿一度六分	柳九度九分	柳十六度九分（？）	张五度四十二分		轸十分 三八		亢七度五十分	氐十一度二十分	心度十 三四分			斗十六度十一分				
能田忠亮	壁四度余（4°.07）				毕三度（2°.96）		井六度半（6°.36）		鬼末度（3°.74）		张八度余		轸二度半余		氐四度		尾九度半余（9°.39）							

①经文系于二月，乃错简也。此当为二月星象。



古历法研究



在古代礼制及宗教文化中，夏至与冬至，是历法的分界线，其意义至关重大。《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贾疏：“冬至日阳气转升而祭鬼神，夏至日阴气转升而祭地祇物魅，魅：百物之神。致人鬼于祖庙，致物魅于墠（音扇）坛。”



端午节来源新论

按：近年韩国妄称端午祭祀本源于韩国古俗，而与中国过去所谓纪念屈原水殉之事无关。

韩国人近年多有文化不明本源之妄论，但其妄论实与百年以来中夏学术界之数典忘祖，致使文化根脉迷失有关。例如两韩人种族中，自上古以来本有华夏之血脉。汉武帝以后，两韩之地数度曾为中国之行省。而韩国祖神朱蒙，实即华夏先祖之一的朱明、祝融。“高丽”一词是“高句丽”转语，而从汉语语源看则与上古华夏东夷之东方神“句芒”有关（韩人会有异说，但余对此有详细考证）。早在《山海经》中即有“朝鲜”之名称。

华夏文明为祖源，而朝韩文化风俗则为别脉，其与中华历史种族文化之密切，更甚于与古华夏文明关系也颇密切之日本、安南。至今日本旧俗仍多存唐以前华夏古俗之遗迹，而韩国旧俗则多存宋明文化之遗风。所以，韩国多种风俗文化本非其民族之原创，而是华夏古文明风俗之抄袭复制也。

但是，端午古祭确实并非源于纪念屈原，而是源于商周以前上古新年农事之祭祀。

五月五日端午，上古以为夏至阳盛之日。殷商古历以夏至为尝麦、种黍之新年节日。至今西南彝族仍以夏至前后为所谓“星回”之节，即古代所谓“天中之节”，而又演变为祭祀火神之“火把节”。

故五五端午在上古时起源于火神及夏神的祭祀之节。楚人自命为火神祝融之后裔。故屈原于政治失意后乃择此日而悲愤沉江。后人为怀念屈原，遂以此日作为祭屈原之日也。但今人不明本末，反而以为只是由于纪念屈原而方有端午。

韩国继将首都汉城脱汉化而更名后，又试图将端午节本国化。而国人亦很少知道年节古俗的原始来历。为正本清源，兹略考如下：

一

端午，端，正也，始也。端午即正五，古文字“五”与“午”通用。故

端午即夏历五月的第一个五日。

闻一多云“端午为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但何以设定此为祭龙祭祖之日，则前人无说。其实“端午”之设，是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上古以“夏至”（坤日）与“冬至”（乾日），为一年之两大节日。

公历以 6 月 27 日为夏至之日。上古历法之夏至，则在五月初略相当于端午五月五。据史学家常玉芝等考证，上古以夏至为大节，乃是殷商王朝古历法的新年，尝新麦、植新黍之日也。

［按：近年商史学者研究甲骨文，发现夏历五月是殷历之岁首。常玉芝说：“气象卜辞证明殷历岁末岁首的交接是在夏季。殷历的岁首一月是种黍和收麦之月，即相当于夏历五月。殷人是以‘大火’星昏见南中的夏历五月为岁首，所以殷正建午。”

“殷历是以麦收后的始食麦、种黍及大火初昏南中之时作为岁首正月的。于农事，则称‘食麦’月；于天象，则称可标志岁首的大火为‘大辰’、‘天子大纪’。此月为夏至所在月，相当于夏历五月，借用月建称名，则可说是‘建午’。”］

古代历法经历多次演变。据《晋书·律历志》：“颛顼以孟夏正月为元。”孟夏，夏历五月也。（此则资料至关重要，它表明汉代以来所谓“古三正”的传统说法是不对的。上古颛顼历法曾经以夏至为正月。）

在古代礼制及宗教文化中，夏至与冬至，是历法的分界线，其意义至关重大。《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贾疏：“冬至日阳气转升而祭鬼神，夏至日阴气转升而祭地祇物魅，魅：百物之神。致人鬼于祖庙，致物魅于墠（音扇）坛。”

《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可见远古有夏至祭地祇的风俗。所谓地祇，就是地灵，包括田禝之神，亦即所谓“田祖”。

殷商历法，以夏至（端午）为正月新年。西周建国后改历，以立春为正月新年。其后，汉代行太初历、三统历，历法运算日益精密，夏至不再确定于五月初五，夏至与端午遂分别为两个节日。

直到晋代，五月五日仍称“地祇节”。《道藏·岁书》：“五月五日为地腊，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外滋万类，内延年寿，记录长生。此日可谢罪，求请移易官爵，祭祀先祖。”

据《风俗通》，古时夏至原曾有煮龟之俗，“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龙物也。“秋”字《说文》作“龝”，正象煮禾及煮龟。

龟古音近秋。根据先秦古历法，夏至一阴生，此日过后，天遂交入秋令矣。

二

据甲骨文，夏至之日，新麦成，种新黍，故以之为食新麦之节日。西周以后，则演变为端午尝黍并以新黍献神之俗。《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月也，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略引）

黍是中国古代五谷之主，古时包粽子用黍。[①]黍乃稷之粘者，有赤白黄黑数种。许慎《说文》：“黍可为酒，从禾入水为意也。”魏子才《六书精蕴》：“禾下从汆，象细粒散垂之形。”“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后乃成也。”所谓角黍，也就是献神尝新的粽子。

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称粽子为“角黍”：“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注：“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粘米煮熟，谓之角黍。”

角黍得名，源于牛角形。上古有以牛角装酒食祭祖之俗，取牛角之形似“且”（男阳具）也。据古人说法，角黍之所以要包以宽叶，盖取义于“荫”。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尔雅翼》：“黍之秀特舒散，故说者以其象火为南方之谷。”火属阳，而菰叶生于水中属阴，以之与黍相配，乃具成“阴阳之象。”

《齐民要术》：“俗，先以二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象。[②]

---

①黍，黄小米，粘性，上古华夏族之主食嘉禾。黍古代有火谷之称，《礼记·月令》：天子乃以雏尝黍，郑玄注：“黍，火谷。”

②”甲骨文中祖字从“且”。“且”，有说为男性生殖器，但也似粽子之象形，乃祭祖之角黍也。且、祖、粽，古音通。

三

古人发现，夏至后天气暴热，易生百邪致病，如中暑、痢疾等。故于端午节，自古又有避恶之俗。

《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荆楚岁时记》：“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文，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绳结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以彩绳系结祈福寿绵长，这也就是近年流行国际之间所谓“中国结”的起源。）

端午又有作药浴之俗，药用兰草。《夏小正》五月：“煮梅。蓄兰、颁马。”疏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辟除毒气。”蓄兰即洗兰，以兰汤作沐浴。浴兰汤、悬桃符，都是为避毒。因五月阳气至极，极阳伤人，于是要避毒。

以夏至/端午为岁首之俗，今日早已不见于中原。但礼失而求诸野。在少数民族中，则至今仍可见此俗遗风。民族学家卢央指出，彝族太阳历的新年称“星回节”，因为在夏天的星回节有点火把的习惯，所以也称为“火把节”。

陈久金说：“星回——就是北斗星开始回转了。这时，正是谷子成熟的时候。俗说话：星回之日过火把节。我国古代习惯于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彝族也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与《夏小正》以斗柄指向确定正月和六月完全一致。”

陈久金又说：“星回节，又称‘天中节’。‘天中’者，正五月也，因为上古历法一年只有十个月，五月为中。”其实，所谓“天中”，与“端午”（端，正也。午，中也）之意义，本来完全相同。[①]

---

①夏至建午之月，古代历法不同，换算互有舛误，而统用夏历（旧历），乃有系于五（夏历）、六（商历）、七月（周历）之不同。《礼记·杂记》：“孟献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正月日至，冬至也。七月日至，夏至也。殷周之间改历，春秋名目杂用不同历法，换算之间常有出入。郑注谓：“鲁之宗庙，犹以夏时之孟月尔。《明堂注》曰：季夏六月，以禘礼记周公于太庙。”孔颖达正义：“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

《尧典》已有迎二至的记录。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孙希旦《集解》：“迎长日之至，谓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阳生，而日始长，故迎而祭之。礼盛为大，而冬至之礼最盛，故谓之大报天。”

孔颖达疏：“皇侃云：天岁有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时迎气，三也。”通前为七也。九月大飨（大尝），八也，雩与郊禖为祈祭，不入祭。”

四

火把节至今仍是东南一带民俗大节。据游国恩说：

“滇中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夏至日）为火把节。”

明人李元阳《云南通志》云：“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照田苗，以火色占农。”李元阳是明嘉靖中人，当时已有火把节之记载，则其俗由来之久可知。明人杨慎《滇南月节词》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水云犯里无烦暑。”又云：“松炬荧荧农作午，星回令节传今古。”（摘录《升庵全集》卷三十九）

清人陆次云《峒志》记：“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清人许实撰云南《禄欢县志》：“六月二十四、五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会饮至于旬余不息，犹汉人之春宴相集也。儿童执火把，梢松枝，杂煤秖而撷之，见尊者叩首，举燎逼裾，松煤燎之，火满身，谓之‘送福’。”“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肉，饮酒，歌舞杂喧，以趁盛节。”“大家小户俱盛酒，合家欢乐，乐为过年。”

许印芳《五塘杂俎》卷二《星回节》谓：“节之日既夕，在所人户，同时燃木，入室遍照幽，口中喃喃作逐疫送穷语，而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猎各照所适，求利益大光明中。”

《禄欢县志》亦谓“于野树松燎，高丈余，燃之，以照田祈年，视其明暗，卜其丰歉。”“倒树当门卧，男妇撩衣跨火过，群相贺曰：星回矣！秽气解矣！”

由此可知，星回节、火把节即云南少数民族新年除旧之节，这种风俗与华夏族殷商古代之风俗相同。

上古曾有“十月历法”，每年设为十个月，“天中节”在十月历法之五月。但周秦以后改用夏历，年十二月，“天中节”则成为六月矣。

五

秦汉以后，古礼失传。以至对端午之起源，乃有种种异说发生。

一说端午起源于春秋时，为纪念晋人介子推。春秋五霸之一的重耳（晋文公）曾落难逃亡，介子推跟随。没有食物了，介子推割自己的股肉煮食予重耳。重耳复国后，赏赐随从，介子推独无所得，与母亲隐居绵山（今山西介休东南）。

重耳请他出山，他终不肯出。于是重耳烧山，介子推抱木而被烧死。于是重耳为纪念他，规定晋国以五月五日为寒食（不用火）之节。

[东汉蔡邕《琴操》："介子绥（即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啗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东汉邯郸淳《曹娥碑》则说，端午节是起源于吴人纪念伍子胥："五月五日，时迎伍君。"伍子胥尽忠于吴，反被吴王夫差杀害，抛尸于江，灵魂不死，化为钱塘江江涛之神。故吴越人民以其死之"五月五日"为纪念节日。

《会稽典录》则记浙人之俗，认为端午是为了纪念汉代之孝女曹娥："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浙人为纪念曹娥，乃称端午为"女儿节"。

但是流传影响最广的，自然还是端午节纪念屈原说。此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①]

又云："汉建武中，长沙人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其遗风也。"

《初学记》引用《续齐谐记》这一说法，说民间怕祭屈原之米食被蛟龙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为祭品，据说蛟龙怕粽子上的楝叶、绿丝。

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认为正好相反，粽子就是喂给蛟龙吃的："糉，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

---

①上述诸人，皆以五月五日死，亦非偶然也。

六

端午日龙舟竞渡之俗，传说起源于越王勾践于五月五日检阅水军。《事物纪原》引《楚传》：竞渡“起于越王勾践。”

《荆楚岁时记》则说其俗也是来自祭祀屈原：“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拯之，因以为俗。”《岁华纪丽》则综合之，认为赛龙舟之俗是来自于：“因勾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

实际上，上古传说舜帝南巡死于湘水。舜帝多名（有一种别号是“彭咸”）。舜也称“夋”“俊”，帝俊是《山海经》中的太阳神。舜是楚人之祖，号称“祝融”。楚俗以五月五日为“祝融（火神）生日”，所以为纪念舜帝祝融，而早有龙舟竞渡之俗。

综上所述，端午之节，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乃是殷商之“新年”日。端午食粽的风俗，来源于上古于新年日以麦、黍祭祀祖神。龙舟竞渡，则为纪念南游水死的舜帝祝融也。后来随历史之变迁，屈原、伍子胥、介子推、曹娥的事迹亦因都死于“五月五日”而有所增附，但皆非其本原也。此节于秦汉以后（也许更早？）流传到东亚、东南亚地区，遂成为国际节日矣。

（2005年5月记于上海）

上古五行十月历考论

[提要]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于中国上古的天文历法学。所谓“五行”即“五运”,即五气之运行,原是上古一种失传的历法。20世纪初叶顾颉刚等认为,“五行”学说是起源于战国末及汉代的神秘理论,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实乃不明本源之论。自汉代以后,五行学说的本来意义即淹晦失传。[①]现代哲学家多以为五行学说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为宇宙本原的物质本体论,完全误解了五行说的真正来源及意义。[②]

一

五行观念起源于上古天文历法之学。所谓五行，行，指五气之行运，而用以标记五季、五时、五节。行者，巡也，即旬。孙星衍《尚书·洪范》疏中引郑康成说：“行者顺天行气。”《管子·五行篇》云：“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五行在《黄帝内经》中称“五运”，原来的意义是天地阴阳五气的运行，用以说明一年之中五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吕氏春秋》把五行直称为“五气”，五行即一年中的五个节气，或五个时节。

《礼记》云：“播五行于四时，和四气而后（日）月生。”《尚书·皋陶谟》：“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孙星衍疏引《诗毛传》云：“辰者，时也。”上古夏商时代，“季节”不称“季节”，商代称“旬”，夏代称“时”。据《管子》中的记述，一年分为五旬，一旬即一个时季，七十二日。五旬各以五材为象征，即金水木火土。用土之季在春，用火之季在夏，用金之季在长夏，用水之季在秋，用木之季在冬。

---

①上世纪初“古史辨”派以为五行说起自我国邹衍“五运说”，并疑《洪范》所言“五行”为晚出之说。又谓阴阳五行说乃汉代随谶纬出而大行。其说皆出臆测，不足为训。

②我本人过去对五行论的真义也有误解。

《礼记·郊特牲》孔疏："以郊对五时之迎气。"引皇侃疏："天岁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时迎气，三也。"所言五时迎（五）气，也指五季、五行也。

《春秋繁露·五刑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二

上古之五行历法，两汉以后即失传。五行变成五种物质即金木水火土。但究其本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非指五物，而为五物之气。五气即金气、木气、土气、水气及火气之名，五气行运而成五风。五风运行导致五种季节的发生，此乃五行、五运之本义。

《管子·五行》曰：

"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

《史记·天官书》曰：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左传》昭公元年："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知道，上古有两种分季历法，一种是四时之历，即一年分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行至今。另一种是五行之历，即一年以金木水火土五气之行划为五季，这种分季法于两汉后失传。

《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五帝德》记黄帝发明五行，"治五气"，王聘珍注："五气，谓五行之气"。黄帝治五气，即据五气而制五行之历法也。

《春秋繁露·五行大义》释五行周天而产生五季节云：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

"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

班固《白虎通德论》"五行"说："行有五，时有四，何？四时为时，五行为节。"这些论述说明至两汉时，人们仍然知道五行即五节气。故《后

汉书·东平王苍传》中有“五时衣各一袭”，即依五时之变而冷暖更衣的习俗。

三

五行体系最早是从五方五土的划分开始。殷商人在甲骨文中，以自我为中心，自称中土商，并多次提到“四土”“四方”即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中商加上四方，是为五土、五方。

五土生五气，五气运行为五风。五风运环，形成气候上划分之五季节，这是华夏上古原始的气象理论。

甲骨卜辞中记五土、五方：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编》8，10，1）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北受年

北土受年”（《粹编》907）

五方、五土有五大神风：

“东方曰析，风曰夷。

南方曰夹，风曰凯。

西方曰韦，风曰彝。

北方曰勹，风曰殳。”（《京》520）[①]

五方之土有“五臣”：

“庚午贞，……于帝五丰臣，……”（《粹编》12）

（丰，借为方。即五方臣。臣者，长也。）

“王又岁于帝五臣正。”（《粹编》13）

这里的帝，应该便是中央之帝，即殷人祖宗在其左右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加上前面有名字的四帝，便是统领五方、代表五方的五帝。配以辅佐的“五丰臣”，就构成五帝十神的天神体系。

①参《乙编》2452，3094；《通》398。

在《山海经》里，五方各有五神，五方之神均为人兽合体的怪物：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东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东经》）

后来这些方神，或被附会于某些人物，如《吕氏春秋·孟秋》“其神蓐收”高诱注：“少皋氏裔子曰该，实有金德，死托祀为金神。”

诸帝神又“各以方色称号”（《太平御览》卷十九引），即：青帝、赤帝、白帝、黑帝。中央之帝，则是亦人亦神的黄帝。上古又有所谓黄帝胜四帝的神话和传说（见《孙子·行军》及《孙子佚篇·黄帝伐赤帝》），又演化为上帝以某日杀某色龙于某方，行事应有所规避的禁忌（见《墨子·贵义》）。

《左传》隐公六年有九宗五正之说。九宗者，九州之宗正也。五正者，五行之官也。《左传》昭二十九年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五行各有材官，称“五官”，五官有族，封受氏姓。死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进行尊奉。

五方、五风、五臣、五帝之外，还有五火之说，亦见于甲骨文字：

“丁丑卜，又于五火，隹。二月，卜。”（《邺中》三，下，40，10）

“……卜，又于五火，在齐。”（《粹编》72）

“又”即“侑”，是祭祀的名称，一种感恩之祭也。

四

1984年我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曾推测上古流传的羿射十日之神话，可能反映上古曾通行一种十月纪时而以十干命名的古老历法。[①]此说后来在陈

---

① “尧时，十日并出。”羿乃射之：

1. 十个太阳在同一天一起出。

2. 十个太阳交替（连着）出，没有夜晚。

十日，十只太阳。十个不同的太阳，分别有名号，即十干，将一年分为十个节气。

前者是神话，后者是历史，指历法混乱。

羿射日，神话，羿造反，历史。羿即有易、有狄、有虞之首领。

久金等所著之《彝族十月历》中得到证实。

陈久金指出："中国上古最古老的十月历的月名，当是依《洪范》五行所排列的顺序来命名的：从夏至新年开始，经水火木金土5个月，到冬至新年；再经水火木金土5个月，又回到夏至新年。一年10个月分别配以公母，便成一水公，二火母，三木公，四金母，五土公，六水母，七火公，八木母，九金公，十土母。如以冬至为一年之始，情况也相类似。"

这种历法，即五行十月历，或曰五气十月历法，来源甚为古老。我窃以为，此即上古所传说之"黄帝（或颛顼）历"也。据《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历法始创于黄帝。《史记》称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注引《汉书·律历志》："黄帝起五蔀"，孟康云："五蔀谓五行也。"

《史记·历书》曰：

"黄帝考定星历，以立五行。"

《管子·五行》曰：

"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

五行，以及所谓五行之气，实际就是以中原为本土，而感受到的来自中国大陆四边的四方季风。一般来说，东风来时，春季降临。西风来时，秋季降临。南风来时，夏季降临。北风来时，冬季降临。无风（中央风）之时，酷暑之季也。上古人认为，太阳与季风是形成五季变化的原因，由此形成以太阳（阳气）及五风（阴气）相辅相成的阴、阳五行历即黄帝历。[①]

五

今传世之《夏小正》，本来面目就是上古的十月历法，后来经过晚周人的改纂，但遗迹仍存见在经文中。[②]

---

①秦国所用之颛顼历，似即为十月历。出土秦简《编年记》云："昭王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所谓后九月，即以十月为终月，闰月置于九月后，称后九月。

②详说见陈久金《论夏小正》《十月太阳历》，《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上古这种五行十月历法，将一年分为五季，每季 72 天，其中每一行季又分为阴阳两部分。每部各分为 36 天，一年十蔀即 360 天。十蔀，即十个节气，或曰“季”，或曰“节”，或曰“月”。

《管子·五行》说：

“作立五行，以正六时，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也就是说：从冬至甲子至乙亥 72 日为木行，继之丙子至丁亥 72 日为火行，继之戊子至己亥 72 日为土行，继之庚子至辛亥 72 日，最后是壬子至癸亥 72 日而毕，恰为六个干支周期的结尾，共 360 日整。

《管子·四时篇》中，于春夏秋冬各占三月、各据一方、各应一行外，特于叙述季夏时，中间横插一段“中央曰土，土德关辅四时入出……”云云，从而形成五季。而《五行篇》中，以五季分配一年之三百六十日，各得“七十二日”。其法从冬至开始，第一个七十二日配木，第二个七十二日配火，如此类推，五个七十二日配完五行，正好一年完毕，以五行统配一年之三百六十日。

这种历法，是晚周人所传述的上古五行十月历法。东汉末流行的《太平经》中有一则“三合相通诀”：

“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

三正（天、地、人）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从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核（该）之。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核于亥。”

这一记述清楚地表明，以“亥”月为终的历法，原型也是五行十月的历法。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在季夏之月末尾，皆有“中央土”。《淮南子·时则》，火德主管孟夏、仲夏，五月、六月季夏则为土德，一年亦分纪为五时（春、夏、季夏、秋、冬）。这其实也都是上古五季、十月历法观念的反映。

五行配十二律表

五行	春	夏	夏至	秋	冬
五性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十日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英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十二律	太蔟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大品
五数	八	九	五	七	六

《吕氏春秋・十二纪》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季夏之末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英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亶	焦	香	腥	朽
五祀	户	灶	中霤	门	行
五祭	脾	肺	心	肝	肾
天子居	青阳	明堂大庙	太庙太室	总章	玄堂

《管子·幼官》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方位	东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火爨	羽兽	毛兽		介虫	鳞兽
五音	角	羽	宫	商	徵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气	燥	阳	和	湿	阴
饮井	青后	赤后	黄后	白后	黑后

《淮南子·时则》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夏至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位	东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爨火	萁	柘	柘	柘	松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亶	焦	香	腥	腐
五祀	户	灶	中霤	门	井
五祭	脾	肺	心	肝	肾
天子朝	青阳	明堂	中宫	总章	玄堂
兵	矛	戟	剑	戈	铩

六种古历之比照

公历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夏	10	11	12	正月	2	3	4	5	6	7	8	9
颛项古历	正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商一	11	12 冬	正月	2	3 春	4	5	6 夏	7	8	9	10 秋
周	12	正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楚	正月	2	3	4	5	6	7	8	9	10①	11	12
	冬夕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荧月	献马
	冬月	胐月	元月	荆尸	夏示之月②						燎月 腊月③	大狩月
	正月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燎月	献马	冬夕（月）
	援月	刑夷	夏尿	纺月					燎月	献马	冬夕	屈夕
商④二	6	7	8	9	10			1	2	3	4	5

［注］《礼·檀弓》孔疏引《元命苞》《稽耀嘉》："夏以十三月为正，以寅（时）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以夜半为朔。"

《春秋》公羊何休注："夏以斗建寅三月为正，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近年出土昭固楚简楚历建亥。

①楚历十月历法。至申为一年。燎月、献马过年（闰），正月为始元之月。

②昭固楚简。

③鄂君启节。

④商历，一说建丑。近人研究据甲骨文，则有新说为建午，以夏至为农事之岁首。

《月令》与《十二月纪》以春夏秋冬四季各配数字：

春 8　夏 7

秋 9　冬 6

其纪数之月数，乃错落使用颛项古历及周历也。周历以7月为夏，9月为秋。以1月为冬，正当颛项历之6月。3月为春，正当颛项历之8月也。故冬春以6、8（颛历）为纪，而夏秋以7、9（周历）为纪。

苗族古历（其原型为上古夏历）

月名	地支	节气	生肖
正月	寅	雨水 / 惊蛰	虎
二月	卯	春分 / 清明	兔
三月	辰	谷雨 / 立夏	龙
四月	巳	小满 / 芒种	蛇
五月	午	夏至 / 小暑	马
六月	未	大暑 / 立秋	羊
七月	申	处暑 / 白露	猴
八月	酉	秋分 / 寒露	鸡
九月	戌	霜降 / 立冬	狗
十月	亥	小雪 / 大雪	猪
动月	子	冬至 / 小寒	鼠
偏月	丑	大寒 / 立	春牛

周历与颛顼历对照表

周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颛顼历	6	7	8	9	10	(1)	(2)	(3)	(4)	(5)		闰	B
	冬		春				夏		秋				
	（B）		（B）				（A）		（A）				

河图历数与古历月份对照

河图数（甲）	殷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太阳历十月历		7	8	9	10	1	2	3	4	5	6	
河图数（乙）	周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颛顼古历（十月历）	6	7	8	9	10	1	2	3	4	5	（闰余）	
	新夏历	冬	冬	春	春	春	夏	夏	夏	秋	秋	秋	冬
		11	12	正月	2	3	4	5	6	7	8	9	10
	公元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洛书历		2	3	4	5	6	7	8	9	10			

新商历与夏历公历之比照

夏历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新商历	6	7	8	9	10	11	12 13	1	2	3	4	5
公历	11	12	10	2	3	4	5	6	7	8	9	10

古历月份对照

周历	正月（冬至）	二月	三月	4	5	6	7	8	9	10	11	12
颛顼	6	7	8	9	10			正	2	3	4	5
殷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夏历	11 月	12 月	1 月（立春）	2	3	4	5	6	7	8	9	10
古太阳历	7	8	9	10	11	12	1 月	2	3	4	5	6
商历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公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周历以冬至为正月。

周历以春分为正月。

商历以夏至为正月。

颛顼历立秋为正月。[1]传说在夏以前曾使用“颛顼”“太元”“太初”等古历，可能即以太阳、太阴（月亮）及大火为占候。

太阳历是最早之历法。以观测太阳并以太阳之运动作为测时之标志。测太阳之影寻求阳极（夏至）与阴极（冬至）。夏至为新年，夏至是一个重要标记。全球性的，如英国的巨石门、日本绳纹人之天文建筑。

后来演为观象，即观大火星（龙星）及虎星（参）为纪的龙虎历法。

---

①周历与西历相近，亦为阴阳合用之历。夏历与阴历相当。夏历五月五，约当周历之七月，乃夏至之日。常玉芝说殷历以是日为新年。年者，季也，收割之时也。是日收新麦、种黍大享。

关于十月历法[①]

我在 1983 年研究中国上古史时，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 史官起源于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已有明言），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特别是宗教哲学及艺术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也是我当时尝试以太阳崇拜为线索，重新研究和理解中国古文明的原因。而理解此点，也确实导致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全新认识。

2. 上古中国存在多种天文（神话性）宇宙理论和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据阴阳合历的夏历所提供的范式所能理解的。因之，我从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测其后面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十干与十日关系，大胆推测十月历法的可能存在。

多年来，在学术上我重视的是一句古训：“惟陈言之务去。”因此，在《诸神的起源》中我自说自话，翻掉了古今不少老先生苦心垒筑经营的炉灶，为此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但是我没想到，在 80 年代中国学术思想走向解放的进程中，其实是有许多同道者的，陈久金先生我认为就是最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天文学史的领域中大胆开拓、力破藩篱，而卓有建树的一位杰出学者。

我最初读陈氏之书，是其所著《天文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在 15 万字小篇幅中，对世界各主要天文学理论传统，作了简明扼要、确切周详的概述。此书我多年中一直置于手边，确是一部“开卷有益”之作。

但令我惊讶的是他后来在《彝族天文学史》中关于“十月历法”的论述，我确信其对于《夏小正》《管子・幼官》以及《诗・豳风・七月》的重新阐释是深刻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太平经》等古道书中找到了更直接的证据。

何新 1992.1.24

［何按：此文是何新 1990 年为《陈久金集》所作的“序文”。《陈久金集》，收入何新主编之《开放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

①本文是为《陈久金集》（1991 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所写的序文。

太一阴阳五行十月历起源

易学乃是中国上古的宇宙学说，这一宇宙学说，总括于太一、阴阳、五行、四季、八风之理论中。

（1）太一即太极，在天之北极，其星即北极星，上古以为天帝象征。

（2）太一为“太阴”，也称“太幽”，幽字形变作“玄”，即“太玄”，又即所谓“玄冥”（“幽冥”也），为玄夜。

太一演变，阴中生阳，老子所谓“一生二”也。

太一生阴阳，阴阳生两仪（日与月），两仪生“五行”。

《孔子家语》记孔子论五行谓：“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孔子指出天之五行，乃时季之神——“分时化育，以成万物者。”

五行，五气也。五气运行，是谓“五行”，《黄帝内经》称“五运”。五气运行产生五节——金、木、水、火、土。五节又生四季——春、夏、秋、冬。五行之载体则是五大行星。

《春秋繁露》中记述上古五行十月历法：

“日冬至（岁首）。

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木季节）。

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火季节）。

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惨淡而白（金季节）。

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水季节）。

七十二日复得木。（循环终始）”（《春秋繁露》治水五行）

又云：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

火者夏，成长。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

水者冬，藏至阴也。”（《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春秋繁露》对先秦天道阴阳五行四时学说有总括性的论述，曰：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何按：即“太一”）。分为阴阳（日、月），判为四时（春夏秋冬），列为五行（金木水火土）。行者，（运）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又云：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

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

又云：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与？

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阳之出，常悬于前而任岁事；阴之出，常悬于后而守空虚。阳之休也，功已成于上而伏于下；阴之伏也，不得近义而远其处也。

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必以此察之。”

又云：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跡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

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

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

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而不同理。立行而不相乱，浇滑而各持分，此之谓天之意。

而何以从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阴阳各从一方来，而移于后。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别而相去，阴適右，阳適左。適左者其道顺，適右者其道逆。逆气左上，顺气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见天之冬右阴而左阳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

冬月尽，而阴阳俱南还，阳南还出于寅，阴南还入于戌，此阴阳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阴日损而随阳，阳日益而鸿，故为暖热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日至。

别而相去，阳適右，阴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见天之夏右阳而左阴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尽，而阴阳俱北还。阳北还而入于申，阴北还而出于辰，此阴阳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

至于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鸿，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毕藏，天地之功终矣。"

"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

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

是故夏出长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阳也；夏入守虚地于下，冬出守虚位于上者，阴也。阳出实入实，阴出空入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阴阳终岁各一出。"（以上《阴阳义》）

又云：

"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

多少调和之適，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

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天所起一，动而再倍，常乘反卫再登之势，以就同类，与之相报，故其气相侠，而以变化相轮也。

春秋之中，阴阳之气俱相并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杀。由此见之，天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

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少阳就木，太阳就火，火木相称，各就其正。此非正其伦与？至于秋时，少阴同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其其处而適其事，以成岁功。此非权与？

阴之行，固常居虚而不得居实。至于冬而止空虚，太阳乃得北就其类，而与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以上《阴阳终始》）

五行说来源新探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息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此点前人迄未发现，详说见后)。与其认此为“五行说”的原始出处，不如说它是五行说已产生后，以“五行说”为模式，再作剪裁加工而成的次生类型。

(2) 现存古代典籍中关于五行说的理论，枝蔓横生，芜杂混乱。诸如“相生说”与“相胜说”，以及“五材说”“五气说”“五方说”“五常说”“五德说”“五星说”等等。异说纷纭，然多难征信。

本文试图重新考订和分析典籍中关于五行说的原始资料。在折中近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五行说的起源和演变问题，提出几点新的认识。

一

古人关于五行的各种说法虽歧异且混乱，但有一点则是诸家一致的。即皆本“五”数而立说。这种对于数字“五”的崇拜，可以看作诸家五行说的共有母题，而关于五行所附会的各种说法，却均是此一母题的变体。

对于某种神秘数字的特殊崇拜，是人类原始期文化与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数字崇拜的起源，很可能是由于观察到某一数字在某些重要事件中多次重复地出现，因而认为这个数本身具有某种“灵”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被看作吉数的“一”“五”“六”“八”“九”“三十六”“七十二”，以及常被看作凶数的“七”“三”“二十一”等，都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意义。

而著名的“河图洛书”（三三幻方），正是古人具有数字崇拜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

五行说既植根于数字五的崇拜，则其必起源于流行“五”数崇拜观念的民族和时代中。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五行说”就不能早于殷商。因为考古材料和历史分析均证明，殷商人所崇拜的数字是十而不是五。殷商人重视“十”这个数字，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例如他们对先公先王的祭祀以十干为序，以十日为一周期。他们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也是以十进位（说见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但是周人则不同。从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看周人均采用以五为基数的五进制形式（见《周礼·地官·小司徒》）。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在十进制数字算法发明以前，可能流行过一种五进制的数算方法。近人刘师培说：

“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既无古人，此为上古只知五数之证。”（《太炎文录·卷二》引）

程本《子华子》：“天地之大数莫过乎五。”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及《卜辞通纂》中亦有相似的见解。[①] 而古人所采用的算筹计数法，布筹成式，正是从伍进位归一的。其码法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𝍩	𝍪	𝍫	𝍬	𝍭	𝍮	𝍯	𝍰	𝍱

筹算与著笙数占具有密切关系，周易八卦传说为周人所发明。在易数中以“五”为天地之数（“天数五，地数五”《易传·系辞》）。认为“道其变遂通天下之文，极其数遂通天下之变。”筹算的发明古人虽归原于黄帝，但实际上很可能与易占一样发明于周人。而在西周典籍中，多以五概称多数。例如《尚书·益程》所言之“五采”“五道”“五声”“五言”“五服”“五长”，《禹贡》所言之“五采”，《多方》言之“五祀”，《吕刑》言之“五刑”，

① “十位数字中，于文字之结构上可判为二系。一至五为一系，五至十又为一系。”（郭著《卜辞通纂》）

《尧典》言之“五典”“五礼”“五周”，《周礼》中所言之“五官”“五众”。“五味”“五谷”“五药”“五气”“五声”“五色”，等等。又五字音通于无。五、无均有极意。《说文》：“无，丰也”“数之积也”。认为“无”(五)以上之数即为无限大。这种观念，似亦是上古以五为多观念所遗之残迹。

周人对于“五”数的这种崇拜，应是五行观念的来源之一。《荀子·非十二子》讥子思、孟柯日：“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倞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也。”此所谓“往旧之说”，旧解纷纭。而参之以上说，实当指此由来已久之五数崇拜观念也。章太炎曾发疑说：“五常之义旧矣，虽子思始创之亦何损，荀卿何讥焉？”殊不知，思孟据古代五数崇拜的神秘观念，构建五常学说；荀子是一位反对迷信者，对于思孟向原始宗教观念所作的这种妥协，自然不能不有所讥焉。

二

五行说起源于周人的第二个证据，是五行说与形成于东周的五帝神崇拜密切相关。五帝神崇拜来源于五方神崇拜，而五方神崇拜则是殷商人四方神崇拜的发展。

胡厚宣先生于四十年代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有东南西北四方和四方风名。如武丁时一大块牛脚骨，其上刻辞说：

东方曰析，凤曰劦

南方曰因，凤曰凯。

西方曰夷，凤曰彝。

北方曰伏，凤曰殳。

〔案，四方名和四方风名，并见于武丁时代另一块大龟腹甲。〕

此最可注意者，即不唯四方位各有专名，而且四方来风也有专名，并且得到祭祀。由此可见四方与四方风实际都是神(详说可参看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四方神名之意义》)。因此

这里一共是八位神。即：

1. 东神称“析”，东风神称“劦”。

2. 西神称“夷”，西风神称“彝”。

3. 南神称“因”，南风神称“凯”。

4. 北神称“伏”（即“勹”，从于省吾先生说），北风神称“股”。

研究殷商史者多注意到，在殷商的历法和出土卜辞中，除了春、秋二字外，迄未发现关于四季名称的完整记载。但是根据殷商人已知道的加闰（第十三月）调正节气，可断他们是知道四季之分的。那么为什么在甲骨文中存在的大量占问气象的卜辞中，没有四季之名呢？笔者以为，这个疑问，可以从殷商人的四方神名中得到解释。以四方与四时相配，为古人早有之观念。而四方观念与四时观念正具有极密切之关系。我国气候南方暑热，所以古人以为是夏神所居。北方酷寒，所以古人以为是冬神所居。东方滨海长温，所以古人以为是春神所居。而西方有流沙大漠，又秋风从西部来，所以古人以为是秋神所居。杨树达先生说：

“四方与四时相配，为古籍中恒见之说，甲文之四方，因其神人命名之故。知其与四时互相配合，殆无疑问。”

又，据《尚书·尧典》：

“乃命羲阳，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乃命羲仲，宅嵎夷，日场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草尾。

申命羲叔，宅南郊，日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土，日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铣。

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噢，鸟兽乱毛。”

由这一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四方与四季的关系。

案，《尧典》一篇，近人已论定出于周代，经过晚周、秦汉人的补订。但据一些中外天文学家计算，《尧典》中旧中星鸟，以殷仲春。“旧永星火，以正仲夏”。均应为商周之际的天象。在公元前二千年时，四季的分至点确在鸟、火、虚、晶四星附近。这种天象在秦汉以后就变化了。所以《尧典》的这种内容不可能出自后人的伪造，而只能取材于史官代代传授的观象经验。竺可祯先生以岁差定《尧典》四星年代约在前十一世纪，即商周之际。[1]参之

①见《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星之年代》，载《科学》第11卷第2期。

于甲骨文中四方神的祭祀和求年的占卜，二者之间的切合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因此许多中外科学史家都相信，殷商人既有二十四节气概念，故必有四时概念。

胡厚宣说：“殷代历法已经有了闰月，闰月所以调节四时。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殷人已有四时的观念，乃毫无问题。”（释殷代末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又言：

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风名，由上看来，与四时相配合，也好象有些线索。但是关于四时的字样，则还一直没有被认识出来。甲骨文春秋之义，用作年，并不是说的春天和秋天，夏冬二字，用为夏季、秋季之义者，迄今亦有待发现。

有四季之分期而不见四季之名称，应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认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应将自然季节与农业季节相区分。东周以后，此两种季已密切不分。但在殷商以前，则很可能二者是不相同的。

杨树达释商代四方名，认为皆与草木有关，即以草木之象区别四时的变化。（胡厚宣先生认为“其说可通”，见《复旦学报》1956 年第 1 期）他认为析者，即取象于草木甲忻茁长。故析即商代春季之名。夹即荚，草木荚实。此为夏季之象，亦即商代夏季之名。夷者杀也。秋气肃杀，故用夷为秋季之名。勹即伏（于省吾说，《甲骨文字释林》），谓万物藏伏。是冬季之象。并用作冬季之名。

故商人称四时之名，实与后世不同，而其根据，则来自对四季自然现象的观察。周人的四季名称则与商人不同。他们可能首先采用了春夏秋冬的称法。汉经学家训四季名称谓：春者屯也，动也。夏者大也，秋者熟也。冬者终也，四名皆与农事有关。

周人农业发达，而商人牧业发达。所以称四季为析、荚、夷、伏，皆取象于草木自然。而周人名四季为春夏秋冬，则根据于农业生产。

在西周，周人仍只祭四方神。《礼·曲礼》：“天子祭四方。”《公羊僖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之事。”何休注：“谓望祭四方之神”。另配上一个土神，或称社神。《诗经·小雅·甫田》:.“与我牺羊，以社以方。”郑笺：“秋祭社与四方。”何楷《世本古义》亦谓：“方社祭四方之神及后土”。

逮于晚周，四方神转化为东西南北四帝。四帝配星各主二十八宿中之七宿。此俗应与《尧典》中的四方四季分配“鸟、火、虚、昴”四星有关。但是，自周人把“五”的数字崇拜观念注入了这一系统后，遂将北斗七星别立一主，作为“中宫”，由此而演出新的五方神即五帝的观念。

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谓：

“五行之观念，亦为金文所无，金木水火土等文字虽见，然义均实质，绝无神秘之嗅味，因之五行生胜，命德转移及五方五祀之说，均无丝毫痕迹可以征考，《洪范》一文，其名构成意识之产物，与《禹贡》《周易》同，绝非自然发生之文字，亦绝非周初所宜有。”

又谓：

罗振玉《殷虚契考释・礼制篇》言商代祭有五方帝……余旧亦颇是认此说，然细考实依稀仿佛之说也。此所谓五方帝者，纯属皮傅而已。

这一说法是有坚实根据的。

《史记・封禅书》云：“五帝之祀始于秦”。说秦初只祭四帝，至春秋晚期才增入中央帝成为五帝，这一演变说明四方神转变亦为五帝系统的时期，至早亦应在晚周春秋之世。

三

五方与五帝观念，必待二十八宿与北极（中宫）观念确定以后。天与地的观念是相对应的。天有四方、四神，地也有四岳、四祇。所以商人并没有地之中土观念。他们当时甚至尚没有大地一体的概念。他们所言的“土”，都是很具体的。他们的“中”，也具体地指所处的居邑，而没有大地中心的观念。（对于地“中”何在的问题，直到战国时期还是一个在辩论着的问题。见《庄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殷商人多次迁徙，也就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地中心的概念。但在春秋时天上中宫的概念形成后，地上五岳的概念也相应出现了。这时才有了五方神和五帝的说法。因此，是五数崇拜、方位崇拜、四时崇拜与星象崇拜的结合，最终构成了五宫、五方、五帝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五行理论，从宗教神学方面准备了条件。

但是，五行学说的出现，还要有一条件，这就是哲学的条件。春秋时出现的五材说正提供了这一条件。

五行观念的质料构成因素，是春秋流行的五材学说。

五材学说的本质，来自对物态转化的经验观察，其根源，很可能与冶金术有关。《国语・郑语》记桓公与史墨问答：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

韦昭注谓："铸、冶、蒸、烹之属。"

在韦昭的这个注中，揭示了五材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五材转化观念，实与"铸冶蒸烹"有关。须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火作为能动力，化冶万物，使旧物质发生变化，同时使新物质在变化中生成。

在金属冶炼过程中，物质互相转化的运动表现得最为明显：

熔解　　凝固
木→火→土→水→金
燃烧　　融化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金属冶炼的实际，就会发现，这里有重要的联系。

木炭→火→矿石→铜液→金属
木→火→土→水→金

不难看出，这正是五行相生的顺序。

惟此种高度发达的抽象观念，不可能出现于商代。因为商代的冶铜业虽很发达，但冶炼之前有复杂的神秘仪式，冶炼成器后，还有"用

牲血祭新造铜器的习俗"，称为"奠血"。（《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5)

直到西周以后，金属冶炼过程渐渐失去神秘性。人们从对此过程的反复观察和反思中，方能形成物相转化的形上观念。这种物相转化观的再抽象，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物脱去具体内容，而变成广泛的五种物质形态的抽象分类符号，即：

金——金属物
木——有机动植物
火——无机物
水——液态物
土——固态物

张华《博物志》说：

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张华书中多存古义。此所说石，即土。石精即金。这一理论：

石→金→水→木→火

实际正是五行循环理论的真义。古人用这五种物质的转化和生成，说明宇宙的普遍运动和转化。而这种转化运动是生成运动。因此从来源上说，五行的相生说应先出一于相胜说。证验于史，也正是如此。《国语·鲁语》：

“及地之五行，所以生百物也。”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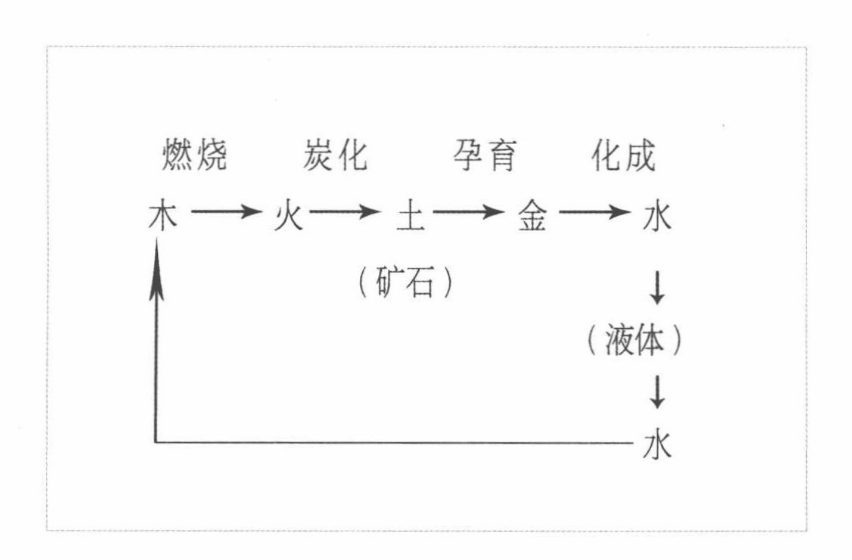
“天有五行：一日木，二日火、三日土、四日金、五曰火。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木，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

这一理论的根据，实际完全来自物质的转化运动的观察：

燃炼化

木→火→金→水

五行循环图：



在这里，土和水的物质，被抽象化为广义的物质符号、土不仅仅是燃烧余烬，而且是矿物的泛称。水不仅是金液，而且是液体与水的泛称。把中国的五行说与印度的四大说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印度之四大说，初起时本来很具体。《梨俱吠陀》“创造歌”“生主歌”：

“金胎，于太初出现矣！其生也为万有独一之主宰。彼已安立此天与地矣，谁是吾等当祭之神！”（案金，指日光）。

“大水支胎子，日生火，而遍行宇内矣！诸神之生命，实由此生，谁是吾等当祭之神！”

这是一种二元论的发生说：神界→光

生界→水

但到《推提利耶奥义书》中，就谓：“世界开展的第一步，由梵生空，由空生风，由风生火，由火生水，由水生地，于是物器之世界好告完成。”《圣德格耶奥义书》：“其初梵作火，与水、与地，又欲依之而发展各邑界，更分二为三要素。”

最后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遂转化为“四大种子”的观念：“颂曰：大种谓四界，即地、水、火、风……

记曰：地水火风，能持自相所生色，故名四界。”

这四大种子实际也是四类物质的抽象符号：

地 → 水 → 火 → 风

（固体）（液体）（激能状态）（气体）

以之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相比较，则四大种子说达到的抽象程度，似更高一些。

四

然而，在邹衍的五德说诞生以前，我们根本找不到五行的系统理论，相反，只能看到一系列极为混乱和矛盾的说法。几乎百家诸子的每一家，都各有对“五行”的独特解释和运用。恰如墨子所说的“五行毋常胜，说在宜”。（案这里对此话的解释与旧说不同。）

例如《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日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试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虽然举出五行，实际上却暗涵着六种元素。所以《洪范》的五行说，实际乃是春秋时颇为流行的六府说的一个变种。

洪范的五行理论：	物质根据
水曰润下，作咸	①水性向下，海水味咸
火曰炎上，作苦	②火气向上，炭焦味苦
木曰曲直，作酸	③树木曲直，果实味酸
金曰从革，作辛	④金属锋利，味道辛凉
土爰稼啬，作甘	⑤土（本身不甜，甜者，以其生谷粮也） ⑥谷（味甜）

《左·文七年传》：

水、火、木、金、土、谷，谓之六府。（注意此排列顺序，恰与《洪范》相同。）[①]

又《淮南子·泰族训》：

水、火、木、金、土、谷，异物而皆任。

又，宇宙之基元物质究竟为六或为五，当春秋时还未定论。

所以《国语·周语下》云：

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庄子·天道》：

巫咸招曰："来 ，吾语汝，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②]

《韩非子·饰邪》记天地诸神：

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此说中既言五行，又言六神）又，关于孰为五行之本原的说法，晚周亦不同。《管子·水地篇》提出水地乃万物本原的二元论：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系宝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产也。

①《大戴记》："四代曰水火金木土谷比谓六府废一不可，进一不可，民并用之。"

②文中所言六极，即《左昭七年传》：岁时日月星辰。所言九洛，疑即九畴洛书。

由此可见，直到春秋战国之际，虽已有关于五行的各种说法，但尚未以之作为统括宇宙人间的总体性形上观念。直到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后，早期这种建立于具体物相转化之上的五行说，方变为抽象的行运转化说，使金木水火土失去本来具有的物质意义，而变成象征五性实体的五种符号，这已是战国末期的一种新五行理论。

以上概述了五行说在古代意识形态上的三个来源。

（1）五数崇拜；

（2）方神崇拜；

（3）物质转化的哲学观念。

而将这些观念加以综合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神哲学体系，是通过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前半叶）东方的一位术士——邹衍实现的。顾颇刚评论这位人物时指出：

“他是齐国的一位有名学者，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宇宙问题的思想家，一手组织了历史和地理的两个大系统（案，指邹衍的五德相胜及大九州学说），奠定了后世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①（关于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笔者拟另文再讨论。）②

---

①《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

②本文原载《学习与探索》1985 年第 4 期，收入《何新集》等。

《礼记·月令》与阴阳五行历法

《礼记·月令》计4339字。该篇保留了上古的五行历法之遗说。郑玄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命国相布德和令"。

《月令》记述一年十二月每月天文、气候、物候之变化，认为天人会互相感应，王者应天顺时，发布适宜的政令，以治国安民。此月时之历记，即为王者之"月令"。

《月令》以阴阳五行说为指导，具体阐述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等，以及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方面应遵守的有关规定。并发布礼乐征伐和祭祀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政令。如果违背时令，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依据五行学说，春为"木季"，阳气渐盛，是万物生养的季节。天子应劝勉农桑，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抚恤幼孤，赈灾济贫，演习乐舞，修订祭典。夏为"火季"，是万物繁荣生长的时期。天子发布政令应以宽厚为主，不得大兴土木、行兵战争。秋为"金季"，是万物成熟凋落的季节。秋德肃杀，天子应惩治罪恶、征伐不义，杀戮有罪。此时，农事已毕，可以兴建城郭宫室。冬为"水季"，是万物收敛闭藏的季节。天子应举行盛大的宴饮庆功活动，向天神报恩并祈求来年五谷丰登。

《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内容及意义基本相同，惟文字略有出入。

关于《月令》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观点：

1. 谓《月令》是周公所作，或云作于周代。（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主张此说。）

2. 谓出于《吕氏春秋》。郑玄曰："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卢植、高诱、梁玉绳、万斯大、王引之、张文虎、任铭善、徐复观亦主张此说。这种观点，影响较大。）

3. 晋人束皙认为《月令》乃夏代所作。

4. 隋人牛弘认为《月令》乃是有虞、夏、殷、周之古历法。

5.明人方以智《通雅》认为，“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

6.近人则认为《月令》是周、秦战国间成书又经汉人改编者。（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吕纪》《月令》之五帝说，是汉人刘歆所造作。）

近世学者杨宽认为，《月令》一篇，虽早有原型，但主要是战国时期晋国人所作：

（1）所谓、“夏正”是晋人所创始，以晋本夏墟而名“夏正”，晋国于春秋时已用“夏正”。列国用“夏正”在战国末年。

《孟子》全用“周正”。《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

（2）《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中提到的官职，有太尉。太尉是晋制武官。[何按：“尉”古音通“虞”。]《月令》季冬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以待来岁之宜。”是用“夏正”之明证。

（3）赵人吕不韦宾客割裂《月令》十二月之文成《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是战国后期儒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所制定的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

杨宽的结论可总结为：《礼记·月令》上承《七月》《夏小正》，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作者是晋国人之后裔。《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及《吕氏春秋·音律篇》是吕不韦宾客根据古代之《明堂月令》所纂。

何按：杨说颇深刻。实际上，《月令》实起源上古之历法，与《夏小正》有一脉相承之关系。《夏小正》乃孔子于杞国所得，传之子夏。

子夏，卫人也，战国初在三晋之魏国西河讲学授经，建立了魏赵之“西河学派”，是战国后期新儒家与新法家的源头。《月令》应即子夏传于三晋之学。

《月令》的根本，一是阴阳五行，二是“天人感应。”

《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

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五行）、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月令》正是“叙四时之大顺”，“为天下纲纪者”，亦所以记“阴阳（五行）、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之“教令”，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故《月令》所记与阴阳五行家言相合。

《春秋繁露》所记述的五行历法“月令”

一、“五行顺逆”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

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

挺群禁，出轻击，去稽留，除桎梏，开门阖，通障塞。

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魚大为，鲸不见，群龙下。

如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宫室，好淫乐，饮酒沈湎，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民病，疥搔温体，足痛。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工匠之轮多伤败。

毒水群泛，漉陂如渔，咎及鳞虫，则魚不为，群龙深藏，鲸出见。

火者夏，成长，本朝也。

举贤良，进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赏有功，封有德，出货财，振困乏，使四方。

恩及于火，则火顺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黃鹄出见，凤凰翔。

如人君惑于馋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则民病备壅肿，目不明。

咎及于火，则大旱，必有火灾；咎及羽虫，则飞鸟不为，冬应不来，枭鸱群鸣，成熟百种，君之官。

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

恩及于土，则五谷成，而嘉禾同。恩及虫，则百姓亲附，城郭充实，贤圣皆迁，仙人降。

如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黃，舌烂痛。

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暴虐妄诛，咎及虫，虫不为，百姓叛去，贤圣放亡。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

建立旗鼓，杖把旄钺，以诛贼残，禁暴虐，安集，故动众同师，必应义理。

出则祠兵，入则振旅，以间习之。因于搜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饬兵甲，警百官，诛不法。恩及于金石，则凉风出；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麒麟至。如人君好战，侵陵诸侯，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则民病喉咳嗽，筋挛，鼻鼽塞。咎及于金，则铸化凝滞，冻坚不成；焚林而猎，咎及毛虫，则走兽不为，白虎妄搏，麒麟远去。

水者冬，藏至阴也。宗朝祭祀之始，敬四时之祭，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闭门闾，大搜索，继刑罚，执当罪，饬关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则丰醴泉出；恩及介虫，则鼋鼍大为，如人君简宗朝，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则民病流肿，痿，孔窥不通。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咎及介虫，则龟深藏，鼋鼍。

二、五行相生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东方者木，农之本。

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将顺其美，匡其恶。执规而生，至温润下，知地形肥硗美恶，立事生则，因地之宜，召公是也。

亲入南亩之中，观民垦草发淄，耕种五谷，积蓄有余，家给人足，仓库充实。司马实谷。司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见，其萌芽未生，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治乱之源，豫禁未然之前，至忠厚仁，辅翼其君，周公是也。

成王幼弱，周公相，诛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司营也。司营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卑身贱体，夙兴夜寐，称述往古，以厉主意。明见成败，微谏纳善，防灭其恶，绝源塞执绳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其君，

据义割恩，太公是也。

应天因时之化，威武强御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逾矩，执权而伐。

兵不苟克，取不苟得，义而后行，至廉而威，质直刚毅，子是也。伐有罪，讨不义，是以百姓附亲，边境安宁，寇贼不发，邑无狱讼，则亲安。执法者，司寇也。司寇附亲，边境安宁，寇贼不发，邑无狱讼，则亲安。

执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君臣有位，长幼有序，朝廷有爵，乡党以出，升降揖让，般伏拜竭，折旋中矩，立而折，拱则抱鼓，执衡而藏，至清廉平，赂遗不受，请谒不听，据法听讼，无有所阿，孔子是也。为鲁司寇，继狱屯屯，与众共之，不敢自专。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维时，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给司农。司农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诗经·七月》（译文）

何新按：

“七月”诗乃后世四季歌之原型。《周礼·春官》：“中春，尽击土鼓、歌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则歌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歌豳颂、击土鼓，以息鬼物。”郑玄云：“豳风七月也，歌之者，以龠为之声。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气歌其类也。”

李善注《后汉书》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记述西周时一年之历法、物侯、农事及村社农民生活，是《诗经》中一首极其珍贵的风俗诗、民情诗，宛如同时生活之一幅长卷也。

七月流火，夏至也。天文历法中之二分二至（春秋分、冬夏至），于不同之古历法皆曾作为岁时纪元之标记。其中一种上古历法则以夏至日为新年岁首。此诗历来为研究者重视。

大火又称心星，即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七宿的心宿二。它是一颗红超巨星，故古人称之为“大火”。古有观察大火之专官：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九年）

“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国语·晋语四》）

商人先祖为陶唐氏火正，“祀大火”并“主大火”；并以“火纪时”“实纪商人”，与古人又把它称为“大辰”一样，是说大火实为商人标记时间用的纪年之星。

《公羊传》昭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何休注：“大火谓心，伐谓参伐也，大火与伐，天所以未民时早晚，天下所取证，故谓之大辰。辰，时也。”

《国语·晋语四》谓辰、参是“天之大纪也。”韦注“所以大纪天时”。

“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东宫苍龙七宿横亘南中天时，大火心宿处中最为明亮，故为观象授时的标准点，而这一天象在殷商时期适为夏至。

《书·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竺可桢先生认为此"盖殷末周初之现象"，"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夏小正》说五月"初昏大火中"，与《尧典》所记相同，亦应为殷末周初的天象。张培瑜先生也指出："古代我国曾用大火、鸟星作为授时标准，大火、鸟星比较明亮，高度适中，它们的黄昏南中，在殷商时期是判定春分、夏至的标准星象。"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也认为，约公元前 2100 年前后有利一旦测大火南中以定夏至；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根据昏测大火南中以定夏至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殷商"，"根据昏测大火南中的夏至月来作为岁首正月。"

《公羊传》昭公十年疏引孙炎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谓之北辰。"

诗以《七月》名篇，盖一年之中从六月夏至开始。夏商前之古历以六月为岁首（常玉芝说），如今彝族火把节（星回节 / 夏至）仍为新年之始。

此诗中不见十一月，十二月之名，陈久金谓：此历法之一岁终于十月。

黄中松《诗疑辩证》："《七月》诗首言七月。""《七月》一篇，所陈一岁之事备矣，而以七月为首，何也？范逸斋曰：'是诗以农为本，前乎此则农业未毕，到七月凡耕稼耘耔皆已毕功，止俟其成耳，国君于是时而训农，则卒岁与来岁之事无不毕举，其意欲使之预备，无后时之悔也。"

《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笺》："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疏》："作《七月》诗者，陈先公之风化是王家之基业也。毛以为周公遭管蔡之流言之变，举兵而东伐之，忧此王业之将坏，故陈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风化之所由缘，致此王业之艰难之事，先公遭难，乃能勤行风化已今遭难，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陈先公之事，将以此序己志。"

诗中包括时令的记载，虫鱼草木的生长，以及生活上的变迁和风俗习惯，等等，可看作西周农业社会的一个剖面。

陈久金指出：

"《七月》应是记载豳地的物候诗。"在《七月》的八首诗中，共有三十处提到月名，合计有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另外还有提到季节的地方。曾几次提到了卒岁和改岁月，但都没有一处出现十一月、十二月的名称，这就象征着一年只有 10 个月。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薰鼠，塞向堇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由此可见，十月过完就是改岁的时节，并非过完十一月、十二月才过年。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十月之后，再经一之日、二之日等就卒岁了。

《七月》中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记载。《毛诗》说：“一之日，十之余也。”

原文作“日”。日，古字通为“时”。十天为一时。《左传》昭5年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又古历以十日为一旬，一旬即一时也。四时即四十天。九月授寒衣者，冬至也，冬至后四十天迎春。清代民谚“数九歌”亦有类似之说：“谓冬至之后，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五九四十五天，即四之时/什也。十月历岁终于冬至，冬至后之四十天似为寄闰之日，故以十为计。

“《七月》与《夏小正》的农事节令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使用每年十个月的太阳历。”

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春日”；“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为顺序。此乃夏以前上古称月之法也。以此序一之时、二之时、三之时、四之时计四十天（含闰）乃正月，二月（春日）、三月（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此月法实为十月之历。

又：上古有冬日凿冰取冰纳冰之俗。《左传》昭4年记：

“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睹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互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与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扁，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阳，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礼运》：“播五行于四时。”谷梁春秋范宁集解：“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汉志》引刘歆云：‘时（日）以记启闭，月以记分至。’”

《七 月》（原文）

按：此诗历法乃中国夏、商时代所行之十月历法。故诗篇中无十一月、十二月。

七月流火，[①]
九月授衣。[②]
一之日觱发，[③]
二之日栗烈。[④]
无衣无褐，[⑤]
何以卒岁？[⑥]
三之日于耜，[⑦]
四之日举趾。[⑧]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⑨]
田畯至喜。[⑩]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⑪]
有鸣仓庚。[⑫]
女执懿筐，[⑬]
遵彼微行，[⑭]
爰求柔桑。[⑮]

春日迟迟，[⑯]
采蘩祁祁。[⑰]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⑱]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19]

蚕月条桑，[20]
取彼斧斨，[21]
以伐远扬，[22]
猗彼女桑。[23]

七月鸣鵙，[24]
八月载绩。[25]
载玄载黄，[26]
我朱孔阳，[27]
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28]
五月鸣蜩。[29]
八月其获，[30]
十月陨萚。[31]

一之日于貉，[32]
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33]
载缵武功。[34]
言私其豵，[35]
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36]
六月莎鸡振羽。[37]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38]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室熏鼠，[39]
塞向墐户。[40]
嗟我妇子，
曰为改岁，[41]
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42]
七月亨葵及菽。[43]
八月剥枣，[44]
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45]
以介眉寿。[46]

七月食瓜，
八月断壶。[47]
九月叔苴，[48]
采荼薪樗，[49]
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50]
十月纳禾稼。[51]

黍稷重穋，[52]
禾麻菽麦。[53]
嗟我农夫，[54]
我稼既同，
上入执宫功，[55]
昼尔于茅，[56]
宵尔索绹。
亟其乘屋，[57]
其始播百谷。[58]

二之日凿冰冲冲，[59]
三之日纳于凌阴。[60]
四之日其蚤，[61]
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62]
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63]
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64]
称彼兕觥，[65]
万寿无疆。

［注释］

①《传》："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东方心星，亦曰大火。流火，火下也。火向西下，暑退将寒之候也。陈奂云："《四月篇》'六月徂暑'，《传》云：'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盖火在唐虞夏以五月昏中，六月西流，周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其候逐岁渐差。《诗》虽作于周初，然公刘在夏末，或已七月西流。《春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左传》记孔子说：'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火伏在今十月，犹西流，言未尽没，知是九月，历官失一闰。'案，火伏在九月，春秋之季火伏在十月，九月犹西流，其候又差矣，此即后世岁差之法。"

大火，心宿二，天蝎座四星。吴闿生："火，火星。流，下也。"何按：流，落也。周历七月，大史将伏，夏至也。殷商古历以为新年星图、天中之节。

陈奂：“流火，火下也。火向西而下，暑退将寒之候也。”

②毛传：“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周代村社，农终身农，工终身工。社内交换不发达，故寒衣由村社发授也。

《周礼·典妇功》：“群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齐。”《典丝》：“颁丝于外内功，皆以物授之”。《典台》：“以待时颁功而授齐。”

③何按：日古音时，十也。上古以十日为一旬，一之时/十，即第一个十天，十月后的第一旬。韩诗“觱发”作“毕发”。《说文》作“毕泼”，训“风寒也”。韩说：“一之日，夏之十一月。”王先谦说：“周正月也。”毛传：“一之日，十之余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发，风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气也。”《孔疏》：“一之日者，数从一起而终于十，更有余月，还以一二纪之。”俞樾云：“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纪数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纪数也。公刘徙豳，当有夏中叶，则其俗必循用夏正。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为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变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纪数，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则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谓之一月、二月，故从周正数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为替月，替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数之则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

皮嘉祐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者，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逸周书周月篇》云：‘亦越我周，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是为此篇之确证。”

吴闿生：“一之日，十一月也。十月之余，称一之日，变文耳。”

余冠英：“觱发，大风触物声。”

④陈奂：“二之日，十有二月之日。”

毛传：“栗烈，寒气也。”栗烈，即凛烈。

⑤郑玄：“《说文》；‘褐，……一曰粗布。’”《孟子胜文公篇》赵注：“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也。或曰，褐，台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田畯，田大夫也。

何按：田畯即田君、田尹。“古之先民教田者。”

⑥郑玄：“卒，终也。……将何以终岁乎？”

⑦毛传：“三之日，夏正月也。于耜，始修来耜也。”

⑧陈奂：“四之日，四月之日也。周四月，夏二月也。”
朱熹：“举趾，举足而耕也。”
王应麟：“至于四月，始可举足而耕。”

⑨朱熹：“馌，饷田也。”

⑩毛传：“田畯，田大夫。”何按：田畯，即田君，乡大夫。为井田族社之长老、族长，村社集体农业劳动之组织者、领导。

⑪郑玄：“载之言则也。阳，温也。”何按：载，才也。才，初也。阳，阳气。

⑫朱熹：“仓庚，黄鹂也。”《说文》：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离黄即黄鹂。《夏小正》：二月，有鸣仓庚。《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

⑬毛传：“懿筐，深筐也。”

⑭陈奂：“微行，小道。”

⑮陈玄：“柔桑，稚桑也。”爰求，援求，求，采也。

⑯朱熹：“迟迟，日长而暄也。”
《传》：“迟迟，舒缓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众多也。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⑰毛传："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众多也。"笺："白蒿煮汁浸蚕子，利其育。"何按：祁祁，读为挤挤、清清。

⑱殆，何按：即待，将。及，与也。《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欲嫁焉。"余冠英："是说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其说甚谬！

《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西周之世，伯为诸侯通称，如《尚书》屡称邦伯者是。诸侯称公，实盛于春秋之世。古者君为诸侯之通称，王则称大君。中斛云"王大省公族"。毛公鼎云"命女公族"。"以乃族干吾王身。"君即尹，执事也，王即公。

但上举铜器皆西周物，其所称公族皆王室之官，王室之官而称公族。

⑲朱熹："萑苇，即蒹葭也。""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萑，割也。条，析也。

⑳《笺》："条桑，枝落采其叶也。女桑，少枝长条，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条桑《玉篇》引作挑桑。

朱熹："蚕月，始蚕之月。"三月（夏历）。

条桑，韩诗作桃桑。

㉑笺："斨，方孔的斧。"

㉒毛传："远，枝远也。扬，条所也。"

㉓严粲："《补传》曰：'猗，倚也。'……今曰：倚，犹依也。就树采之也。《释木》云：'女桑，夷桑。'郭璞云：'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何按：女古音汝，与柔、弱通。柔桑、新桑也。《玉篇》引猗作椅。《说文》椅，偏引也。

㉔毛传："鵙，伯劳也。"一作鴂。《左》昭十七年：伯赵氏，司至者也。杜注："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夏小正》：五月"鴂始鸣"。

《月令》小暑至，“鵙始鸣”。

㉕载，何按：读作札织也。绩，麻。陈奂：“麻曰绩，……麻所成曰布。”麻雌雄分株。雄曰台，亦称牡麻。程瑶田说：“夏刈之，则八月可绩也。”绩，续也，搓麻成线曰“绩”。

㉖朱熹：“玄，黑而有赤之色。”

㉗朱熹：“朱，赤色。阳，明也。”我朱，鹅朱，孔阳。

㉘郭璞《尔雅注》“葽绕，远志也”。远志别称“小草”，入药。“小草旧名呼远志，故人今已赋当归。”《夏小正》四月秀葽，幽葽常通。葽即苦菜。《逸周书·时训》：小满之日苦菜秀。《月令》贸夏“苦菜秀”。苦菜或曰荼。（从杨之水说）鲁诗说：“此味苦，苦葽也”。一说为蝉。

㉙蜩，蟪蛄，蝼蛄。

㉚毛传：“获，禾可获也。”

㉛毛传：“陨，坠。萚，落也。”
陈奂：“陨萚，谓草木坠落也。”

㉜郑玄：“于貉，往搏貉以自为裘也。”何按：于，当为干之讹。
吴闿生：“貉，狐属。”

㉝陈奂：“《车攻》《传》云：‘同，齐也。’”马瑞辰：“同之言合齐也。谓冬田大合众也。”何按：古者寓兵于农，冬猎会众，习武练兵。

㉞朱熹：“缵，习而继之也。”
陈奂：“武功，田猎之事也。”

㉟孔颖达："一岁曰豵，三岁曰豜。大兽公之，小兽私之。"

㊱陈奂："诗之斯螽，……蝗类也。长而青，长角，长股，股鸣者也。……以两股相切作声。"

㊲余冠英："莎鸡，虫名。今名纺织娘。"

㊳朱熹："宇，檐下也。"

㊴毛传："穹。穷。窒，塞也。"
陈奂："穹窒熏者，言穷尽鼠穴而塞之灼之也。"

㊵毛传："向，北出牖也。墐，涂也。"向，北面。《说文》："北出牖也。"

㊶陈奂："曰，语辞。……改岁，更一岁也。"
黄焯《诗疏平议》："改岁，犹今俗云过年耳。"

㊷毛传："郁，棣属。薁，樱薁也。"
孔颖达："郁，棣属者，是唐棣之属也。……其树高五六尺，其实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马瑞辰："樱薁，盖草之蔓生者。……《齐民要求》引陆玑诗义疏云：'樱薁实大如龙眼，黑色，今车鞅藤实是。'"

㊸朱熹："葵，菜名。菽，豆也。"

㊹毛传："剥，击也。"

㊺毛传："春酒，冻醪也。"
陈奂："疑即今之白酒酿，酒之有汁滓者。"

㊻郑玄："介，助也。"何按：郑说不确。介，加也。

朱熹：“介眉寿者，颂祷之辞也。”

㊼毛传：“壶，瓠也。”瓠，今称“葫芦”。

㊽毛传：“叔，取也。苴，麻子也。”

㊾朱熹：“荼，苦菜也。樗，恶木也。”
陈奂：“樗，今俗之臭椿。”

㊿毛传：“春夏为圃，秋冬为场。”
陈奂：“春夏之圃，至秋冬作场以治谷，是谓之筑场圃。”

51郑玄：“纳，内也。治于场而内囷仓也。”
朱熹：“禾者，谷连藁秸总名。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

52朱熹：“先种后熟曰重，后种先熟曰穋。”

53陈奂：“禾者，今之小米。……禾麻菽麦，判然四物。”

54嗟，叫，呼唤。郑玄：“既同，言已聚也。”

55上入，何按：上庐。入，庐也。房顶。执，治，功，工。宫，宫室。朱熹：“可以上入都邑，而执治宫室之事矣。”

56郑玄：“尔，女也。女当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绞索，以待时用。”
朱熹：“索，绞也。绹，索也。”

57郑玄：“亟，急。乘，治也。”

58朱熹：“盖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

㊾陈奂："《韩诗》云：冲冲，声也。"

㊿毛传："凌阴，冰室也。"

61林义光《诗经通解》："蚤读叉，取也。其蚤，谓取冰也。"何按：旧说皆不确。蚤，读为朝，朝会。

62王国维《观堂集林》："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

63朋，何按：备也。
陈奂："《说文》：'飨，乡人饮酒也。'"

64朱熹："跻，升也。"公堂，公，宗也，宗社。

65朱熹："称，举也。"
陈奂："《卷耳》《传》：'兕觥角爵也'。"

《七 月》（译文）

译者：何 新

七月大火星西落
九月里发授寒衣

第一个十日寒风凄凄
第二个十日寒气凛冽
如果无衣无被
怎样度过岁末！

第三个十日里整农具
第四个十日举足踩耒耜[①]
老婆儿子一起干
吃饭在田中
田君看了很喜欢

七月大火星西落
九月发授寒衣
立春阳气再生
黄鹂放声歌唱
姑娘抱着深筐
走入曲折小径
采摘柔嫩桑叶

①原文作“日”。日，古字通为“时”，时通什，十天为一什（时）。又古历以十日为一旬，一旬即一时也。四时即四十天。九月授寒衣者，冬至也，冬至后四十天迎春。清代民谚“数九歌”亦有类似之说：“谓冬至之后，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五九四十五天，即四之时/什也。十月历岁终于冬至，冬至后之四十天似为寄闰之日，故以十为计。

春日愈来愈长
野菜白蒿茂密
姑娘之心却伤悲
因为要随公子去
七月大火星西落
八月就要割芦苇
蚕月修剪桑树
挥动大斧小斨
采下柔嫩桑叶
砍掉弯曲长枝

七月伯劳鸟叫
八月开始织麻
先染青色和黄色
再染鹅朱和大红
为公子们做礼服

四月采苦菜
五月听蝉叫
八月里收割
十月里叶落

第一个十日打貉子
捕捉狐狸
给公子做皮衣

第二个十日开大会
演练武功
捉住大猪分众人
捉住大熊献王爷

五月斯螽（蚂蚱）满地蹦
六月纺织娘鼓翅鸣——
七月鸣叫在田野
八月鸣叫屋檐下
九月鸣叫在窗底
十月蟋蟀进屋藏床根

塞堵门洞熏老鼠
封上北窗掩门户
召唤老婆和孩子
准备又要度新年
搬进这座新房屋

六月采集李子和野果
七月烹煮葵菜和菽豆
八月里打枣
十月里收稻
酿造成春酒
给老人们祝寿
七月里吃北瓜
八月里摘葫芦
九月里拾麻子

采集荼菜
割椿作柴
为农夫们储备冬食
九月里整圃作晒场
十月庄稼收入仓
黄米、小米次地熟
还有秫子、麻子、豆和麦

召唤我们农夫
快把庄稼收完
爬上屋顶收拾房子
白天采集茅草
夜晚搓成绳子
赶紧建好房屋
再准备来年的种子

第二个十日
冲冲凿冰
第三个十日
冰藏入地窖
第四个十日早朝
献祭羔羊和新韭

九月里降霜
十月里打场

备酒设宴
宰杀嫩羊
登上祖社的大堂
擎起犀角的大杯
共祝福寿久远悠长！



古月令



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
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
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
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



《逸周书·周月》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

微阳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

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

阳气亏，草木萌荡。

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

月周天进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

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

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时应。

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

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

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

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

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

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从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

是谓《周月》，以纪于政。

［按：周正岁首，纪于十月。夏正分四时，每时分三月，岁有二十四气。

夏数得天，商汤改之，周再改之。

夏、商、周三历并存，故称“三统”。至于教授民时以兴农事，则用夏历。］

《逸周书·时训》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气奸阳；鱼不上冰，甲胄私藏。

惊蛰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

雨水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桃始不华，是谓阳否；仓庚不鸣，臣不从主；鹰不化鸠，寇戎数起。

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玄鸟不至，妇人不娠；雷不发声，诸侯失民；不始电，君无威震。

谷雨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桐不华，岁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国多贪残；虹不见，妇人苞乱。

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鸣鸠拂其羽。又五日，戴胜降于桑。萍不生，阴气愤盈；鸣鸠不拂其羽，国不治兵；戴胜不降于桑，政教不中。

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蝼蝈不鸣，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夺后命；王瓜不生，困于百姓。

小满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贤人潜伏；靡草不死，国纵盗贼；小暑不至，是谓阴慝。

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鸣，又五日，反舌无声。螳螂不生，是谓阴息；鵙不始鸣，令奸雍偪；反舌有声，佞人在侧。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鸣。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鸣，贵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厉疾。

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鹰乃学习。温风不生，国无宽教；蟋蟀不居辟，即恒急之暴；鹰不学习，不备戎盗。

大暑之日，腐草为蠲。又五日，上润溽暑。又五日，大雨时行。腐草不为蠲，谷实鲜落；土润不溽暑，物不应罚；大雨不时行，国无恩泽。

立秋之日，凉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蝉鸣。凉风不至，国无严政；白露不降，民多咳病；寒蝉不明，人皆力争。

处暑之日，鹰乃祭鸟。又五日，天地始肃。又五日，禾乃登。鹰不祭鸟，师旅无功；天地不肃，君主乃□；农不登谷，暖气为凶。

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鸿雁不来，远人背畔；玄鸟不归，室家离散；群鸟不养羞，下臣骄慢。

秋分之日，雷始收声。又五日，蛰虫培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声。诸侯淫汏。蛰虫不培户，民靡有赖；水不始涸，甲虫为害。

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又五日，爵入大水为蛤。又五日，菊有黄华。鸿雁不来，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时之极；菊无黄华，土不稼穑。

霜降之日，豺乃祭兽。又五日，草木黄落。又五日，蛰虫咸俯。豺不祭兽，爪牙不良；草木不黄落，是谓愆阳；蛰虫不咸俯，民多流亡。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冻。又五日，雉入大水为蜃。水不冰，是谓阴负；地不始冻，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国多淫妇。

小雪之日，虹藏不见。又五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又五日，闭塞而成冬。虹不藏，妇不专一；天气不上腾，地气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闭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大雪之日，鹖旦不鸣。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鹖旦犹鸣，国有讹言。虎不始交，将帅不和。荔挺不生，卿士专权。

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动。蚯蚓不结，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动，阴不承阳。

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句。雁不北向，民不怀主；鹊不始巢，国不宁；雉不始句，国大水。

大寒之日，鸡始乳。又五日，鸷鸟厉疾。又五日，水泽腹坚。鸡不始乳，淫女乱男；鸷鸟不厉，国不除奸；水泽不腹坚，言乃不从。

［按：原《逸周书》题有“月令”篇，今佚。］

《礼记·月令》

《礼记》四十九篇，作者并非一人，写作年代不一。大约在西汉元帝时期至汉武帝初期，由今文派学者戴圣编纂而成。

《礼记》在汉代儒学中，属今文学术一派（杨宽认为是战国时之晋学），其学术来源可追溯于子夏。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是一部孔子对其弟子、后学论述先秦礼制的学术文集。梁启超和吴承仕认为《礼记》是一部丛书。梁启超说："《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吴承仕说："以近世书部相况，则《记》百三十一篇者，尤稍古之丛书，其中篇目容与他单行书、他丛书有复重者。二戴之《记》则犹晚出之丛书，其所采汇即本之稍古之丛书，并删取各家单行之书，以自成一部，而二家所录自不嫌互有异同也。"

今传《礼记》四十九篇，记述了以周代为主秦汉以前的历法、典章、名物、制度和儒家学派的价值观念。

一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

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

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

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

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译文]

孟春正月，太阳运行到了室宿的位置，黄昏时参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尾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这个月的日神名甲乙，主宰这个月的天帝之神是太皞，佐神是句芒。

这个月活跃的动物是鳞类，声音是“角”音，律管是“太簇”，数以八为成数。宜食酸，宜膻腥，要祭祀户神，祭品用牲畜的脾胃。

东风化解冰冻，冬眠的虫类开始活动，鱼儿上浮到水面的冰下，水獭入水捕鱼，大雁从南方飞来。

天子宜居住在明堂的青阳堂的左室，乘有鸾铃的车，驾青龙马，插青色的旗，穿青色的衣服，佩带青色的玉。麦和羊肉，所用器物宜宽大。

这个月，立春。立春的前三天，太史进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春，天降盛德于木类。”于是天子斋戒。到立春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和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典礼。

回来后，朝廷上赏赐公、卿、诸侯和大夫们。

命令太史奉守典章法度，负责观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对于它们运行所经过的位置观测不得有差错，对它们运行度次的记载不得有失误，要把传统的方法作为观测的常法。

这个月，天子要在第一个辛（新）日祭祀上帝以祈求粮食丰收。

选择一个吉日，天子亲自用车载着耒耜，把它放在穿甲衣的参乘和御者

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和大夫们，亲自耕种供祭祀上帝用的藉田。天子把耒耜推动三下，接着三公推五下，卿和诸侯推九下。

归后，天子在大寝举行酒宴，三公、九卿、诸侯和大夫们都参加，名叫“劳酒”。这个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气混合为一，草和树木开始萌芽。

天子下令部署农事。命田峻住到东郊去，〔督促农民们〕修整地界，审察并修正田间小道和沟渠，认真察看丘陵、坡地和山泽、高原和低湿地，斟酌不同的土地适宜种什么样的庄稼，以决定各种粮食作物的种植，这样来教导农民，这些工作（田峻）必须亲自去做。

农田和渠道修整好，还得划定田地界限，使农民不争竞。

这个月，天子命乐正到大学教习舞蹈，修订祭礼。

命令祭祀山林河湖，祭祀用的牲畜不能用雌性。这个月禁止砍伐木材，不可倾覆鸟巢，不可杀害幼虫，以及未出生或刚出生的动物和幼鸟，不可捕杀幼兽，不可掏取鸟卵。不聚集大众，不建筑城郭。掩埋枯骨腐尸。

这个月，不可举兵征伐，举兵征伐天一定会降灾殃。不可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不可从我开始。不可违背天道，不可断绝地理，不可扰乱人伦纲纪。

如果在春正月实行夏季的政令，雨水就不会适时降临，草和树木就会早凋落，国家不时会有恐惧的事情发生。实行秋季的政令，人民中就会有疫病大流行，狂风暴雨就会一起到来，黎莠蓬蒿等各种杂草就会一起疯长。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有水涝败坏农田，并将有雪霜造成大伤害，致使早春作物不能播种。

二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

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

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摠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译文]

仲春二月，太阳运行到了奎宿的位置，黄昏时候弧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建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这个月的日神是甲乙，天帝是太皞，佐神是句芒。

这个月活跃的动物是鳞类，声音是"角"音，律管是夹钟，数以八为成数，宜食酸，宜膻腥。要祭祀户神，祭品用牲畜的脾胃。

这个月开始进入雨水节气，桃树开始开花，黄鹏开始鸣唱，老鹰孵化小鸠。

天子宜居住在明堂的青阳堂的正堂，乘有莺铃的车，驾青龙马，插青色的旗，穿青色的衣服，佩带青色的玉。食用麦和羊肉，使用宽大的器物。

这个月，要使植物的幼芽安稳地生长，要注意养育幼婴和少儿，要抚恤那些孤苦无靠的人。选择好日子，命令民众祭祀社神。命令官吏减少拘禁的人，解除他们的镣铐，不可肆意鞭笞犯人，并不受理争讼。

这个月，燕子飞来。燕子飞到的那一天，用大牛祭祀高禖，天子亲自前往，后妃率领众妾陪同天子去祭祀。向天子临幸过的女人致礼敬，给她带上弓套，授给她弓矢，祈福于高禖。

这个月，进入春分。有雷声发作，开始出现闪电，冬眠的虫类都开始活动，破洞穴而出。在打雷的前三天，要摇动木铎告诫广大民众说："雷声将发作，如果有不慎修容貌举止的，生下的小孩将会有残疾！一定会造成灾害。"

进入春分，要统一长度单位、容量单位、钧、称和石，使斗、解都合乎标准，使称锤和刮斗解的平尺都准确无误。

这个月，耕作的人稍作休息，要修理门户，候理寝庙。不要兴作大工程，以免妨害农事。

这个月，不要放干河湖的水，不要放尽沼泽池塘的水，不要焚烧山林。天子献上羔羊，庆祝冰河融化，（渔品）先献给寝庙。

这个月上旬的丁日，命令乐正教习舞蹈，饰彩，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去观看。到中旬的丁日，又命乐正到太学教习乐舞。

这个月，祭祀不宜杀牲，要用圭璧、鹿皮和束帛来代替。

春二月实行秋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大水灾，寒气一起迫来，敌军将会来侵略。实行冬季的政令，阳气就会为阴气所败，麦子就不会成熟，民众中会发生许多互相掠夺的事。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大旱，暖气就会提前到来，就会有病虫为害庄稼。

三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

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

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译文］

季春三月，太阳运行到了胃宿的位置，黄昏时候七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牵牛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这个月的日神星甲乙，天帝是太皞，佐神是句芒。

这个月的动物是鳞类，发声是角音，律管是姑洗，数以八为成数。宜食酸为主，宜膻腥，要祭祀户神，祭品用牲畜的脾胃。

桐树开始开花，田鼠化育駕，天空有彩虹出现，池塘开始生长浮萍。

天子居住在明堂的青阳堂的右室，乘有莺铃的车，驾青龙马，插青色的旗，穿青色的衣服，佩带青色的玉，食用麦和羊肉，所用器物宜宽大。

这个月，天子进献嫩桑色的礼服祭祀先祖。命令舟人把船反扣过来检查船底。反复检查五次。准备好后向天子报告，天子乘船。祭祀鳍鱼（生殖神象征）于寝庙，为麦子祈求丰收。

这个月，生气正盛，阳气发泄，屈生的幼芽都出土，直生的幼苗都上达地表。

不可以做敛财货的事情。天子要布德政，施恩惠：命令官吏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赈济困乏断炊的人；开府库，拿出财物来，周济天下；勉励诸侯们慰问名士，优礼贤人。

这个月，命令司空说："雨季将到，地下水往上升，要巡视国都和城邑，普遍视察原野，修好堤防，疏通沟渠，开通道路，使水流和道路不要有堵塞。"打猎用的捕兽网、捕鸟网、捕兔网、射鸟的弋以及喂兽的毒药，都不得出都城九门。

这个月，命令田野虞人禁止人们砍伐桑树和柘树。班鸠拍翅膀，戴胜降落在桑树上。要准备好薄曲、木架、圆筐、方筐等蚕具。后妃斋戒后，去东郊采桑叶。禁止妇女游玩，减少妇女其他方面的差使，鼓励她们养蚕。蚕事完成后，区分蚕茧的多少、称量缴丝的斤两，来论定成绩的高低，以丝供郊祭宗庙做祭服用的，不得有人胆敢偷懒。

这个月，命令工师，让他命令众工匠检查分藏在五库中的器材的数量：铜和锡、铁、皮、革、筋、角、齿、做箭杆的小竹、弓干、油脂、胶、朱砂、

漆等等，不要有不好的。众工匠都各自从事制作，监工的每天督促他们：“不许违背工期！不许制作淫邪奇巧的玩艺，用来动摇君王的心志！”

这个月月末，选择吉日举行舞乐大会演。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和大夫们，亲自前去观看。

这个月，使牛马雌雄结合，放出雌牲任它在牧场游走交配。可用于祭祀的牲畜、马驹和牛犊，都要记录头数。

命令从国都驱除疫鬼，并在都城的九门剁碎牲体祭祀门神以祈禳除疫鬼，这样来制止春天的疫气。

春三月实行冬季的政令，寒气就会时时发作，致使草木都萎缩，国中会有使人大为恐惧的事情发生。实行夏季的政令，民众中就会多发疾病和瘟疫，雨水不适时而降，高地农作物就没有收成。实行秋季的政令，就会多阴沉的天气，雨季就会提前降临，战争就会纷纷而起。

四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蝼蝈鸣，蚯螾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

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

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

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

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

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

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译文］

孟夏四月，太阳运行到了毕宿的位置，黄昏时候翼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翼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丙丁，天帝是炎帝，佐神是祝融。这个月的动物多羽类，声音是微音。候气律管应着中吕，以七为成数，宜食苦，气味焦枯，应祭祀灶神，祭品用牲畜的肺。

青蛙鸣叫，蚯蚓出地，五瓜结实，油菜结籽。

天子居住明堂的南方之堂的左室，乘红色的车，驾红色的马，插红色的旗，穿红色的衣服，佩带红色的玉。食物宜用豆类和鸡肉，所用的器物高而粗放。

这个月立夏。立夏的前三天，太史进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夏，天的盛德在五行的火行。"天子于是斋戒。

到立夏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和大夫们到南郊举行迎夏典礼。

回来后进行赏赐，分封诸侯，表彰和赏赐的工作，没有人不高兴。

于是命令乐师练习礼仪和音乐，命令太尉提拔俊杰，进献贤良，荐举高大有力的人，授给被荐举的人爵位和俸禄，一定要和他们的德才所当处的地位相符。

这个月，草木都在生长增高，不要做毁坏城郭房屋之类的事，不要兴起土木工程，不要征发大众服役，不要砍伐大树。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细葛布衣。命令田野虞人到田地和原野巡视，为天子慰劳和鼓励农民，让农民不要有违误农时的。

命令司徒巡视乡间，以命令农民努力耕作，不要在都邑中休息。

这个月，要驱逐野兽，不要使它们伤害农作物，也不要大规模打猎。

农官进上新麦，天子于是用猪肉配合尝新麦，先献给寝庙。

这个月，要积蓄各种药草。杂草死亡了，就是麦子成熟的季节。

可以审理一些轻刑的案件，判决一些小罪犯，赦免一些被拘禁的轻罪犯人。

养蚕的工作结束，后妃向天子献茧。开始收取茧税，茧税依照所用桑叶的多少来按比例收取的，不论贵贱老少都按统一的标准收取茧税，以供给郊祭和宗调用制作祭服。

这个月，天子举行饮酎礼，依照礼仪演奏音乐。

夏四月实行秋季的政令，就有苦雨频繁到来，农作物不能滋生，四周边境上的人民就会逃入城堡躲避寇敌。实行冬季的政令，草木就会早日枯萎，此后还有大水毁坏城郭。实行春季的政令，就有蝗虫灾害，并有暴风来到，草木不开花结果。

五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佼。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

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译文]

仲夏五月，太阳运行到了井宿的位置，黄昏时候亢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危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丙丁主，天帝是炎帝，佐神是祝融。这个月的动物以羽类为主，声音以徵音为主，候气律管应着蕤宾，数以七为成数，宜食苦，气味以焦枯，祭灶神，祭品用牲畜的肺。

天子居住在明堂的南方之堂的正堂，乘红色的车，驾红色的马，插红色的旗，穿红色的衣，佩带红色的玉，食物以豆类和鸡肉为主，所用的器物高而粗放。这个月要养育好身体健壮的人。

这个月，命令乐师修整鼗、鞞、鼓等各种鼓类，调匀琴、瑟、管、箫等各种管弦乐器，清理盾、斧、戈、羽毛等各种舞具，调理好竽、笙、竾、簧等各种管簧乐器，整饬好钟、磬、柷、敔等各种打击乐器。

命令官吏祭祀各山川水流的发源地以为民众祈求水源丰沛，举行大雩祭来祭祀上帝。祭祀时各种乐器一起演奏。接着又命境内各县用雩祭来祭祀先代的百君和卿士中有益于民众的人，以求他们保佑谷物籽粒饱满。农官进上黍。

这个月，天子用小鸡配合尝黍。又向天子进上樱桃。鸡、黍和樱桃都要先献给寝庙。

命令民众不要割取蓝草用作染料，不要伐木烧炭，不要晒布，城门和闾门不要关闭，关卡和市场不搜索检查。给重罪犯减刑，增加他们的食物。

游走交配而怀孕的雌马要和马群区别开来，这时就要把已能腾跃的马驹套上络头举行执驹典礼，并颁布有关养马的政令。

这个月，进入夏至，阴气与阳气相争，死物和生物各半。君子要斋戒，居处一定要遮掩住身体，举动不要轻躁。要停止享用舞乐和女色，舞乐和女色不要进献给君子。饮食滋味要清淡，不要追求五味调和；要节制嗜欲，平定心气，身体各个器官都要守静，凡事不要急于求成，这样来使阴阳二气所成就的事物就能得到确定。

鹿开始脱角，蝉开始鸣叫，半夏生长，木堇（槿）开花。

这个月，不要在南边的方位用火，应居住在高敞明亮的地方，可以眺望远方，可以登上山陵，可以居住在台榭。

夏五月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有雹灾和霜冻伤害庄稼，道路不畅通，并会有盗贼来攻劫。实行春季的政令，粮食作物就会延期成熟，各种病虫害就会时时兴起，国家就会发生饥荒。

实行秋季的政令，草和树木就会零落，果实不到期就成熟，民众就会遭受瘟疫的灾殃。

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

是月也，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

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

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欬，民乃迁徙。

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祼，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闳。

[译文]

季夏六月，太阳运行到了柳宿的位置，黄昏时候火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奎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丙丁，天帝是炎帝，佐神是祝融。

这个月的动物多羽类，声音是徵音，乐律应着林钟。数以七为成数，宜食苦味，气味焦枯。

祭祀灶神，祭品以牲畜的肺为上。

天子居住在明堂右室，乘红色的车，驾红色的马，插红色的旗，穿红色的衣服，佩带红色的玉。食用豆类和鸡肉，所用的器物高而粗放。

命令渔师斩杀蛟，捕取鼍，进献龟，获取鼋。命令泽人收取蒲苇。

这个月，命令四监大规模收集粮草，用来饲养供祭祀用的牲畜。命令民众都要出力，祭祀皇天上帝、名山大川之神，四方神以及宇宙社稷来为民众求福。

这个月，命令妇官给丝帛染色。所染的黼、黻、文、章等各种色彩一定要遵循旧有的标准，不得有差错；所用的黑、黄、仓、赤等各种颜料，无不品质优良，不敢有虚假。这样染出的丝帛用来供给郊庙祭祀制作祭服所用，并用来制作旗帜和官服，以区别贵贱等级的差别。

这个月，树木的生长正旺盛，于是命令虞人入山巡视树木，不得有砍伐树木的。不可以兴起土木工程，不可以会合诸侯，不可以兴师动众。

不要征发摇役，以干扰季夏养育万物之气。也不要预先下达征发摇役的命令而让民众等待，以妨害神农所掌管的农事。

这个月雨水充沛，神农将用这些雨水来培养万物，如果发动战争就要受到上天的责罚。这个月，土壤又润湿又热，大雨应时而降。这时焚烧已艾割的草莱，蓄以雨水，有利于杀死田中的杂草，如同用热汤浇在烂草中一样。沤烂的腐草又可以肥田，并可以使那坚硬难耕的土地得到改善。

夏六月实行春季的政令，粮食作物就会籽粒寡少而多散落，国中多患风寒咳嗽之人，人民多迁徙他邦。实行秋季的政令，盆地和低湿地就会发生水潦，庄稼长不熟，妇女生子大多不能成活。实行冬季的政令，风寒就会不时地袭来，鹰、隼之类的鸟就会早日变得凶猛，四周边境上的民众就会逃入城堡以避寇敌。

四季的中央属土行，此时的日神是戊己，主宰的天帝是黄帝，天神是后土，此时的动物以无鳞羽的裸类为主，声音以宫音为主，而宫音用黄钟律来定音高，数以五为生数，味道以甘为主，气味以香为主，祭祀对象为中雷，祭品以牲畜的心为上。

天子居住在明堂中央太庙的太室，乘大辂之车，驾黄色的马，插黄色的旗，穿黄色的衣服，佩带黄色的玉，食物以高粱和牛肉为主，所用的器物圆而阔大。

七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齐。

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于朝。

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译文]

孟秋七月，太阳运行到了翼宿的位置，黄昏时候建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毕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庚辛，天帝是少皞，天神是蓐收。

这个月的动物多毛皮类，声音是商音，律管夷则，数以九为成数，味道宜辛，气味宜腥，祭祀门神，祭品用牲畜的肝。

凉风吹来，夜降白露，寒蝉鸣叫。鹰杀鸟，因此可以处决罪犯。

这个月天子居住在明堂总章的左室，乘兵车，驾带黑色鬃毛的白马，插白色的旗，穿白色的衣服，佩带白色的玉。食物宜食糜子和狗肉，所用的器物有棱角而深邃。

这个月立秋。立秋的前三天，太史进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秋，天的盛德在五行的金行。"天子于是斋戒。

到立秋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和大夫到西郊举行迎秋典礼，回来后在朝廷上赏赐军队的将帅和军人们。天子于是命令将帅们，挑选战士，磨砺兵器，选练骨干，全权委任有功的将帅，征伐不遵道义的人，责问并诛

伐暴虐无礼的人，以表明朝廷提倡什么，痛恨什么，使远方的人都顺服。

这个月，命令官吏严明法制，修缮监狱，具备镣铐，禁止违法行为，慎察犯罪和邪恶的人，务必把这些人全都捕获。命令狱官察看那些因受刑而致伤残的人。叛决案件，必须公平。惩罚有罪的人，要严格依法判刑。天地之气开始变为严厉，不可以宽纵懈怠。

这个月，农官进上新谷，天子尝新谷，先献给宗庙。这个月，不要分封诸侯、设立大官，不要割地赏赐臣下，不要派出高级使者，不要出重礼。

秋七月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导致阴气太重，甲虫败坏庄稼，并有敌寇来侵。实行春季的政令，国家就会遭受旱灾，阳气复回，粮食作物不结籽粒。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多发火灾，寒热没有规律，民众就会多患疟疾。

八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天子乃难，以达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译文］

仲秋八月，太阳运行到了角宿的位置，黄昏时候牵牛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紫微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庚辛，天帝是少皞，佐神是蓐收。

这个月的动物多毛皮类，声音是商音，律管是南吕，数以九为成数。味道宜辛，气味宜腥，要祭祀门神，祭品以牲畜的肝为上。

疾风吹来，大雁从北方飞来，燕子飞回南方去，各种鸟都储藏过冬的食物。

天子居住在明堂总章堂的正堂，乘兵车，驾带黑色鬃毛的白马，插白色的旗，穿白色的衣服，佩带白色的玉，食用糜子和狗肉，所用的器物有棱角而深邃。

这个月，要注意抚养衰老的人，授给他们几和杖，赐粥给他们做饮食。

命令司服，准备和整理衣裳绘绣的花纹，规格有大小，尺度有长短；缝制的各种衣服都有一定的要求必须遵循旧法；冠冕和佩带物都有定制。

命令官吏，申明并严格执行各种刑罚，斩杀罪犯一定要恰当，不要有人被枉曲；枉曲人而量刑不当，自己反而会遭受灾殃。

这个月，命令宰和太祝巡视准备祭祀用的牲畜：察看牲体是否完好，检查饲草和谷物是否充足，看看牲畜养得是肥是瘦，观察毛色如何；一定要根据不同祭祀的需要将牲畜分类；量度牲畜的大小，察看牲体的长短，所有条件都必须符合标准。上述五个方面都达到要求，祭祀时上帝才会享用。

这个月，可以建筑城郭，修建都邑，穿洞挖窖，修缮仓库。于是命令官吏督促农民做好收藏工作，务求多蓄干菜，多积聚过冬物资。鼓励农民种麦，不要违失农时，如有人违失农时，就要进行责罚。

这个月进入秋分，开始停止打雷，将要蛰伏的虫类在洞穴四周培土，杀气越来越盛，阳气一天天衰减，河湖的水开始干涸。

进入秋分，就要统一长度单位和容量单位，使称锤和称符合要求，使钧和石正确无误，使斗和甬（桶）符合标准。这个月，减轻关市的税收，吸引商贾前来贸易，使财货流入国内，以方便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四方的商贾云集，远乡的民众都来交易，财货就不会匮乏，国家就不乏开支，各种事业才可以顺利进行。

凡举行大事，不要违反天道，一定要顺应时令，谨慎地依照时令的阴阳属性来办事。

秋八月实行春季的政令，就不下秋雨，草木又会开花，国家就会有可怕

的事情发生。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有旱灾，该蛰伏的虫类不掩藏自身，粮食作物又会生长出来。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有风灾频繁发生，先停止打雷，草木早日死亡。

九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合天地之藏，无有宣出。

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只敬必饬。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

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译文]

季秋九月，太阳运行到了房宿的位置，黄昏时候虚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柳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庚辛，天帝是少皞，天神是蓐收。

这个月的动物多毛皮类，声音是商音，律管是无射，数以九为成数。味道宜辛，气味宜腥，祭祀对象是门神，祭品以牲畜的肝为上。

大雁飞来作客，雀入海孵化为蛤。菊开出黄花。豺杀兽。

天子居住在明堂总章堂的右室，乘兵车，驾带黑色鬃毛的白马，插白色的旗，穿白色的衣服，佩带白色的玉。食用糜子和狗肉，所用的器物有棱角而深邃。

这个月，严申号令，命令上下各级官吏都要致力于做好收藏工作，以符合此时天地主闭藏的时令，而不可有宣出的行为。

于是命令宗宰："农作物都收获完毕，要把农业赋税收入登记在簿；要把藉田收获的粮食藏入神仓，收仓必须小心诚敬而又努力。"

这个月，开始下霜。各种工匠都停止工作。于是命令官吏说："寒气到来，民众的体力已难忍受，让他们都回家吧。"

九月上旬的丁日，命令乐正到大学教习吹奏乐器。这个月，用大飨礼祭祀上帝，并用牲肉向群神行尝祭礼，祭后官吏向天子报告祭事已完备。

会合诸侯，并赦命各县：受取朝廷明年将颁布的朔日月令。授予诸侯有关向民众征税轻重的法度；确定诸侯和各县向天子进贡的数额，这数额要依照地域的远近和当地出产的情况来确定等差，进贡的物品是供给郊祭天和宗庙祭祀等大事所用，天子并不把贡物据为私有。

这个月，天子通过打猎教民战法，学习五种兵器的用法，同时颁布有关用马的政令。命令车夫和驺人驾车，车插旌旗，并按级别授军车给臣下，在军门外整顿好队列。司徒把扑插在腰带间，面北而向众人宣告军法。

天子穿着军服，手拿弓矢开始率众打猎，命令主祠官用所猎获的禽兽祭祀四方之神。

这个月，草和树叶枯黄零落，于是开始砍柴烧炭。需冬眠的虫类都蜷伏在洞穴中，并且都把洞口涂塞起来。

于是督促审案定刑，不要使罪犯有遗留而不审理的。对于不当加给的禄位，以及不当提供的给养，都要收回。这个月，天子用狗肉配合稻米，先献给宗庙。

秋九月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大水灾，准备过冬的储藏物将遭水灾而毁坏，民众多患鼻塞而打喷嚏。实行冬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多有盗贼为患，边境不得安宁，土地将被邻国所分裂。实行春季的政令，就会有暖风吹来，民众的精神就会懈怠，战争不得停息。

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齐。

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译文］

孟冬十月，太阳运行到了尾宿的位置，黄昏时候危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七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壬癸主。天帝是颛顼，佐神是玄冥。

这个月的动物多甲虫类，声音以羽音为主，律管应钟，数以六为成数。

味道宜咸，气宜朽，祭祀行神，祭品以牲畜的肾为上。

水开始结冰，地开始上冻，野鸡入海变为大蛤，彩虹藏敛不再出现。

天子居住在明堂玄堂的左室，乘黑色的车，驾铁黑色的马，插黑色的旗，穿黑色的衣服，佩带黑色的玉，食物以黍和猪肉为主，所用的器物体大而口小。

这个月立冬。立冬的前三天，太史进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冬，天的盛德在五行的水行。"天子于是斋戒。

到立冬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和大夫到北郊举行迎冬典礼。回来后便赏赐为国事而死的人，并抚恤他们的遗孤和遗孀。

这个月，命令太史用牲血涂附占卜用的龟甲和占筮用的蓍草，通过占卜得龟兆，并审视卦的吉凶。检举那些徇私枉法的司法官吏，犯罪的人就无法得到庇护。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皮衣。天子命令官吏说："天气向上升腾，地气向下沉降，天地二气不相交通，各自闭塞而形成冬季。"命令各级官吏谨慎地做好遮盖和收藏工作，命令司徒巡视收积聚收藏的物资，不要有尚未收藏的。

增筑城郭，加强城门和闾里的警戒，修理好门栓，当心锁和钥匙，加强对封印的管理，加强边境的守备，完善要塞的修筑，慎守关卡桥梁，堵塞野地小路。

整顿有关丧事的制度，分辨丧服的尊卑，审察棺撑的厚薄，以及营造坟墓的小大、高低、薄厚的尺度和贵贱等级。

这个月，命令工师报告工作成绩，陈列所制造的祭器，考察是否符合法度，不要让人制造淫邪奇巧的器物，用来动摇君心志，只以做工细致为上乘。器物上都要刻上工匠之名，以便考察他们的实绩。所造器物不合要求，一定要治罪，查究事故的原委。

这个月，举行大饮之礼，祭祭祀宗庙。天子向日月星辰祈求明年丰收，大杀牲畜祭祀国社后土之神，以及城门和闾里，并用腊祭祭祀祖先和五祀之神。慰劳农民，让农民休息。

天子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操练射箭和驾车的本领，较量勇力。

这个月，命令水虞和渔师征收水泉池泽的赋税，不许侵削广大民众的利益，以使下面的民众归怨于天子。如果有人这样做，治罪不赦。

冬十月实行春季的政令，就会导致封闭不严密而遭受寒冻，地气就会向上泄出，民众就会有许多人流亡。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多发生暴风灾害，

正值冬季而不寒冷，冬眠的虫类又会出来。实行秋季的政令，雪霜就会不按时节而降，小的战争时时发生，国家的土地就会遭到侵削。

十一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轸旦中。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饬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

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芸始生，荔挺出，蚯螾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译文］

仲冬十一月，太阳运行到了斗宿的位置，黄昏时候东壁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转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壬癸。天帝是颛顼，天神是玄冥。

这个月的动物多甲虫类，声音是羽音，律管应着黄钟，数以六为成数。味道宜咸，气味朽，祭祀行神，祭品以牲畜的肾为上。

冰更加坚厚，地开始冻裂，寒号虫不叫，虎开始交配。

天子居住在明玄堂的正堂，乘黑色的车，驾铁黑色的马，插黑色的旗，穿黑色的衣服，佩带黑色的玉，食物以黍和猪肉为主，所用的器物体大而口小。

饬命军士立下为国捐躯之志。命令官吏说："不要兴起土功，当心不要揭开覆盖物，不要拆毁宫室房屋以及兴起大众，以便封闭天地之气，否则阳气将泄漏，这样叫做开天地的房门，各种冬眠的虫类就会死去，民众一定会发生疾病瘟疫，又随之为避瘟疫而逃亡。"这个月被命名为"殇"月。

这个月，命令庵人申明有关宫门的禁令，慎察宫中闱，当心宫中房室，一定要把内外门都关闭好。减少妇女的劳作，禁止制作奢侈奇巧的东西，即使贵戚或天子所亲近的人，也不得违反禁令。

于是命令大酒倌，秫稻的多少必须合适，曲糵的制作必须及时，浸泡米和炊蒸时必须洁净，泉水必须香美，陶器必须质地优良，炊蒸时火候必须得当，兼顾好以上六个方面，而由大酒倌加以监督，不要有差错。

天子命令官吏祈祷和祭祀四海、大河、著名的水源、深渊湖泊、水井和水泉。

这个月，如果农民不收藏积聚好农作物，或马牛等牲畜散放而不收入栏厩的，别人获取了，不应罪责。

山林和沼泽，能获取野生食物和猎取禽兽的，由野虞指导民众去做。如果发生互相侵害或争夺的，治罪而不宽恕。

这个月进入冬至，阴阳相争，万物生机萌动。君子要斋戒，居处一定要遮掩好身体，身体要宁静，撤去音乐和女色，禁止个人嗜欲，使自己的形体和心性都保持安静，凡事都要守静，以等待阴阳自然消长而定其盛衰。

芸草开始萌生，荔草开始生出，蚯蚓屈首向下，麋鹿解角，泉水开始冻结。

进入冬至，可以伐取木材和大小竹子。这个月，可以罢弃无所事事的官员，废弃无用的器物。要涂塞好宫廷的门闾，修筑监狱，这样来帮助天地做好闭藏工作。

冬十一月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旱灾，经常雾气蒙蒙，并有雷声发作。实行秋季的政令，天就会时时下起雨夹雪，瓢瓜生长不成，国家将发生大战争。实行春季的政令，就会有蝗虫出来为害，水泉都将枯竭，民众就会多患皮肤病。

十二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子神祇。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

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入。

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

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译文]

季冬十二月，太阳运行到了女宿的位置，黄昏时候娄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拂晓时候氐星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

这个月的日神是壬癸主，天帝是颛顼，天神是玄冥。这个月的动物多甲虫类，以羽音为主，律管应大吕，数以六为成数。味道以咸为主，气味以朽为主，祭祀行神，祭品以牲畜的肾为上。

大雁开始向北飞，喜鹊开始筑巢，野鸡鸣叫，母鸡生蛋。

天子居住在明堂的玄堂的右室，乘黑色的车，驾铁黑色的马，插黑色的旗，

穿黑色的衣服，佩带黑色的玉，食物以黍和猪肉为主，所用的器物体大而口小。

作土牛命令官吏驱除阴气，在国门旁剁碎牲体以攘除疫鬼，驱走寒气。

征鸟变得猛厉而迅疾。于是遍祭山川之神，和天帝的大臣们，以及天上的众神。

这个月，命令渔师开始打鱼，天子亲自前去察看所打的鱼，于是尝鱼，先献给宗庙。

这时正是冰冻最厉害的时候，河湖的冰又厚又坚实。天子命令取冰。所取的冰藏入冰窖里。

下令告诉农民拿出五谷来挑选良种，命令农官计划耦耕的事，修理好耒耜，准备好农具。

命令乐师集合各种吹奏乐器进行表演，然后停止乐器的教习。

命令四监收集按常制所当缴纳的柴禾，以供给郊庙以及各种祭祀所需焚烧的薪柴。

这个月，太阳已经走完了十二次，月亮又回到了去年此月与太阳的会合处，星星也都走完一周天（而回到去年此月所在的位置），一年的日子将近终结，新的一年将要开始。

专门使农民们乘这时得稍休息，不要向他们征派摇役。天子于是同公卿和大夫们共同整理国家的典章制度，讨论四时所实行的政令，以待来年实行更加适宜的政令。

于是命令太史，排列诸侯国的大小，来决定所当进献祭祀用牲的多少，以供皇天上帝和社稷之神享用。

命令同姓诸侯国供奉宗庙祭祀所需的牺牲。命令宰排列卿、大夫采地的多少，以至各邑庶民的多少，来决定所当进献的祭祀用牲的多少，以供山林和名川祭祀之用。

凡生活在天下九州的人民，不可不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供奉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和名川的祭祀。

冬十二月实行秋季的政令，就会早降白露，甲虫会变成妖怪为害，四周边境上的人民就将逃入城堡躲避寇敌。实行春季的政令，胎儿就会多夭伤，国内就会多久病不愈的人，这就叫做“逆”。实行夏季的政令，就会有水潦灾害败坏国家，按时节该下的雪也不下，冰冻就会消释。

《吕氏春秋·十二纪》

一　孟春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

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以躬亲之。

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霾髊。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译文]

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室宿。初昏时刻，参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尾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孟春在天干中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应时的动物是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太簇相应。

这个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味是膻气，祭祀是户祭，祭祀时，祭品以脾脏为尊。

春风吹融了冰雪，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活动。鱼儿从深水向上游到冰层下，水獭捕到鱼，把它摆在岸边。候鸟大雁从南往北飞行。

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饰有用青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的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

这个月立春。在立春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日立春，大德在于木。"天子于是斋戒，准备迎春。

立春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去迎接春的降临。迎春礼毕归来，就在朝中赏赐卿、诸侯、大夫歹并命令相国宣布教化，发布禁令，实行褒奖，赈济不足，施及所有百姓。褒奖赏赐之事，要通达施行，不要有不当之处。

于是命令太史遵奉六典八法，主管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工作，太阳所在的位置、月亮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日月一星辰运行的度数和轨迹，要计算得没有一点差错和失误，制定历法仍以冬至点在牵牛初度为准则。

这个月，天子在吉日向上帝祈求五谷丰登，并选择好的时辰，亲自用车装载耒耜，放在参乘车右和御者中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

推入土，天子推三下，三公推五下，卿、诸侯、大夫推九下。礼毕返回。天子在祖庙举行宴饮，慰劳群臣，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去侍酒。这次宴饮命名叫"劳酒"。

这个月，上天之气下降，地中之气上升，天地之气混同一体，草木普遍萌发。国君宣布农功之事，命令农官住在东郊，监督农民整治耕地的疆界，审视并端正田间的小路；很好地考察丘陵、山地、平原、洼地等各种地形，什么土地适宜种什么各物，什么谷物应在什么地方种植，要用这些教诲引导农民，

而且务必亲自去做。

农功之事布置完毕，先确定田地的界限，路径的宽窄，使农民没有疑惑。

这个月，命令乐官进入太学教国子练习舞蹈。同时修订祭祀的典则，命令祭祀山林河流。不用母牲做祭品。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捣翻鸟巢，不许杀害幼小的禽兽，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不得聚集民众，不得建立城郭，要掩埋枯骨尸骸。

这个月，不可以举兵征伐，举兵必定遭到天灾。在不能兴兵征伐的时节，兵戎之事不可以从我开始。发布政令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不要无视土地的条件，不要扰乱礼义的纲纪。

孟春正月如果发布应在夏天发布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不能正常来去，草木就会过早地干枯，人民就会感到惶恐。如果发布应在秋天发布的政令，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瘟疫，狂风暴雨就会多次袭来，野草就会蓬生。如果发布应在冬天发布的政令，那么，大水就会毁害生物，霜雪就会严重地伤害庄稼，麦子就不能生成收获。

二　仲春纪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包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

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必备。无作大事，以妨农功。

是月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译文]

仲春二月，太阳的位置在奎宿。初昏时刻，弧矢星座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建星出现在南方中天。

这个月在天干中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它的应时的动物是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夹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味是膻气，祭祀是户祭，祭祀时，祭品以脾脏为尊。

这个月开始下雨，桃李开始开花，黄鸥开始鸣叫，天空中的鹰逐渐为布谷鸟取代。

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正室，乘坐饰有用鸾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的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的纹理空琉而通达。

这个月，要保护植物的萌芽，养育儿童和少年，抚恤众多的孤儿。选择好的日子，命令老百姓祭祀土神。命令司法官减少关押的人犯，去掉手铐脚镣，不要杀人陈尸和鞭打犯人，制止诉讼之类的事情。

这个月，燕子来到。燕子来到的那天，用牛羊采三牲祭祀高谋之神。天子亲自前往，后妃率领宫中所有女眷陪从，在高禖神前为天子所御幸而有孕的女眷举行礼仪，给她带上弓套，并授给她弓和箭。

这个月，日夜平分，开始打雷，打闪。蛰伏的动物都苏醒了，开始从洞穴中钻出来。打雷的前三天，振动木铎向老百姓发布命令说：“凡是不警戒房中之事，在响雷时交合的，他生下的孩子必有先天残疾，而自己也必有凶险和灾祸。”日与夜平分，所以要统一和校正各种度量衡器具。这个月，耕作的农夫稍事休息，整治一下门户。祭祀先祖的寝庙一定要完整齐备而没有毁坏。不要兴兵征伐，以免妨害农事。

这个月，不要弄干河川沼泽及蓄水的池塘，不要焚烧山林。天子向司寒

之神献上羔羊，打开冰窖，然后把冰先献给祖先。

上旬的丁日，命令乐正进入国学教练舞蹈，把彩帛放在前边行祭祀先师的礼节。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亲自去观看。

中旬的丁日，又命令乐正进入国学教练音乐。

这个月，一般的祭祀不用牲畜作祭品，而用玉圭、玉璧，或者用皮毛束帛来代替。

仲春二月如果发布应在秋天发布的政令，国家就会洪水泛滥，寒气就会突然到来，敌寇就会来侵犯。如果发布应在冬天发布的政令，阳气就经受不住，麦子就不能成熟，人民中间就会频繁出现劫掠之事。如果发布应在夏天发布的政令，国家就会出现干旱，热气过早来到，庄稼就会遭到虫害。

三　季春纪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栚曲遽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

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译文]

季春三月，太阳的位置在胃宿。初昏时刻，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牛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季春于天干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应时的动物是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姑洗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味是膻气，祭祀是户祭，祭祀时，祭品以脾脏为尊。

这个月梧桐树开始开花，田鼠变成鹌鹑之类的鸟，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长出。

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饰有用鸾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

这个月，天子向太皞等先帝进献桑黄色的衣服，祈求蚕事如意。命令主管船只的官吏把船底翻过来检查，船底船身要反复检查五次，才向天子报告船只已经齐备。天子于是开始乘船。向祖宗进献终鱼，来祈求麦子籽实饱满。

这个月，春天的生养之气正盛，阳气向外发散，植物的萌芽都长出来了。这个时候，不能收纳财货。天子要施德行惠，命令主管官吏打开粮仓地窖，赈与贫困没有依靠的人，赈救缺乏资用衣食的人，又打开储藏财物的仓库，拿出钱财，赐济天下；鼓励诸侯聘用名士，对贤人以礼相待。

这个月，天子命令司空说：应时的雨水将要降落，地下水也将向上翻涌，应该巡视国都和城邑，普遍地视察原野，整修堤防，疏通沟渠，开通道路，使之没有障碍。打猎所需要的各种网具和毒药不能带出城去。

这个月，命令主管山林的官吏禁止人们砍伐桑树、柘树。此时，鸣鸡振翅高飞，戴任落在桑间。人们准备蚕薄，放蚕薄的支架以及各种采桑的筐篮。王后王妃斋戒身心，面向东方亲自采摘桑叶。这时要禁止妇女去游玩观赏，同时减少她们的杂役，鼓励她们采桑养蚕。蚕事已经完成，把蚕茧分给妇女，

要她们缫丝，然后称量每人所摸之丝的轻重，考核她们的功效，用这些蚕丝来供给祭天祭祖所用祭服的需要，不许有人懈怠。

这个月，命令主管百工的官吏让百工仔细检查各种库房中器材的数量和质量，金铁、皮革兽筋、兽角兽齿、羽毛箭秆、油脂粘胶丹砂油漆，不得质地不好。各种工匠都从事自己的一工作，监督百工的官员每日发布号令，使所制器物不违背时宜，不得制作过分奇巧的器物来勾动在上位者的奢望。

这个月的月末，选择吉日，大规模地进行音乐舞蹈合演，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前去观看。

这个月，使公牛公马与母牛母马在放牧中交配，把选作祭品的牲畜和马驹牛犊，都记下它们的头数。国人举行驱逐灾疫的摊祭，在九门宰割牲畜攘除邪恶，以此来结束春气。

推行与这个月的时令相应的政令，及时雨就会降落，三旬降落三次。

季春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寒气就会时时发生，草木就会枝叶萧条，人民就会惶恐不安；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人民中间就会流行瘟疫，应时之雨就不能按时降落，山陵上的庄稼就不能成熟收获；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天气就会经常阴晦，淫雨就会过早降落，战事就会到处发生。

四　孟夏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乃行赏，封侯、庆赐，无不欣说。

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是月也，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是月也，聚蓄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

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译文]

孟夏四月，太阳的位置在毕宿，黄昏时刻，翼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女宿出南方中天的主宰之帝是炎帝，佐帝之神是祝融，应二孟夏于天干属丙丁，动物是羽族，相配的声音是徵音，音律与仲吕相应。

这个月的数字是七。宜尚礼，修养身心所应作的事，味宜苦，气味是焦气，祭祀是灶祭，祭祀时祭品以肺胜为尊。

这个月，蛤蟆开始鸣叫。蚯蚓从土里钻出来，葫芦长出来了，苦菜一开花了。

天子住在南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朱红色的车子，车前驾着赤红色的马，车上插着赤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赤色的衣服，佩戴着赤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豆子和鸡，用的器物高而且大。

这个月有立夏的节气。立夏前三天，太史向天子报告："某日立夏，大德在于火。"天子于是斋戒，准备迎夏。

立夏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南郊迎接夏的降临。礼毕归来，于是赏赐功臣，分封爵位和土地，群臣无不欣喜快乐。命令乐师练习合演礼、乐。命令太尉向天子察报才能出众的人，举荐德行超群的人，形体高大的人。封爵位，给予体禄，一定要与他们的地位相当。

这个月，万物都在生长壮大，不要使它们有所毁坏。不许兴动土木工程，不许征发百姓，不许砍伐大树。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细葛的衣服。命令主管山林田野的官吏出去视察田地原野，鼓励百姓努力耕作，不要失掉农时。命令主管教化民事的官吏巡视天子领地内的各个县邑，命令农夫努力耕作，不要藏伏在国都之中。

这个月，要驱逐野兽，使它们不要伤害五谷。不要大规模进行狩猎。这个月，农民献新麦，天子于是就着猪肉品尝麦子，在品尝之前进献给祖庙。

这个月，要积聚蓄藏各种草药。草苗之类的草药枯死了，麦子成熟的季节来到了。对轻刑和罪小的犯人进行判决，释放不够刑的犯人。

蚕桑之事已经结束，后妃向天子献上蚕茧，于是向养蚕的人收取茧税，税按照桑树的多少来均分，贵贱长幼一视同仁，用这些税收来供给祭天祭祖时所用的祭服。

这个月，天子欢实群臣，饮用酎酒，观看礼乐表演。

实行与这个月的时令相应的政令，及时雨斡会十天甲至。

孟夏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伤害庄稼的苦雨就会频繁降落，一各种谷物就不能生长，四处边境的百姓就会因敌寇侵扰而躲进城堡。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过早地干枯，然后就有大水毁坏城郭。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虫螟就会成灾，疾风就会袭来，草木就会只开花不结果实。

五　仲夏纪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鸡始鸣，反舌无声。

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养壮狡。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

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

是月也，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无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其群，则絷腾驹，班马正。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

是月也，无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译文］

仲夏五月，太阳的位置在井宿。初昏时刻，亢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危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仲夏于天干属丙丁，它的主宰之帝是炎帝，佐帝之神是祝融，应时的动物是羽族，声音是徵音，音律与掩宾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七，味道是苦味，气味是焦气，祭祀是灶祭，祭祀时祭品以肺脏为尊。

这个月，小暑来到了，螳螂出现了，伯劳鸟开始鸣唯，百舌鸟寂然无声。

天子住在南向明堂的中间正室，乘坐朱红色的车子，车前驾着赤红色的马，车上揺着赤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吃的食物是豆子和鸡，用的器物高而且大。供养力大勇猛的人。

这个月，命令乐师修整鞞鼓，调节琴瑟管箫，营造干戚戈羽，调和竽笙埙篪，整饬钟磬柷敔。

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祈求雨水，祭祀名山大川及众水之源，并且举行盛大的雩祭，使用众多的舞乐，演奏隆重的乐曲，向天帝祈求风调雨顺。命令天子领地内的各县大夫同时举行雩祭，祭祀前世有功于百姓的君王公卿，向他们祈求五谷丰登。农民在这个月要进献黍子。

这个月，天子就着雏鸡品尝黍子，连同樱桃一起，先敬献于祖庙。

命令百姓不要割刘蓝草来染东西，不要烧木炭，不要晒布匹，城门和闾门不要关闭，关口和集市不要征税。

宽缓重刑的囚犯，增加他们的饮食。放牧时，把怀孕的母马与其他马群分开，要圈住公马，免得他们踢伤母马。要颁布有关养马的政令。

这个月，夏至到来，阴阳相争，死生相别。君子整洁身心，居处必深邃，身体要安静，禁止女色，不许嫔妃进御。减少厚味，不要使它伤和，去掉一切嗜欲，安定心气，各种器官安静无为，作事不要盲动，以待确定阴阳的成败。

这个月，鹿角脱落，知了开始鸣叫，半夏长出苗，木槿开了花。

这个月，不要在南方用火，可以住在楼阁，可以望远方，可以登上山陵，

可以呆在台榭。

仲夏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雹霰就会伤害五谷，道路就会毁坏不通，敌兵就会到来。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一五谷就会晚熟，虫害就会发生，国家就会遇到饥荒；如果实行应在秋天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零落，果实就会过早成熟，百姓就会因疫病流行而遭受灾祸。

六 季夏纪（上）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蓓幵。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

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升龟取鼋。乃命虞人入材苇。

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黄黑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无举大事，以摇荡于气。

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人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

［译文］

季夏六月，太阳的位置在柳宿。黄昏时刻，心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奎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季夏于天干属丙丁，它的主宰之帝是炎帝，佐帝之神是祝融，应时的动物是羽族，相配的声音是徵音，音律与林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七，味道是苦味，气味是焦气，要举行的祭祀是灶祭，祭祀时祭品以为尊。

这个月，凉风开始来到，蟋蟀住在屋檐下。鹰于是学习飞翔搏击，腐草化作萤火虫。

天子住在南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朱红色的车子，车前驾着赤红色的马，车上插着赤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赤色的衣服，佩戴着赤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豆类和鸡，用的器物高而且大。

这个月，命令管渔业的宫吏，斩蛟取溉，献龟取鼠。命令掌管池泽的官吏收纳用来制作器物的芦苇。

这个月，命令监管四方郡的县大夫聚集各县按常规交纳的草料，以此来饲养供祭祀用的牲畜。命令百姓都尽力收割，以供奉祭祀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抵、宗庙社校之用，为百姓祈求幸福。

这个月，命令掌管布帛的女官负责印染彩色，各种图案的颜色搭配，一定要按照法规和习惯，不要有一点差错。黑黄苍赤各种颜色样样都鲜艳良好，不许有一点欺诈。用这些布帛供制作祭天祭祖时所穿的礼服之用，并用它们制作族旗标志，以此来区分贵贱等级。

这个月，树木生长正茂盛，于是命令掌管山林的官吏到山里去巡视树木，不许人们砍伐。这个月，不可以兴工建筑，不可以会合诸侯，不可以兴师动众，不要有大的举动来摇动土气。不要发布侵扰农时的命令而损害农耕之事。这个月雨水正多，命令农官巡视田亩修治的情况。有违背农时的大的举动，就会遭到天灾。

这个月，土地湿润，天气潮热，大雨常常降落，烧掉割下晒干的野草，灌上雨水，太阳一晒，就象用开水煮一样，这样有利于杀死野草。而且可以用它们肥田，改良土壤。

实行这些政令，这个月就会下及时雨，除去晦朔，三旬中可以有两天降雨。

季夏实行应在春天实的政令，那么，谷物的籽实就会散落，百姓就会伤风咳嗽，迁移搬家。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高地洼地都会出现大水，庄稼就不能成熟，妇女也多有不能生育之灾。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寒冷之气就会不合时地来到，鹰阜等猛禽就会过早地去击杀飞鸟，四方边邑的百姓就会为躲避敌寇而逃入城堡。

季夏纪（下）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

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中祀霤，祭先心。

天子居庙堂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

［译文］

中央于五行属土，于天干属戊己，主宰之帝是黄帝，佐帝之神是后土。

应时的动物是麟麟之类的裸族，相配的声音是宫音，音律与黄钟之宫相应。

数字是五，味道是甜味，气味是香气，要举行的祭祀是中蓄之祀，祭祀时祭品以心脏为尊。

天子住在中央明堂的正室，乘坐木质大车，车前驾着黄色的马，车上擂着黄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黄色的衣服，佩戴着黄色的佩玉。吃的食物是稷米和牛，用的器物中间宽大而口敛缩。

七　孟秋纪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魂斗中，旦毕忠。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行戮。

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

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

不可以赢。

是月也，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附墙垣，补城郭。

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行之是令，而凉风至三旬。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译文]

孟秋七月，太阳的位置在翼宿。初昏时刻，斗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毕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孟秋于天干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皞，佐帝之神是蓐收，应时的动物是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夷则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胜为尊。

这个月，凉风来到了，白露降落了，寒蝉鸣叫了，鹰于是把捕杀的飞鸟四面摆开，像祭祀时陈列祭品一样。

这个月开始用刑罚和杀戮。

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马，车上插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子和狗肉，用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有立秋的节气，在立秋前三天，太史向天子报告说："某日立秋，大德在于金。"于是天子斋戒，准备迎秋。

立秋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去迎接秋的降临。

迎秋归来，于是在朝廷赏赐将军和勇武之士。天子命令将帅挑选兵士，磨砺武器，精选并训练杰出的人材，专一委任有功的将士，去征讨不义之人，追究诛伐凶恶怠慢的人，以表明爱憎，使天下人都来归顺。

这个月，命令主管官吏加强禁令，修缮牢狱，准备刑具，禁止奸邪之事，警戒有罪邪恶之人，务必捉拿拘捕他们。命令负责诉讼的官吏探视察看身体有创伤毁折的囚犯。判决诉讼，必须公正，杀戮有罪，从严断刑。这个月，天地开始有肃杀之气，不可以盛气骄盈。

这个月，农民开始进献五谷。天子尝食新收获的谷物，首先要奉献给祖

庙。这个月，命令百官要百姓收敛谷物，修缮堤坝，仔细检查水道有无堵塞，以防备水大为害，还要修葺宫室，培高墙垣，修补城郭。

这个月，不要分封诸侯，不要设置高官，不要赐人土地，不要馈送金帛之类的重礼，不要派出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节。实行这些政令，凉风就会到来，三旬每旬来一次。

孟秋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阴气就过于浓盛，有甲壳的动物就会毁害谷物，敌军就会来侵扰。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干旱，阳气就会重新回来，五谷就不能结实。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火灾就会频频发生，寒热就会失去节度，百姓中就会流行疟疾。

八　仲秋纪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嶲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

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祝宰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窌，修囷仓。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译文］

仲秋八月，太阳的位置在角宿。初昏时刻，牵牛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紫裔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仲秋于天干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皞，佐帝之神是蓐收，应时的动物是老虎一类的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南吕相应。

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要举行的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脏为尊。这个月凉风发生，候雁从北来，燕子向南归，各类鸟儿都养护增生它们的羽毛来御寒。

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中央正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马，车上擂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籽和狗肉，用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要赡养衰老的人，授予他们几案和手杖，施与他们稀粥饮食。命令主管服制的宫吏，准备并整饰衣裳，祭服的文饰有固定的规格，大小长短有一定的制度，祭服之外的服装也有一定的尺寸，必须依照旧有的规定。

随着服制的不同，冠带也有相应的固定规格。命令司法官重申严明各种刑罚，斩杀罪犯一定要恰当，不要曲法冤枉人。如果有曲法冤枉人的事，执法者会遭受灾祸。

这个月，命令主管牺牲和祭祀的官吏巡视将用来祭祀的牺牲，看看形体是否完整，喂养的情况如何，是肥是瘦，毛色是否纯一，这些一定要符合旧例；再量量它们的大小，看看长短，这些也都要符合要求。形体、肥瘦、毛色、大小、长短都完全适当，上帝就享用这些祭品。

天子于是举行傩祭，防止逐除疫病，以通达金秋之气。

这个月，可以修筑城郭，建置都邑，挖掘地窖，修葺仓库命令主管官吏督促百姓收敛谷物，努力储藏过冬的干菜，多多积聚柴草。要鼓励百姓及时种麦，不要错过农时，如果错过农时，一定要给以处罚。

这个月，日夜的时刻相等，雷声渐渐消逝。蛰伏的动物都藏在洞穴口。冬阴之气渐渐旺盛，阳气日渐衰微，水开始干涸了。日夜时刻相等，要在此时统一和校正各度量衡器具。

这个月，要减轻关市的税收，招徕各地的商旅，收纳财物，以利于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四方之人前来聚集，连偏远乡邑也全都到来。这样，财物就不缺乏，国家用费就充足，各种事情就都能成功。作各种事情不要违背自然

规律，一定要顺应天时，按照事情的类别，什么时候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实行这个月的政令，白露降落，每旬一次。

仲秋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秋雨就会停而不降，草木就会重新开花，国家就会有大的恐慌。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干旱，蛰伏的动物就不再藏伏，五谷就重新萌发生长。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风灾就会屡屡发生，雷声就会提前收敛，草木就会过早死亡。

九 季秋纪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

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丁，入学习吹。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向以誓之。天子乃厉服厉饬，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

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译文］

季秋九月，太阳的位置在房宿。初昏时刻，虚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柳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这个月于天干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晦，佐帝之神是薄收，应时的动物是老虎一类的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无射相应。

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要举行的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胜为尊。

这个月，候鸟从北方飞来，栖息于屋宇的雀鸟钻进大海变成了蛤浏。秋菊开了黄花。豺把捕到的野兽四面摆开，像祭祀一样，开始杀戮禽兽。

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马，车上播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籽和狗肉，用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要重申严明各种号令。命令百官贵贱人等无不从事收敛的工作。来迎合天地收藏的时气，不得有宣泄散出。命令太宰，在农作物全部收成之后，建立登记五谷的帐簿，把天子籍田中收获的谷物藏入专门储藏供祭祀上帝神抵所用谷物的谷仓，必须恭敬严正。

这个月，霜开始降落，各种工匠不再制作器物。同时命令司徒说：“寒气突然来到，百姓经受不起，让他们都进屋准备过冬。”这个月上旬的丁日，进入太学练习吹箭及笙竿，演习礼乐。

这个月，天子要遍祭五帝，并命令主管官吏用牺牲祭祀群神。事毕，向天子察告祭祀已经齐备。天子要聚会诸侯、百县大夫，向他们颁授来年的朔日，以及诸侯向百姓收税轻重的法规，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的多少，抽税轻重、纳贡多少都以远近和上地出产的情况为依据。这些东西供祭天祭祖之用，没有属于私有的。

这个月，天子借打猎教练治兵之法，熟悉各种兵器，选择良马。命令田仆和管套车卸马的吏役都来驾车，车上播着各种旗帜，参加田猎的人按照等级授予车辆，并按次序整齐地摆在屏垣之外。司徒把教刑用具播在带间，向北面告诫众人。天子穿着威武的戎装，佩戴着刀剑等饰物，拿着弓箭来射猎。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吏用猎获的鸟兽祭祀四方之神。

这个月，草木黄落了，可以砍伐山柴烧制木炭。蛰伏的动物都藏伏在洞穴里，封严它们的洞口。这个月，要督促诉讼断案的事，不要留下有罪应判决的案件。收缴那些无功之人不应得的体禄和官爵，以及那些不应得到国家供养的人所得到的供养之物。

这个月，天子就着狗肉品尝稻米，并首先进献给祖庙。

季秋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大水成灾，收藏起来准备过冬的谷物菜蔬就会毁坏，百姓就会出现鼻塞窒息的疾病。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盗贼横生，边境就不能安宁，土地就会被侵削分割。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暖风就会来到，百姓就会懈怠，战争就会兴起。

十　孟冬纪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

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　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乃赏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太卜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于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无有揜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

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附城郭，戒门闾，修楗闭，慎关龠，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

祖五祀，劳农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译文］

孟冬之月，太阳的位置在尾宿。初昏时刻，危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孟冬天干属壬癸，主宰之帝是颛顼，佐帝之神是玄冥，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类的甲族，相配的声音是羽音，音律与应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六，味道是咸味，气味是朽气，要举行的祭祀是行祭，祭祀时祭品以肾脏为尊。

这个月水开始结冰，地开始封冻，雉入淮成了大蛤，彩虹消失不再出现。

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黑色的车，车前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佩带着黑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使用的器物宏大而敛口。

这个月立冬。立冬前三天，太史向天子察告说："某天立冬，大德在于水。"于是天子斋戒，准备迎冬。

立冬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去迎接冬的降临。迎冬回来，赏赐为国捐躯的大臣的子孙，抚恤救济这些大臣遗留的孤儿寡妇。

这个月，命令掌管卜筮的太卜，祈祷于龟策，看兆象，算卦数，来考察吉凶。这时候，要察访那些曲意逢迎上司而扰乱法制的人，判他们的罪，不得有所隐藏。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皮衣。命令主管官吏说："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之间不再相通，封闭而形成冬天。"

命令百官谨慎对待府库之事。命令司徒去各地巡视积聚的情况，不得有没积聚的谷物。

要加高加固城墙，警戒城门里门，维修门栓门鼻，小心钥匙锁头，加固印封，守备边境，修葺要塞，谨慎关卡桥梁，堵塞田间小路，饬正丧事的规格，分别随葬的衣服，营建坟墓的大小、高低、厚薄的标准，都要按照贵贱的等级。

这个月，命令工师献上百工制作的器物，考核工效，摆出他们制作的祭器，

看是否依照法度程式。

不得制作过于奇巧的器物来摇动在上位者的奢侈之心，一定要以精密为佳。器物要刻上工匠的名字，以此来考察他们是否信诚。如果有不精细之处，给予处罚，来追究他们的诈巧之情。

这个月，天子诸侯与群臣在蒸祭之后，举行盛大的宴饮，排列次序。

天子向日月星辰等在天之神祈求明年五谷丰登。大杀牺牲，在官社及门闾祈祷，然后飨先祖、五祀，慰劳农夫，使他们好好休息。天子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教军士练习射箭、驾车，比试体力。

这个月，命令掌管水利水产的官吏向百姓收缴水泉池泽的赋税，但不得擅自加税来侵犯百姓的利益，给天子在百姓中结下怨恨。敢这样做的人，一定要处罚而不得宽赦。

孟冬实行应在春天发布的政令，那么，冰封地冻就不牢固，地气就会宣泄散发，百姓就会多所流亡。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多暴风，正处冬天而不冷，蛰伏的动物就会重新出来。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霜雪就不能按时气而来，小的战争就会不断发生，外寇就会侵扰边境。

十一　仲冬纪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冰益壮，地始坼，鹖鴠不鸣，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

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

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阉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饎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

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

[译文]

仲冬之月，太阳的位置在斗宿。黄昏时刻，壁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轸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仲冬于天干属壬癸，它的主宰之帝是颛顼，佐帝之神是玄冥，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类的甲族，相配的声音是羽音，音律与黄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六，味道是咸味，气味是朽气，要举行的祭祀是行祭，祭祀时祭品以肾脏为尊。这个月，冰冻得越发坚实，地表开始冻出裂缝。

鹖鴠不叫了，老虎开始交配。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中央正室，乘坐黑色的车，车前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佩戴着黑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使用的器物宏大而口敛。

天子命令司徒官说："不要兴动土木工程，不要打开遮盖掩藏东西的仓旗府库，打开盖藏之物不要发动众多百姓，以此顺应时气的封固和闭藏。"发动众多百姓，地气就会宣泄，一这叫做开启天地用来闭藏万物的房舍。这样一来，蛰伏的动物都会死去，百姓中会流行疫病，并随着丧亡。这个月，命名叫做"畅月"。

这个月，命令宫官的首领申明宫中的禁令，严加注意宫廷和房室的门户，一定要层层紧闭。要减少妇女的工作，不许她们制作过分奢华巧饰的东西，即使是尊贵的亲戚和宠幸的人，也没有不禁止的。

命令酒长监制酿酒，选用的高粱稻米必须纯净，制作酒曲酒蘖必须适时，

浸渍炊煮米曲专长须清洁，所用的井水泉水必须甘美，使用的陶器必须良好，酿制的火候必须适中。这六件事要处处兼顾，酒长监督它，不得有一点差错。

天子命令主管官吏祭祀四海、大河、水源、深渊、大泽及井泉的水神。

这个月，农民尚未收藏积聚的谷物、放牧在外的牛马，若被他人取用，不必责问；农民有能在山林水泽中采取榛栗菱芡、捕猎禽兽的，主管山泽的官吏要教导并鼓励他们，若有人侵犯夺取他们的成果，一定要处罚，决不宽赦。

这个月，冬至到来，阴阳相争，各种生物都开始萌动。君子整洁身心，居处一定深邃，身心要宁静，屏除声色，禁绝嗜欲，保养身体和性情，对各种事情都不要急躁，而要静观，以等待阴阳消长的结果。这个月，芸草开始萌生，荔蒲挺挺而出，蚯蚓弯曲而动，麋鹿角坠落，水泉开始冻。冬至的时候，可以砍伐林木，割取竹子。

这个月，可以罢免无事可作的官吏，可以除去没有用处的器物；涂饰修补宫廷的门户，修筑牢狱，这些都是帮助上天闭藏的措施。

仲冬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干旱，雾气就会一弥漫，雷声就会震动；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雨雪就会时时相杂而落，瓜果就不能成熟，国家就有大兵侵扰，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虫螟就会成灾，水泉就会衰减枯竭，百姓中就会流行疫病。

十二　季冬纪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复，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专于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是令，此谓一终，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四邻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译文］

季冬之月，太阳的位置在婺女宿，黄昏时刻，娄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氐宿出现在南方中天。

季冬于天干属壬癸，它的主宰之帝是颛顼，佐帝之神是玄冥，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类的甲族，相配的声音是羽音，音律与大吕相应。

这个月的数字是六，味道是咸味，气味是朽味，要举行的祭祀是行祭，祭祀时祭品以肾脏为尊。这个月，大雁将要北来，喜鹊开始搭窝，山鸡鸣叫，家鸡孵卵。

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黑色的车，车前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佩戴着黑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使用的器物宏大而口敛。

这个月，天子命令主管官吏大规模举行滩祭并制作土牛，以此送阴冬之气。远飞的鸟飞得高而且快。这个月，普遍地举行对山川之神的祭祀以及对有功于民的先世公卿大臣、天地神抵的祭祀。

这个月，命令负责捕鱼的官吏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观看。于是品尝刚捕到的鲜鱼，品尝之前，要先进献给祖庙。这时候，冰冻得正结实，积水的池泽层层冻结。

于是命令凿取冰块。冰块藏入冰窖之后，命令有司告诉百姓从谷仓中拿出五谷，选择种子。

命令负责农业的官吏，谋划耕作的事情，修缮犁桦，准备耕田的农具。命令乐官举行吹奏乐的大合奏，结束一年的训练。命令王哉内的郡县大夫收缴按常规应该交纳的木柴，来供给祖庙及各种祭祀举行播燎之用。

这个月，日月星辰绕天一周，又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年的天数接近终了，新的一年将要重新开始。要让农民专心筹备农事，不要差遣他们干别的劳役。天子与公卿大夫整饬国家的法典，讨论按季节月份制定的政令，以此来准备明年应作之事。

命令太史排列各异姓诸侯的次序，使他们按国家大小贡赋栖性，以供给对上天及社视之神的祭祀。

命令同姓诸侯供给祭祀祖庙所用的牛羊犬祭。命令小宰依次列出从卿大夫到一般老百姓所有土地的数目，使他们贡赋牺性，以供给祭祀山林河流之神使用。

凡是在天下九州的老百姓，必须全部献出他们的力量，以供给对皇天上帝、社视之神、先祖神主以及山林河流之神的祭祀。

实行了这些政令，这就算一年终了，共计三旬有二日。

季冬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白露就会过早降落，有甲壳的动物就会成灾，四方边邑的百姓就会为躲避来犯之敌而藏入城堡。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幼小的动物就会遭到损伤，国家就会流行久治不愈的疾病，给这种情况命名叫做“逆”。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大水将为害国家，冬雪将不能按时降落，冰冻将会融化。

《淮南子·时则训》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昏参中，旦尾中。

其位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鱼上负冰，獭祭鱼，候雁北。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萁燧火。

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左个，以出春令。

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郊，修除祠位，币祷鬼神，牺牲用牡。

禁伐木，母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薶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国乃有恐。

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黎莠蓬蒿并兴。

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

正月官司空，其树杨。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

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始雨水，桃李始华，苍庚鸣，鹰化为鸠。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萁燧火，

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太庙。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狱讼。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

择元日，令民社。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发声，蛰虫咸动苏。先雷三日，振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令官市，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称。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毋作大事，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

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残。

行夏令，则其国气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二月官仓，其树杏。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萁燧火，

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右个。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

天子乌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

天子命有司，发囷仓，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命司空，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止。

田猎毕弋，罝罘罗网，餧毒之药，毋出九门。

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鸣鸠奋其羽，戴鵟降于桑，具扑曲筥筐。

后妃斋戒，东向亲桑，省妇使，劝蚕事。

命五库，令百工，审金铁皮革、筋角箭干、脂胶丹漆，无有不良。

择下旬吉日，大合药，致欢欣。

乃合骡牛腾马，游牝于牧。

令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

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登。

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三月官乡，其树李。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仲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蝼蝈鸣，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建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

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

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命太尉，赞杰俊，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

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

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决小罪，断薄刑。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邻入保。

行冬令，则草罪，断薄刑。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邻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坏城郭。

行春令，则螽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旦危中。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贝鵙始鸣，反舌无声。

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载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

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太庙。

命乐师，修鼗鼙琴瑟管箫，调竽篪，饰钟磬，执干戚弋羽，

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

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

挺重囚，益其食，存鳏寡，振死事。

游牝别其群，执腾驹，班马政。

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慎身无躁，节声色，薄滋味，百官静，事无径，以定晏阴之所成。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禁民无发火。

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丘陵，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

行春令，则五谷不孰，百螣时起，其国乃饥。

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蚤成，民殃于疫。

五月官相，其树榆。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

其虫蠃，其音宫，律中百锺，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凉风始至，蟋蟀居奥，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蚈。

天子衣黄衣，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服八风水，爨柘燧火。

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其畜牛，朝于中宫。

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令滂人，入材苇。

命四监大夫，令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

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万物归也。

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黄白黑，莫不质良，以给宗庙之服，必宣以明。

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

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多风欬，民乃迁徙。

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稼穑不孰，乃多女灾。

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挚，四鄙入保。

六月官少内，其树梓。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旦毕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

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

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弋，其畜狗。

朝于总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罚之，以助损气。

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命将率，选卒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顺彼四方。

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是月农始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修城郭，缮宫室。

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币，出大使。

行是月令，凉风至三旬。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

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

行夏令，则冬多火灾，寒暑不节，民多虐疾。七月官库，其树楝。

仲秋之月，招摇指酉，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

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凉风至，候雁来，玄鸟归，群鸟翔。

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

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锺，其兵戈，其畜犬。

朝于总章太庙。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挠。决狱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养长老，授几杖，行稃鬻饮食。乃命宰祝，行牺牲，案刍豢，视肥臞全粹，察物色，课比类，量小大，视少长，莫不中度。

天子乃傩，以御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是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雷乃始收，蛰虫倍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

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称，理关市，来商旅，入货财，以便民事。

四方来集，远方皆至，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

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皆复生。

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八月官尉，其树柘。

季秋之月，招摇指戌，昏虚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

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候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

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锺，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右个。

命有司，申严号令，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

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

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

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命太仆及七驺，咸驾戴荏，授车以级，皆正设于屏外，司徒搢朴，北向以赞之。天子乃厉服广饰，执弓矢以猎。命主祠，祭禽四方。

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乃趋狱刑，毋留有罪，收录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已。

是月，天子乃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

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竟不宁，土地分裂。

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旅并兴。

九月官候，其树槐。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锺，其数六。其味碱，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

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天子衣黑衣，乘玄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

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

命有司，修群禁，禁外徙，闭门闾，大搜客，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

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北郊。还，乃赏死事，存孤寡。

是月，命太祝，祷祀神位，占龟策，审卦兆，以察吉凶。

于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谨盖藏。

命司徒，行积聚，修城郭，警门闾，修楗闭，慎管籥，固封玺，修边境，完要塞，绝蹊径，饰丧纪，审棺椁衣衾之薄厚，营丘垄之小大高痹，使贵贱卑尊各有等级。

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坚致为上。

工事苦慢，作为淫巧，必行其罪。

是月也，大饮蒸，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大祷祭于公社，毕，飨先祖。劳农夫，以休息之。

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劲。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侵牟。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

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

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十月官司马，其树檀。

仲冬之月，招摇指子，昏壁中，旦轸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

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锺，其数六，其味碱，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

冰益壮，地始坼，鴠鴡不鸣，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

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庙。

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室居，及起大众。是谓发天地之藏，诸蛰则死，民必疾疫，有随以丧。急捕盗贼，诛淫泆诈伪之人，命曰畅月。

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无有差忒。

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泽。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侵夺，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

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蚓结，麋角解，水泉动则伐树木，取竹箭，罢官之无事、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闭。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

行秋令，则其时雨水，瓜瓠不成，国有大兵。

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疾疠。十一月官都尉，其树枣。

季冬之月，招摇指丑，昏娄中，旦氐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

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碱，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

雁北向，鹊加巢，雉雊，鸡呼卵。

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麦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

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

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

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渔，先荐寝庙。令民出五种，令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

乃命四监，收秩薪，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周天子，岁将更始，令静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饰国典，论时令，以待嗣岁之宜。

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

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

行春令，则胎夭伤，国多痼疾，命之曰逆。

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十二月官狱，其树栎。

五位，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室，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疲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氾无私，正静以和，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着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

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以塞奸人。已德，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

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

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

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

四月失政，十月不冻；

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

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

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

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

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

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

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肃。

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

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

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

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

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绳之为度也，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广大以容，是故上帝以为物宗。

准之以为度也，平而不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流而不滞，易而不秽，发通而有纪，周密而不泄，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怨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

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员而不垸，优而不纵，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责，当平民禄，以继不足，勃勃阳阳，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

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刚而不愦，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杀而不割，充满以贯，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悫以固，粪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

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

《夏小正》《诗经·七月》、《礼记·月令》物候对照表

月份	豳风七月	夏小正	月令
一月	三之日于耜……	正月农纬厥耒。 初服于公田。 农率均田，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 主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二月	四之日举趾…… 四之日其蚤（早）…… 献羔祭韭……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二月往耨黍。…… 初俊羔。祭者用羔…… 用鸣仓庚……	仲春之月耕者少舍。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庙。仓庚鸣。
三月	蚕月条桑……	三月摄桑…… 妾子始蚕…… 祈麦实……	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枯。后妃斋戒，亲东乡躲劝蚕事。 天子焉始乘舟，荐鲔于庙，乃为麦祈实。
四月	四月秀葽……	四月秀幽（幽、葽一声之转）。 鸣蜮…… 取荼（荼即苦菜）…… 执陟攻驹。	孟夏之月蝼蝈鸣。 王菩（一作瓜）生，秀。 农乃升（一作登）麦。
五月	五月鸣蜩……	五月良蜩鸣。 唐蜩鸣（唐蜩即蝉）。 鴂则鸣……始食瓜。 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	仲夏之月蝉始鸣。 鸟始鸣（鸟即鴂）。 游牝别其群，则班马正。 乃命百县雩祭祀士有益于民者，以祈。 农乃登黍。
六月	六月食郁（郁李）及奥（婴奥）。 六月莎鸡振羽。	六月鹰始挚……	季夏之月鹰乃学习。

续表

月份	豳风七月	夏小正	月令
七月	七月流火（火星流下向西）。 七月熟葵及菽。 七月（蟋蟀）在野。 七月食瓜。	七月寒蝉鸣……	孟秋之月，农乃升（一作登）谷，天子赏新。 寒蝉鸣，鹰乃祭鸟。
八月	八月其获。 八月（蟋蟀）在野。 八月剥枣…… 八月萑苇。 八月断壶（葫芦）。	八月剥枣。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敛。 乃劝种麦，无或失时。
九月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授衣。 九月筑场圃。 九月肃霜。	九月王始裘，衣裘之时也。 荣鞠树麦，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	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即鞠华）。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
十月	十月纳禾稼，黍、稷、重谬，禾、麻菽麦。 十月获稻，为此春酒。		
十一月	一之日觱发。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十一月王狩。冬猎为狩。 万物不通陨麋角。日冬至，阳气至始动。	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
十二月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豜，献豜于公。 二之日凿冰冲冲。		

《史记·律书》八风十二音律与十二月份图

<table>
<tr><td colspan="4">蕤宾</td><td colspan="3">林钟</td></tr>
<tr><td>中吕</td><td colspan="2">巳</td><td>午</td><td>未</td><td>申</td><td>夷则</td></tr>
<tr><td rowspan="2">姑洗</td><td rowspan="2">辰</td><td>清明风</td><td>景风</td><td>凉风</td><td rowspan="2">酉</td><td rowspan="2">南吕</td></tr>
<tr><td rowspan="2">明庶风</td><td rowspan="2">中央</td><td rowspan="2">阊阖风</td></tr>
<tr><td rowspan="2">夹钟</td><td rowspan="2">卯</td><td rowspan="2">戌</td><td rowspan="2">无射</td></tr>
<tr><td>条风</td><td>广莫风</td><td>不周风</td></tr>
<tr><td colspan="2">寅大簇</td><td>丑大吕</td><td>子黄钟</td><td colspan="3">亥应钟</td></tr>
</table>

注：图中最外层是十律，往内数第二层为十二支，既代表方位，页代表月份。九宫填的是八风，中央那一格空白。

月名及音律、物候表

十一月	辜	子月	律中黄钟	阳气在泉，滋萌万物
十二月	涂／除	丑月	律中大吕	万物发芽，纽曲向上
正月	（孟）取	寅月	律中太簇	阳气渐盛，万物出地
二月	如	卯月	律中夹钟	万物丛生，遍布大地
三月	丙	辰月	律中姑洗	阳气升发，万物洁齐
四月	余	巳月	律中仲吕	万物生长，一片茂盛
五月	皋／高／奎	午月	律中蕤宾	阳气至极，阴气继养万物
六月	且	未月	律中林钟	万物长大，覆蔽大地
七月	相	申月	律中夷则	阴气渐强，万物坚旬，万物伤
八月	壮	酉月	律中南吕	阴气已盛，万物成熟
九月	玄	戌月	律中无射	万物收割完毕
十月	阳	亥月	律中应钟	阴气盛极，万物毕藏

《四民月令》所载物候与人类活动表

月	农时	大田	园圃	林木	畜牧	采集	蚕桑加工	粜卖
一月	百卉萌动，蜇虫启户。雨水	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跟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 可种春麦、豍豆（螕），尽二月止。 粪田畴。（畴，麻田也。）	可种瓜、瓠、芥、葵、薤、大小葱、蓼、苏、苜蓿及杂蒜、芋。 可种韭。可别 、芥。 上辛，扫除韭畦中枯叶。	自朔至晦，可移诸树：竹、漆、桶、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 是月，尽二月可剝树枝。 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必生蠹虫。			令女红促织布 令典馈酿春酒 作诸酱。上旬豆，中旬煮之。以碎豆作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以作鱼酱、肉酱、清酱。	
二月	阴冻毕释。 春分中，雷且发声。 玄鸟巢。	阴冻毕释。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处。 可种植禾、大豆、苴麻、胡椒。	可种地黄。	是月也，榆荚成。 自是月尽三月，可以掩树枝。 收薪炭。		采桃花、茜，及括楼、土瓜根。 其滨山可采乌头。天雄、天门冬。 二月采术。	蚕事未起，令缝人浣冬衣，彻复为袷其有赢帛，遂为秋服。是月也，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蓄；色变白，将落，可收为醔酱、牏酱。	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
三月	清明谷雨杏花盛时雨降昏参夕，桑椹赤。 榆荚落桃花盛	是月也，杏花盛，可菑沙白轻土之田。时雨降，可种秔稻及植禾、苴麻、胡豆、胡麻。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三月桃花盛，农人侯时而种也。利沟渎。	三日可种瓜。 （清明）节后十日封生姜，至立夏后芽出，可种之。 时雨降，别小葱。 榆荚落，可种蓝。			是日（三日）以及上除，可采艾、乌韭、瞿麦、柳絮。	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隟穴、具槌、持箔、笼、。 谷雨中，蚕毕生，乃同妇子，以懃其事。	可粜黍，买布，

续表

月	农时	大田	园圃	林木	畜牧	采集	蚕桑加工	粜卖
四月	立夏 蚕大食蚕入簇，时雨降，布谷鸣。	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及大小豆、胡麻。	立夏后。蚕大食，可种生薑。 收芜菁及芥、亭历、冬葵、莨菪子。				取鲖鱼作酱。 可作、酱。 茧既入簇，趣缫，剖绵，具机杼，敬经络。 草始茂，否烧灰。 可作枣糒。	可籴麦及大麦。 收弊絮。
五月	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 淋雨将降。 是月也，阴阳争。	时雨降，可种胡麻。 先后日至各五日，可种禾及牡麻。 先后各二日，可种黍。 是月也，可种稻及蓝。尽至后二十日止。 可菑麦田。	别蓝。		刈英刍。日至后，可籴，曝干，置罂中，密封，至冬可以养马。		麦既入，多做糒，以供出入之粮。 可作酱及醢酱。	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 收弊絮及布帛。 日至后，可籴。
六月	大暑	趣耘锄，毋失时。 可菑麦田。	是月六日可种葵。 中伏后可种冬葵；可种芜菁、冬蓝、小蒜；别大葱。 大暑中后，可畜瓠、藏瓜，收芥子，尽七月止。				命女红织缣缚。 可烧灰，染青绀诸杂色。 是月廿日，可捣择小麦磑之……作麴。	可籴小、大豆。 籴，小麦。 收缣缚。

续表

月	农时	大田	园圃	林木	畜牧	采集	蚕桑加工	粜卖
七月	处暑中，向秋节。	菑麦田。	可种芜菁及芥、苜蓿、大小葱、小蒜、胡葱；别。 藏韭箐。	收柏实。	刈刍茭。	采葸耳。	四日，命治麹室，具簿、槌。六日，馔治五谷、磨具。七日，遂作麹。	可粜小、大豆。籴麦。 收缣练。
八月	暑小退。 凉风戒寒白露秋分。	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唯，早晚无常。	可断瓠作蓄。干地黄。 收韭菜；作捣齑。 可干葵。收豆藿。种大小蒜、芥。		可种苜蓿。刈刍茭	八日，可采车前实、乌头、田雄及王不留行。 刈萑苇及刍茭。	趣练缣帛，染采色。擘绵，治絮，制新，浣故。 作末都。	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隆冬。粜种买。 籴黍。
九月		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修箪窖。	藏茈薑、蘘荷。作葵菹、干葵。			采菊花，收枳实。		
十月		趣纳禾稼，毋或在野。	可收芜菁、藏瓜。 别大葱。			收括楼。	渍麹、麹泽，酿冬酒。 作脯腊。 作凉餳，煮暴饴。 可析麻，趣绩布缕，作白履、“不借”。	麦缣帛、弊絮。 籴黍、大小豆、麻子。

续表

月	农时	大田	园圃	林木	畜牧	采集	蚕桑加工	粜卖
十一月	冬至，是月也，阴阳争	平量五谷各一升；小罂盛，埋恒北阴墙下（测岁宜）。		伐竹木。	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			粜杭稻、粟、米、小豆、麻子。
十二月		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			养耕牛			

《四民月令》所载人类活动表

月	家庭生活			社会交往
	祭祀	医药养生	教育及其他	
一	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乃以上丁，祀祖于门，及祖祢，道阳出滞，祈福祥焉。以上亥祀先穑，以祈丰年。	上除若十五日，合诸膏……，收白犬骨及肝血（可以合注药）。	择元日，可以冠子。命成童以上上大学……命幼童入小学……	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友、友亲、乡党耆老。
二	祀太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		择元日，可结婚。 玄鸟巢，刻涂墙。	顺阳习射，以备不虞。
三		自是月尽夏至，煖气降盛，日烈暵，利以漆油，作诸日煎药。	农事尚闲……葺治墙屋，以待雨。	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
四	立夏后		作鱼酱。蚕入簇，时雨降，杲种黍禾，谓之上时。可种胡麻，可种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可收芜菁及芥、葶苈、冬葵子可作酢。茧既入簇，趣缲，剖线，敬经络。草茂可烧灰。	可以御宾客
五	夏至之日，荐麦鱼于祖祢厥明饲冢。	合止利黄连丸等药。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先后日至各五日，寝别内外。先后日至各十日，薄滋味，毋多食肥醲；距立秋，毋食煮饼及水溲饼。	弛角弓弩…… 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羽箭。 以竿挂油衣，勿襞藏。	

续表

月	家庭生活			社会交往
	祭祀	医药养生	教育及其他	
六	初伏，荐麦瓜于祖祢。			
七		七日，可合蓝丸及蜀漆丸，	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	
八	筮择月节后良日，祠岁时所奉尊神。 以祠太社之日，荐黍豚于祖祢。		得凉燥，可上角弓弩……	
九				缮五兵，习战射，以防寒冻穷厄之寇。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和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十	……酿冬酒……以供冬至、腊、正、祖荐韭卵之祠。		培筑恒墙，塞向墐户。	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
十一	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 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	是月也，阴阳争，血色散。先后日至各五日，寝别内外。	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	
十二	腊月荐稻雁……腊先祖、五祀。 其明日，是谓小新岁，进酒降神…… 其明日，又祀，是谓蒸祭。 后三日，祀家。 是月也，群神频行，大蜡礼兴……	去猪盍车骨及腊时祠祀炙箑、东门磔白鸡头。求牛胆。		……小岁新……其进酒尊长，及脩刺贺君、师、耆老，如正日。 事（按指祀冢）毕，乃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洽。 ……大蜡礼兴，乃冢祠君、师、九族、友朋、以崇慎终不背之义。



附　录

卷肆

《管子》中的三十节气与十月历
西南客族以夏至（星回）为新年
殷商以夏至为岁首（摘录）
殷历建未说
古华夏为人类农业文明起源地
参考书目
何新著作年表





《管子》中的三十节气与十月历

陈久金

《管子集校·幼官篇》引陈澧云：“《管子》‘幼官’篇、‘四时’篇、‘轻重己’篇皆有与《月令》相似者，故《通典》云《月令》出于《管子》。”说明《幼官篇》的内容与《月令》相当。关于“幼官”的意义，据《管子集校》一多案，“幼”与“玄”同义，“官”疑为“宫”字之误。“幼官”即“玄官。”《庄子·大宗师》：“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高阳乃命禹于玄官。”（何按：幼幽通，豳玄通。）

东方本图：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则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举时节，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

南方本图：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尝；十二中郢，赐与；十二中绝，收聚；十二大暑至，尽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终。三暑同事，七举时节。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

西方本图：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秏。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复理，赐与；十二始节，第赋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时节。饮于白后之井，以介虫之火爨。

北方本图：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则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三寒同事，六行时节，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

这30个节气的名称为：地气发、小卯、天气下、义气至、清明、始卯、中卯、下卯、小郢、绝气下、中郢、大暑至、中暑、小暑终、期风至、小卯、白露下、复理、始节、始卯、中卯、下卯、始寒、小榆、中寒、中榆、寒至、大寒以及大寒终。

文中是注明每一节气固定为12天。30个节气为360日，最后的5至6天为过年日，不计在内。将它与24个节气相比较便可看出，地气发与立春相当，期风至与立秋相当。小暑终和大寒终刚好把一年分为两半。清明和白露下比24个节气的清明、白露都略早一些，大暑至和寒至与24个节气中的夏至和冬至较为接近。

这30个节气的分法完全是另一种系统，是附属于十月太阳历的。由于十月历的1月为36天，便正好是3个节气，月份和节气是完全固定的，没有丝毫的错乱。给

各个节气以符合气候变化特征和该季节人们生产活动内容的名称，这对于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是很有利的。

1 年为 30 个节气的划分方法，并不属于阴阳历的，而是中国上古十月太阳历的节气分法。从这个资料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先秦时代确实存在过十月太阳历。由于 30 个节气的起止分法与夏正同，也就证明与《夏小正》相合。因而，《夏小正》和《管子·幼官篇》所记的都是同一种历法。一个是记星象物候，一个是记节气，正好互为补充。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十月太阳历的黄道星象也有类似于四陆的划分方法，但完全是自己独特的一套系统，与汉族古代习惯的分法不一样。《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天文著作都称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或白虎）、北宫玄武（即灵龟、或龟蛇）。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把二十八宿中的房、心、尾等星宿称为龙，把柳、星、张、翼等宿称为鸟，把觜、参、伐等宿称为虎，又把斗、虚等宿称之为龟。

但是，属于十月太阳历系统的《管子·幼官篇》的说法却与以上分法大不相同。而是称之为五方星，这就是：中方黄后倮兽，东方青后羽兽，南方赤后毛兽，西方白后介虫，北方黑后鳞兽。五行五色之说虽然相同，但实际星象却都差了一个方位。前者的四方星分法是以冬至日出前的时刻确定的，而后者则是以地气发（即立春）之日的傍晚时刻来划定的。在这一天的傍晚，正好是鸟星在东方，虎星在南方，龟星在西方，龙星在北方。冬至是中国古代阴阳历的常用历元，而地气发则正好是十月历的历元。

西南客族以夏至（星回）为新年

游国恩

火把节即星回节。

火把节本东南一带民俗大节，其起源甚早。

滇中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夏至日）为火把节。

李元阳《云南通志》云：“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照田苗，以火色占农。”元阳，明嘉靖中太和县人，已有火把节之记载，则其俗由来之久可知。而杨慎《滇南月节词》六月一首有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水云犯里无烦暑。”又云：“松炬荧荧农作午，星回令节传今古。”（见《升庵全集》卷三十九，胡本《野史》录之，续《云南通志·杂志》引此诗不全。）

星回之节，屡见于诗。如《星回节》云："忽见庭花折刺桐，故图珍树几然红。年年六月星回节，长在天涯客路中。""凉风却暑换秋清，滇国星回旧有名。"（同上）又《刺桐花行》有云："星回节后流萤院，乞巧楼前为鹊筵。"（同上卷三十九。）

考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本西南客族一大节日，初不关于历史之任何传说也。《清朝职贡图》云："苦葱，之别种。其在三猛者，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几首。至期，烹羊祀先，醉饱歌舞"（说又见《续云南通志》卷百六十《南志》及曹树翘《滇南杂志》引），《续云南通志·南志》引《临安府志》云："俗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至期，搭棚以敬天祭祖。"

陆次云《峒志》云："人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许瓒曾《东还纪程》更明记其事云："云南马龙州六月二十四日为年节。是晚，妇女俱妆，然炬照屋，谓之'照岁'，如同白曰。"大家小户俱盛陈酒，合家欢乐，乐为'过年'。许实《禄欢县志》卷三《风土志》且详说其事云："六月二十四、五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会饮至于旬余不息，犹汉人之春宴相集也。儿童执火把，悄松枝，杂煤衽而撷之，见尊者叩首，举燎逼裾，松煤燎之，火满身，谓之'送福'。……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肉，饮酒，歌舞杂查，以趁盛节。"

许印芳《五塘杂俎》卷二《星回节者》谓"节之日既夕，在所人户，同时然树，入室遍照幽稳，口中喃作逐疫送穷语，而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猎各照所适，求利益大光明中"，许多《禄劝县志》谓"于野树松燎，高丈余，燃之，以照田祈年，视其明暗，卜其异歉。"许氏《星田节考》亦云："倒树当门卧，男妇擦方跨火过，群相贺曰：星除矣！秽气解矣！"

星回节者，乃南诏岁终之节日，骠信（按国王也）诗有句云："不觉岁云暮，感激星回节。"

（摘自《游国恩学术文集》，中华书局版）

殷商以夏至为岁首[1]（摘录）

常玉芝

一

殷历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其各季所包含的殷历月与夏历月的对应关系约如下表：

	春（坤）						秋（乾）					
殷历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夏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西历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告秋”的月份有“四月”“七月”“二月”，殷历的四月，即夏历的八月，正是收获的季节，殷历的七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已是仲冬季节，而（56）辞于殷历的二月即夏历的六月就早早行“告秋”之祭，是卜问于殷历一月即夏历五月播种的晚熟庄稼（见本章第三节）有好收成的。

祭上甲的前一旬，都记录要举行贡献典册于神前的祭祀。奉册曰典。因此推测《粹》113版刻辞很可能就是典册或典册的抄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有事实根本的。奉册曰典。

商代晚期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有三十六旬的时间（即360日）已足够矣。

三十六旬型周期和三十七旬型周期在一大段时间内举行的次数是相近的，并且基本上是交替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设置三十七旬型周期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三十六旬型周期（360日）与太阳年日数（365日）之间的差距的。一个三十六旬型周期加一个三十七旬型周期是360日加370日，平元旦是365日，正接近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

①本文撮述常玉芝先生的著作《殷商历法研究》。

二

由商代晚期周祭的祭祀周期得知殷历的“年”是太阳年，殷历年的长度即岁实在360日至370日之间。殷历月是太阴月，又有闰月的安排。

	水							汗					
殷历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卜雨	27	51	39	45	39	24	23	14	13	24	18	15	12
夏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西	6	7	8	9	10	11	12		12	3	4	5	6

此表表明殷商时期每月都有卜雨。安阳殷墟位于北纬36度附近，属于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殷商时期安阳正月（夏历）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3—5度，年平均温度大约高于现在2度，殷商时期安阳地区冬季的降雨量肯定也是比较少的。

上表表明殷代卜雨最多的月份是在殷历的前五个月，这一点提示我们，殷历的岁首即一月绝不是在冬季，而应是在夏季。因此，殷历的岁末十一月不会是在冬季。殷历的岁道应是在夏季而不会是在冬季。

三

殷谓月建就是《史记·历书·集解》所说的“随斗所指建十二月。”春秋以前人们就发现不同季节的黄昏时，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是不同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使斗柄指示的方向与月份更密切配合，人们将地面分成十二个方位，分别以十二地支表示：正北为子，东北为丑、寅，正东为卯等等。夏正十一月黄昏时斗柄指北方子，十二月、正月指东北方丑、寅，二月指东方卯……十月指西北方亥，下一个十一月又回到北方子，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中经常提到的‘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等十二月建。”殷商时期堂无月建，但为了明确殷正所指，我们借用月建说。

《左传·襄公九年》曰：“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

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心”，指心宿二（Antares），即天蝎座 α，因色红似火，又名“大火”。商人是否从先公相土之时就已用大火纪时了，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殷商时期确实是以大火纪时的，这在卜辞中有确鉴的证据；

（33）已巳卜，争［贞］；火，今一月其雨。

火，今一月其雨。（乙）

火，今一［月］不其雨。（甲）

——《合集》12488 甲乙

这是刻地腹甲上的典型宾组卜辞。三条辞在“今一月”之前都有“火”字，很明显，此“火”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地名，更不是燃烧之火。“火”加在时间词“今一月”之前无疑是注释“今一月”的，说明这个一月是指的火历的一月；由后文的分析可知，此辞可解释成：大火已见，现在是一月。即该辞的“火”指的是大火星，即心宿二。因此，该版卜辞证明殷人施行的是以大火纪时的历法制度。与《左传》所说的“商主大火”正相符合。商人以观察大火星的运行来制定历法，说明商代历法尚处在观象授时的星象历的发展阶段。

四

“大火”是颗明亮的一等星。观察它的运行可以定季节，如《左传·昭公三年》曰：“火中，寒暑乃退”，西晋杜预注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诗·国风·豳》《正义》引东汉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为寒暑之候事也。”这些话是说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中天时是季夏之时（即夏历六月），暑退；当大火星于清辰出现在南中天时是季冬之月（即夏历十二月），寒退。说明古人通过观察大火星的运行可以定季节。

不过，东汉、西晋注疏家们所说的大火昏旦南中的时间是反映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天象，殷商时期与之有异。殷商武王时期大火昏出的时间约在“清明”前后，即“春分”后半个月，这时北斗星的斗柄指卯、辰方向，是建卯、建辰之月，即仲春、季春之月，也即夏历二月和三月；而大火错中的时间约在“芒种”至“夏至”的时候，这时斗柄指巳、午方向，是建巳、建午之月，即孟夏、仲夏之月，也即夏历的四月和五月。帝乙、帝辛时期大火昏出、昏中的时间就更靠后一点。

殷商武王时初昏大火在正南方的时间为仲夏之月，与《尚书·尧典》记录的“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的时间是一致的。

殷历的“火今一月”即一月见到的大火，就是夏历五月初昏在南中天见到的大火。殷历的一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夏历五月斗柄指向午的方向，即殷历的岁首是在建午之月，也即殷正建午。

五

殷历的一月是收获麦子之月。殷人以大火昏中为岁首一月，此月既是种黍之月，又是收割麦子之月。殷子以收获新麦作为一年的开始，与“年”字的本义是收获也正相合。总之，“月一正曰食麦”的刻辞也证明殷历一月相当于夏历五月，即殷正建午。

殷商历法问题早在西汉时间就已令学者们迷惑不解。

殷人的天文学知识还比较有限。他们已认识大火星（即心宿二、天蝎座 α），并以大火星昏见南中为岁首；他们还不能准确地测得冬至和夏至，卜辞中还没有日至的记录；还没有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他们还不了解月食（当然也包括日食）发生的原因。

殷人行用于干支纪曰法。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纪日；还单独用天干或地支纪日；又用王、妣的日干名纪日；到晚期还用干支加周祭祭祀纪日。

殷人的一个干支表示一个完整的白昼，也表示一个完整的黑夜；同时还表示一个完整的白书加上一个完整的黑夜。

殷人的历月已有大小之分，大月有三十日的，也有三十一日（以上）的；小月有二十九日的，也有少于二十九日的，甚至还有二十五日的；殷历月有大小月相间安排的，也有连大月和连小月的现象。这些说明殷历月是以观察月象为准的太阴月。

殷人的历法已有闰月的安排。他们始终是年终置闰法与年中置闰法同时并用的，早期可能行年终置闰较多，晚期可能行年中置闰较多。殷人还不懂得置闰的规律，还没有掌握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则，还有失闰、多闰的现象。他们的置闰还是随时依靠观察天象或物候来决定的，发现不合，就随时在年终或年中安置闰月予以调整。由殷历中有闰月，可以得知殷人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

六

卜辞中有“生月”“木月”“林月”的称呼。

殷人的纪年法是：早期用“年”“岁”纪年，并以用“岁”为常见，这种纪年法来源于农业生产。晚期则多用“祀”（或“巳”“司”）纪年，这种纪年法来源于祭祀。

殷人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即农作物的播种、生辰时期；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即农作物的收获时期和农间时期。

殷人的“年”是太阳年。殷历年的长度在三百六十日至三百七十日之间，殷人还不能准确地测得一个太阳年的真值。

但由于殷人尚处在观象授时的历史阶段，还没有掌握置闰的规律，时有失闰或多闰的现象，因此他们的岁首一月有时会前后摆动，或是建巳，或是建未。殷人以观察大火星的昏见南中来定岁首，说明他们的历法是星象历。

总之，由以上殷商历法的具体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殷历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它还不是由推步方法得出的制定历，而是随时依据天象高速的星象历。殷商时期还处在观象授时的历史阶段。因此，殷历还不是精确的历法。

殷历建未说

郑慧生

《汉书·天文志》有曰‘星岁终，阴阳已交，劳农享以送故。’

《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证之以卜辞，的确，商人曰祀。他们也说“年”，如武西卜辞：“自今十年有五，五岂”（《续》1.44.5）；

《说文》说：“年，谷熟也。”卜辞“有年”“受年”的“年”字，就是都是“谷熟收获”的意思。

“年”的意思是收获，这在先秦文献中仍是如此。《诗·小雅·无羊》：“实维丰年”；《诗·周颂·桓》：“娄丰年”；《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春秋·桓三年》：“有年”，《谷梁传》：“五谷皆熟为有年”；《春秋·宣十六年》：“大有年”，《谷梁传》：“五谷大熟皆熟大有年”。直到今天，我们把农业的丰歉说成是年成的好坏，也是有这个意思。

商代的正月，正是和收获连在一起的。商代中期习契刻辞说：

月一正曰食麦（《后》2.1.5）

月一正就是正月。这句话告诉我们，商代的正月，就在吃到麦子之后。“公元前4221年埃及曾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天文历！这个天文历以天狼星的升起为标准。（它的元月一日 = 公历七月十九日。）”

商人的正月，在吃到麦子之时，那就是新麦收获之后。大抵夏历五月麦熟，吃到新麦，也就到了六月。这时，初昏时斗柄指向未的定位（西南方向偏南）应该叫做“殷正建未。”

《左传·襄公九年》说：“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瘀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心即心宿，在这里指的是心宿二（scorpioa），也叫做火、大火、商星。陶唐氏以火纪时，商人承袭了这个制度，也以大火星的出现来纪时。《尔雅·释天》说：“大火谓之大辰。”

商人以大火星纪时做为一年的正月，所以武丁卜辞《乙》4100说：“火今一月其雨。”“火今一月”，就是说大火星的一月。

《书·尧典》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毛诗正义》引服虔的话说：“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是为火寒暑之候事也。”在今天看来，大火星出现于南方中天，要在夏历七月。从《尧典》的仲夏到《毛诗》的季夏以至今天的夏历七月，时序推迟，是因为每三千年春分点西移三十度，于是就晚一个月。

商人以大火星纪时，《毛诗》时代大火星出现于南方中天，在夏历六月，商代距《毛诗》时代为近；因此说，商代一年时序的开始应在夏历六月，即建未之月。文献资料是与文字的推测、卜辞的推断吻合着的。

商人记“今春”在九月，相当于夏历二月，正是仲春季节。

殷历九月即仲春。《周官·夏官·大司马》：“中春教振旅。”乙辛卜辞《田》51说：“其旅……在九月。”郭沫若说：旅“当即《诗》‘振旅阗阗’（《小雅·采芑》）之振旅。”

殷历的一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殷历的改岁，在小麦收获之后。

由此可以看出，商代人是把小麦的获得，当成新的一年的开始。新年岁首，这是古代人民欢乐的节日；古代人民欢乐的节日，伴随着生产斗争胜利的到来。

古华夏为人类农业文明起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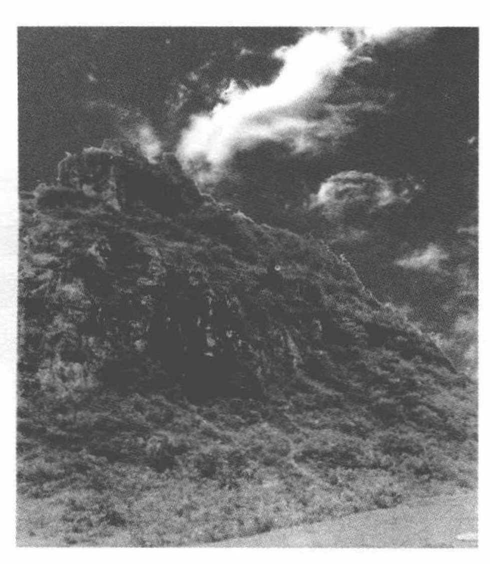
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是全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地。长江中下游流域发现的远古农业文明表明，2万年前的古华夏人已经种植稻谷、制陶、狩猎和驯养动物。神农文化是古华夏文明的起源。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证明：它们是迄今考古学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代的远古文化遗址，也就是说——华夏文明不仅是全体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传说中的神农文化也确实存在于古华夏的长江流域。

对上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国家于1993年和1995年组织了两次有国际考古学家参加的考古发掘。在这些遗址都发现了野生和栽培的水稻谷，距今约17000年，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植物标本。这不仅标志着人类农业文明从华夏起源，也改写了认为原始栽培农业起源于西亚的世界历史学和农业考古学。新的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流域远古农业文明，远远早于黄河中下游流域（如著名的仰韶文化）的石器时代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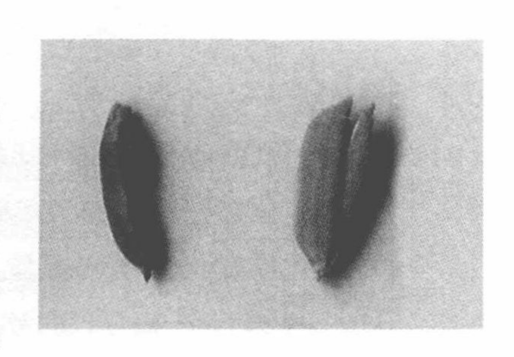


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位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大源镇。玉蟾岩遗址位于中国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



湖南玉蟾岩是一个石灰岩溶洞，俗称“蛤蟆洞”，洞口朝向东南方，高于洞外地面约5米。洞中石器文化遗址于1980年被首次发现。

【江西仙人洞遗址】


长江流域出土人工栽培稻谷，经哈佛和清华测定距今1.7万—2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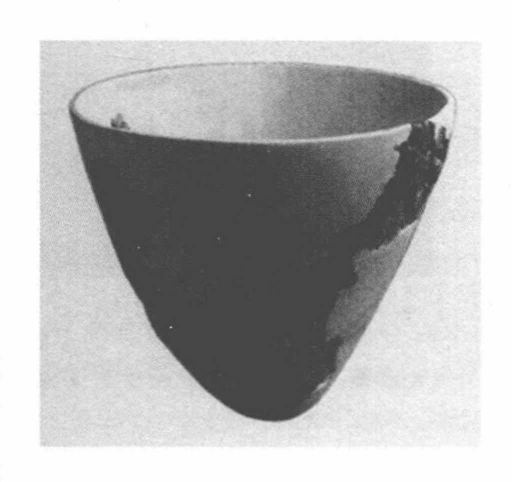
仙人洞位于大源镇大源村小荷山脚，是一个溶洞。吊桶环位于仙人洞西南约800米处的山坡上，为溶蚀性岩棚。20世纪60年代初在此进行过两次科学发掘。

1993年、1995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奥得沃考古研究基金会马尼士博士联合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进行了两次发掘，199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该遗址有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上下两层地层堆积，上层距今9000—14000年；下层距今15000—20000年。在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穿孔蚌器、原始陶片、人骨标本以及兽骨残片，中国南方出土物最多的洞穴，其中陶片最早的年代约12000年，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陶制品之一。两处遗址都有野生稻和人工稻的线索，对吊桶环遗址的稻作植硅石分析显示了将野生稻驯化为人工稻的历程，证实该地区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

【湖南玉蟾岩遗址】

1993—200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分三次进行考古发掘，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科学发现。


玉蟾岩出土陶器，距测定距今1.4万—2.1万年

三次考古发掘均出土了大量人造陶片，但分属不同的个体。

1995年出土的陶片可复原成一件釜形器。陶釜为侈口，圆唇，斜腹壁，尖圆底。

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1993年玉蟾岩出土的陶片进行质谱加速器碳十四年代测定，确定了四个数据。其中用陶片上的腐殖酸测定年代距今12320+-120年；用陶片基质测定年代距今14810+-230年；用同位层的木炭测定年

代距今 14490±230 年。这是全世界人类最早烧制的陶片。

2004 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玉蟾岩发现了更古老原始的陶片。为了精确地测定这些陶器碎片的年代，而且不破坏玉蟾岩的大自然生态环境和小自然生态环境，考古工作人员对陶器碎片出土的周边地层进行了详细的碳年代测定分析。研究人员从周边地层中提取了 100 多个骨碎片和木炭沉积物标本，对其中 29 个样本进行放射性碳测年，从而获取了有关周边不同地层的年代脉络。将陶片与发掘出土地层相对比之后，研究人员初步确定陶器碎片的年代距今 1.8 万年。

2009 年 6 月 5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了有关玉蟾岩陶片断代的文章，指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 1.4 万—2.1 万年，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也标志着玉蟾岩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

玉蟾岩的文化堆积厚达 1.2—1.8 米，这显然不是短期人类活动造成的，而是长期生活的结果。玉蟾岩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角、牙、蚌制品。石器的组合主要为刮削器、砍砸器、锄形器、石锤，还有少量的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尖头器。其中锄形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都是原始农业用具。这些工具的出土，更直接证明了玉蟾岩存在原始农业。

特别是三次考古发掘都出土了水稻稻粒，宣告了玉蟾岩存在人类最早的原始稻作农业的事实。

1993 年，考古队员在漂洗玉蟾岩遗址近底部的文化层土样中发现两枚稻壳，颜色呈黑色。1995 年，在层位稍上的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两枚稻壳，颜色呈灰黄色。2004 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五枚炭化的稻谷。三次出土的稻壳，或炭化程度不一，或颜色各异，是因为标本所处的环境不同。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经测定，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 1.4 万—1.8 万年，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 。

玉蟾岩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残骸，显示了当时古人类食物和狩猎的丰富性。出土哺乳动物达 20 余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如水鹿、梅花鹿、赤鹿、小鹿等。食肉类动物也很丰富，如熊、鼬、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小灵猫、果子狸、椰子狸、野猫等，以猪、牛、竹鼠、豪猪等常见。鱼类主要为鲤鱼、草鱼、青鱼，还有一些“小鲜”。此外还有猴、兔、羊、鼠、食虫类等动物。由此可见，玉蟾岩人主要狩猎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动物残骸中引人注目的是鸟禽类骨胳，种类可达 10 种以上。其个体数量达 30% 之多。

玉蟾岩遗址通过对每层堆积物土样的浮选和筛选工作，收集植物种、核、茎、叶40余种，其中以朴树籽最为丰富。这些植物标本为了解玉蟾岩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还收集到丰富的微小的螺及昆虫等遗骸，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稻壳出土时颜色呈灰黄色，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两次发掘出土的稻谷进行了初步电镜分析，共4枚，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古栽培稻类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

玉蟾岩人的陶器采用贴塑法成型，使用夹炭泥料，内外纹饰，且有编织印痕。这四个特点，开了夹炭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先河。夹炭陶与古栽培稻伴生出土，一直是后来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地区的特点之一。不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地方或遗址，往往没有夹炭陶，只有夹砂陶。

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并已相当成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由于玉蟾岩未发现石镞，表明当时尚未发明弓箭。于是，网罟就成了捕捉鸟禽的重要工具。而大量鸟禽遗骸在玉蟾岩中出土，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我们祖先的生活相当殷实，吃的是米饭、鱼肉禽、野菜，发明了陶器可以煮饭炖肉，发明了编织技术，织布穿衣也没有问题。

这几次中美联合考古有如下特征。

1. 公正，由两个国家同时参与。

2. 权威，两个国家都派出考古专业顶级科学家，美国派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等4位外籍专家。

3. 公信力，文物的年代由美国最先进科研机构、科学仪器测定，中国也做了相应测定。

参考书目

顾凤藻 《夏小正经传集解》

洪震煊 《夏小正疏义》

戴　震 《大戴礼记疏》

黄　模 《夏小正异议》

雷学淇 《六庵经说古经天象考》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

金履祥 《夏小正注》

宋书升 《夏小正释义》

夏纬瑛 《夏小正经文校释》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神龙之谜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7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诸神的起源	台湾木铎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 PUBLISHERS	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续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辩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 （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韩文版）洪熹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韩国东文堂	 1998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续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歌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十四卷）	时事出版社	2007
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	时事出版社	2007
思与行・论语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天行健・易经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宇宙之道・老子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诸神的起源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	时事出版社	2008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系列（十五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华龄出版社	2008
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卷）	时事出版社	2010

续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哲学思考（上、下卷）	时事出版社	2010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汇率风暴·中美汇率战争真相揭秘	中国图书出版社	2010
汇率风暴	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0
谁统治世界·共济会与世界战争	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0
何新论美	东方出版社	2010
何新论中国经济	东方出版社	2010
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	中国图书出版社	2011
手眼通天	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1
奋斗与思考	万卷出版公司	2011
孔丘年谱长编	同心出版社	2012
论孔学	同心出版社	2012
圣者·孔子传	同心出版社	2012
希腊伪史考	同心出版社	2012
统治世界 2·手眼通天共济会	同心出版社	2013
老饕论吃	万卷出版公司	2014
心经新诠	同心出版社	2014
《夏小正》新考	万卷出版公司	2014



| 何新古典新论 |

《夏小正》新考

XIA XIAO ZHENG XIN KAO

《吕氏春秋·十二纪》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季夏之末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英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亶	焦	香	腥	朽
五祀	户	灶	中霤	门	行
五祭	脾	肺	心	肝	肾
天子居	青阳	明堂大庙	太庙太室	总章	玄堂


ISBN 978-7-5470-3177-3

定价：29.80元